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民國十六年

第十四卷第九號

中國旅行社發行



四川峨嵋山

CHINA TRAVELER

Vol. 14, No. 9 September 1940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郵政儲金匯業局

分支局處全國弍千餘處

解決各界儲蓄匯兌問題

發行節約建國儲蓄券

各地郵局

均可購兌

利息優厚　本金穩固

購兌簡便　適合需要

重慶分局　地址重慶都郵街

利昌股份有限公司

重慶分公司

●營業要目●

運輸

承運西南西北各省水陸貨運

業務保護周到迅速穩妥

信託

代客賣買自建囤船倉棧出租

手續簡便取費低廉

保險

承保長江上游水漬平安等險

信用卓越賠款迅速

地址：縣廟街拾陸號

電話：四二二九四四

電報掛號：四七九三

The Price List of Philosopher John Wood

No. 9, Passage 461,
Rue Brenier de Montmorand.
French Concession,
Tel. No. 74430. Through 9 SHANGHAI
From June 1st, 1940

Papers can be written either in Chinese or in English. One month required before they can be delivered.

1. For Five-year Details, descriptions of your coming fortunes:—Chinese National Currency $20 i.e. C.N.C.$20.00; U.S.$1.50; or 10 shillings. (English Currency).

2. For Ten-year Details, showing the movement of your fortunes:—C.N.C. $36.00; U.S.$2.50; or 18 shillings.

3. Fifteen-year Details of your coming fortunes including the monthly descriptions of your fortunes relating your coming prosperit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ree successive years, C.N.C. $60.00; U.S.$4.00; or 30 shillings.

4. For Twenty-year Details including every month desription for your fortunes of the latest seven years. C.N.C.$90.00; U.S.$5.00; or 40 shillings (£2:-:-)

5. Extra charge of U.S.$1.00; or 7 shillings; or C.N.C.$15.00 should be paid if you ask to particularize your monthly fortunes for three years, according to items 1 and 2.

6. If you specially order papers translated in English, 50% additional charge required.

7. Doubled prices should be paid as to fulfill your demand of the quick appointed deliveries. (Within ten days)

8. Please remit your charges in full amount plus 10% for your returned mail.

9. Please be sure to write down your age, month, date and the exact hour of your birth. Please also note (1) to point out your sex, (2) to tell the calendar that you use whether it is accordinig to Chinese or Englihs, (3) to tell the name of your birth place.

民國廿九年六月一日起

惠思道人批命潤格

上海法租界馬浪路461衖振華里
九號（辣斐德路辣斐大戲院西首
朝南）電話74430轉9號台機

不論中西士女，皆能依下列各條價目請批鴻運，一月交卷，約期無誤。先付後批，恕不宕欠。

1.細批成本，終身鴻運，及流年五年，實價國幣貳拾元；或美金壹圓五角，或英金拾先令皆可。

2.細批成本，終身鴻運及流年十年，實價國幣叁拾陸元，或美金貳圓五角；或英金拾捌先令皆可。

3.細批成本，終身鴻運。及流年十五年，併最近三年按月直批，預知順逆，實價國幣陸拾元；或美金肆圓；或英金叁拾先令皆可。

4.細批成本，終身鴻運，妻財子祿，晚境豐欠及流年二十年，併最近七年按月細批其吉凶禍福，鑒往知來，洞悉變化，實價國幣玖拾元；或美金伍圓；或英金四拾先令(合英金兩鎊)皆可。

5.照上1,2,兩條，要點批按月年運者，每三年加費國幣拾五元，或美金壹圓或英金柒先令皆可。

6.如用英文批本，每件加費照定價多付百份之五十，即照原價加半。

7.倘要提前，趕早交卷，照定價加倍先付。(約期十天)

8.回件郵費，照原價加百份之十，同潤資一起先匯；請勿誤為盼。

9.來函批命，年月日時，務請明白寫出，且須註明(1)男或女字樣(2)用陽歷或陰歷(3)生在何城何地；務要週詳，以免錯誤。

善斷富貴窮通 寓馬浪路461衖七號（法租界辣斐大戲院後首）
命相專家 惠思道人 直談靈驗
確有獨到恰好出妙 時間 下午六時至十時星期日或公共休假日上午九時至晚七時

相訣摘要 雙十節出書南洋各埠照定價實售七折

中央銀行用箋

字第　號第　頁　地址上海黃浦灘路十五號

日永先生鑒：前日暢敘，
雅教至深佩慰。承
賜批命紙，融貫新舊，平
以成一家言，其中來信
人道過處甚多，於所心欽。
專此佈謝，順頌
台綏
弟 [illegible]景偉 [illegible]

電話總機 一二○七○ 一二二七二 一一五九七 一一九七九
電報掛號（英文）五三五三

中央銀行用箋

字第　號第　頁　地址上海黃浦灘路十五號

日永先生大鑒：承
批賤造，推算精細，判斷詳明，知
足下於命理之學研求有素，欽佩莫擇。
透徹闡解入微，非尋常談子平者所
能相提並論。展誦之餘，至深欽佩，並謝
費神。專此布謝，祇頌
道綏
弟 [illegible] [illegible]

電話總機 一二○七○ 一二二七二 一一五九七 一一九七九
電報掛號（英文）五三五三

茲奉上潤資式拾元整，希
察收為荷。此上
惠思道人
朱博泉
馬浪路張華里九號
候收条
海格路範園六百四十號

財政部鹽務稽核總所用箋

惠思老人道鑒：日前捧讀
惠賜命紙，其中所言，盡皆中肯，具
見學術精邃，識見超人。展誦之
餘，無任欽佩。命相之學，為東方
文化特色，此術不傳，文化派失。
高明以為何如。為此鳴謝，順頌
著祺
弟 陳[illegible]啟 六月八日

全是精理至言，共七十三章，詞簡意賅，雅俗共賞，分訂兩冊，印製審慎，攜帶便利。連史紙實價通用幣弍元，報紙四元，郵寄每部三角，國外加倍，十部以上優待九折。歡迎代售，通函接洽。
惠思道人科學編製
相訣摘要
由環境變遷，禍福倚伏，明哲保身，貴知趨吉避凶，遠害固根。凡人生悲歡離合，男女交友，言之最實。
發行人惠思道人（上海馬浪路辣斐德路南首振華里九號）電話[illegible]
特約代售處（中國旅行社各分社）[illegible]新聞報館對[illegible]

一身貴賤。聲骨為君。目下災福。氣色為重。明哲保身。欲知窮通。須讀上書。

Société Hotelière Co. Ltd.
諾曼狄店
Normandie
1834, Avenue Joffre, Shanghai.
Tel. [illegible]

日永先生大鑒：承
詳批八字，推下一切，甚為感激。深佩未來數運能為
先生研求者實[illegible]
先生之精通命理，加以詳慎批[illegible]，當能以期以後[illegible]
[illegible]
神術也，亦請再寄上[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切[illegible]此即頌
道安
羅[illegible]
[illegible]

頌揚

楊肇銘（寓陸坡賽路興業里廿五號）

惠思道人

羅新民（法大馬路卜鄰里廿一號）

命相神驗

逕啟者，鄙人等深知人生茫茫，一轉瞬間，禍福倚伏，惟惠恩道人，如之最審，事實如左。

(一)(吉凶問題)本埠目信洋行趙君，及寧波海關張君，去年流年不吉，遽罹失蹤，家人駭極，先後向惠恩道人叩詢吉凶，道人曰：「兩君命中，有福星救助，自可平安出險，」曰「何時」？對曰「趙君五天回來，張君一月出禁」，兩君夫人，當時似信似疑，然不久果如道人所斷，日期無差，神乎否乎？

(二)(失業問題)甲乙兩君，自粵到滬，欲謀餬口，久無成就，灰心絕望，特到道人處問方針，道人對甲君曰：「秋至，汝有貴人輔護，水到渠成，事必極美」，對乙君曰：「君在滬有機會，回粵反無望，須再耐守兩月，事方成熟」，兩君聽命無疑，屆期果驗，且事優入豐，今皆小康，機會不錯過，全賴道人指迷之力也。

(三)(離合問題)趙女士，年三十六，一日到道人處叩命運，道人曰：「汝毋怪余直言不諱，汝命主招三夫，在男命應娶三妻」，女士面赤曰：「先生真靈驗，余確已有過二夫，一死一活，但余對現在之夫，因水火不能相容，必須離婚，余已看中第三人為夫，能否團圓」？道人合斷之下曰：「此夫是你的真丈夫，可以偕老矣」！後果如所斷，奇哉！

(四)(財運問題)愚園路愚谷村，吳耀庭老翁，向道人叩財運，道人曰「看君氣色，秋末冬初，有意外之財」。問若干數？答二千五百元。吳老翁果於九，十，兩月，中獎得彩，兩次吻合二千五百元，豈不神奇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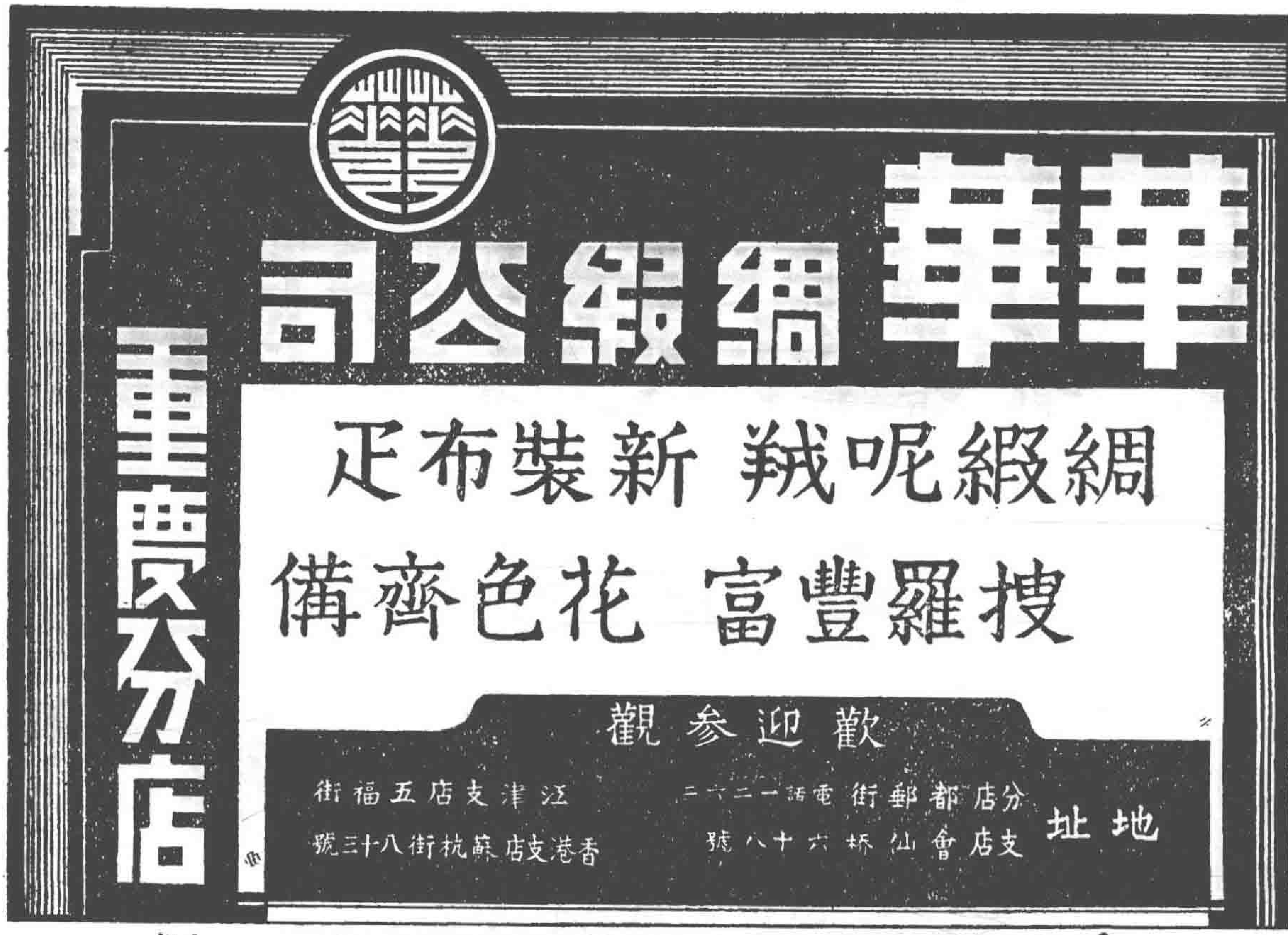
(五)道人所推中華民國八字及國運吉凶，見「旅行雜誌」廿九年七月出版一期。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一日登報頌揚，并以介紹。

道人批命，實事求是，一無茍且，一月交卷。成本價目，國幣貳拾元起，玖拾元止。先付後批，遠埠加郵資。另印潤格細目，承索即寄。

(館址)上海馬浪路辣斐德路振華里九號　(時間)星期日或節假日，皆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餘日下午六時至十時

(出門看相，算命，看陰陽宅風水，約期無誤)

電話七四四三〇轉九號　楊肇銘　羅新民　啟


華華綢緞公司
重慶分店
綢緞呢絨 新裝布疋
搜羅豐富 花色齊備
歡迎參觀
地址
分店都郵街電話一二六二
支店會仙橋六十八號
江津支店五福街
香港支店蘇杭街八十三號

乘民生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總公司 重慶陝西街
電話：七二一
電報掛號：零六七四
分公司
上海 漢口 宜昌
萬縣 瀘縣 敘府
電報掛號均係〇六七四
MING SUNG STEAMERS
SAILING FOR ICHANG, WANHSIEN, SUIFU, KIATING AND HOCHOW.
GUARANTEED CLEAN, COMFORTABLE, PROMPT AND SAFE
MING SUNG INDUSTRIAL CO. LTD.
SUAN SI STREET, CHUNGKING
PHONE 721 CABLE ADDRESS 0674

國營招商局

重慶分局

辦理下列業務

貨運　客運　聯運

地址　重慶市

電話　八九八號

上海冠生園重慶支店

門市部

粗細餅乾
各種糖果
中西名點
麵包果醬
旅行食品
各地土產

飲食部

高等粤菜
柱候鹵味
太牢食品
大宴小吃
星期美點
牛奶咖啡

地址都郵街：分銷處關廟街道門口

昆明支店金碧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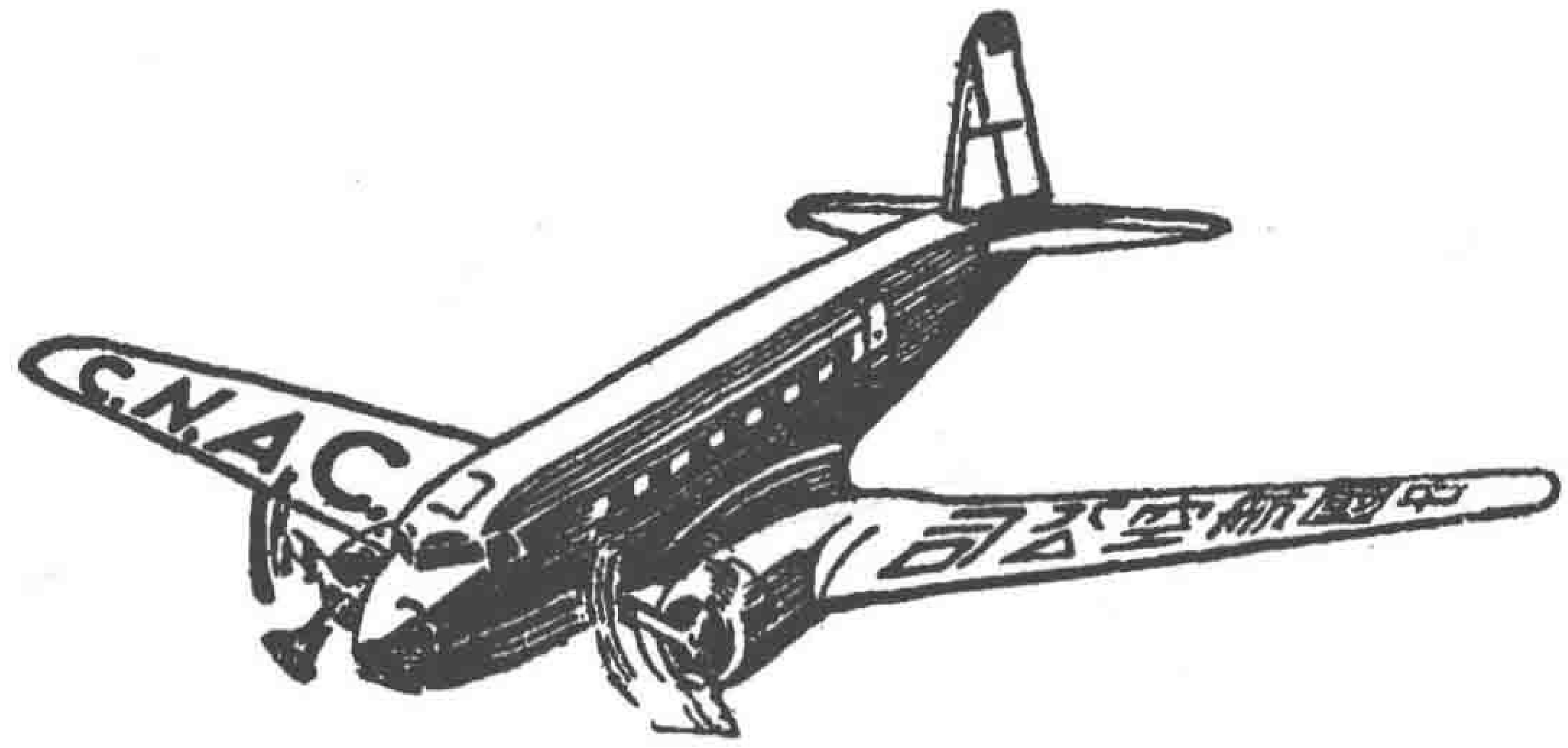
中國唯一畜產商業
組織專營各種畜產
運銷國內外信譽久著

四川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 設在重慶

總經理 古耕餘

搭客！載郵！運貨！
安全！迅速！舒適！



接洽處：各地本公司事務所及各旅行社

中國航空公司

飛航下列各線

1.渝昆仰線：重慶—昆明—臘戍—仰光（每星期二渝飛仰 三仰飛渝）
2.渝昆河線：重慶—昆明—河內（每星期二五渝飛河 三六河飛渝）
3.渝蓉線：重慶—成都（每日往返飛行）
4.渝嘉線：重慶—瀘州—敍府—嘉定（每星期一四往返飛行）
5.渝港線：重慶—桂林—香港（每星期往返三至四次）

總公司：重慶川鹽銀行大廈二樓　電話二六五 七四五

和利汽車運輸商行

代客報關

迅速・價廉・穩妥・

代客運輸

總行　重慶兩路口二一一號
分行　成都上東大街六三號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四卷・第九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次

四川峨嵋山……封面
德國林道景色（美術銅圖）……馮朱棣……一
仰光勝境（美術銅圖）……琅玕……二
○青城山（上篇）……易君左……三
●新疆漫游（上篇）……天涯游子……一五
●川滇公路紀行……梁有烈……二五
●箇舊鳥瞰……程順元……三五
○桂行瑣記……張錦熙 朱之華……四一
○滇越道上……磐陀……四三
○英國湖區旅行記……程志政……四七
○荷蘭瑣記（上）……黃嘉歷……五九
○德國林道記游……馮朱棣……六七
○歐美采風記（廿五）……沁明女士……六九
○海上作俘流浪記（下）……籬人……七九
中篇創作 餘音……秦瘦鷗……八三
長篇小記 負販列傳……張恨水……九三

檳榔嶼乃裕公司

NIE JOO COMPANY

地址　打鐵街二四一至二四三號

No. 241 To 243, BEACH STREET, PENANG

電報掛號 "NIEJOO" PENANG

進出口商
專營國貨
罐頭食品
魚網苧綫
民信匯兌
南洋土產
泰國燕窩
代理中南
名廠出品

上海中國化學工業社股份有限公司
馬來亞總代理新嘉坡國興貿易公司

KOK HIN TRADING COMPANY

地址　香港街十四號

No. 14, HONGKONG STREET, SINGAPORE

電報掛號 "KOKHIN" SINGAPORE

推銷中華國產
代理名廠出品

和合溢建築工程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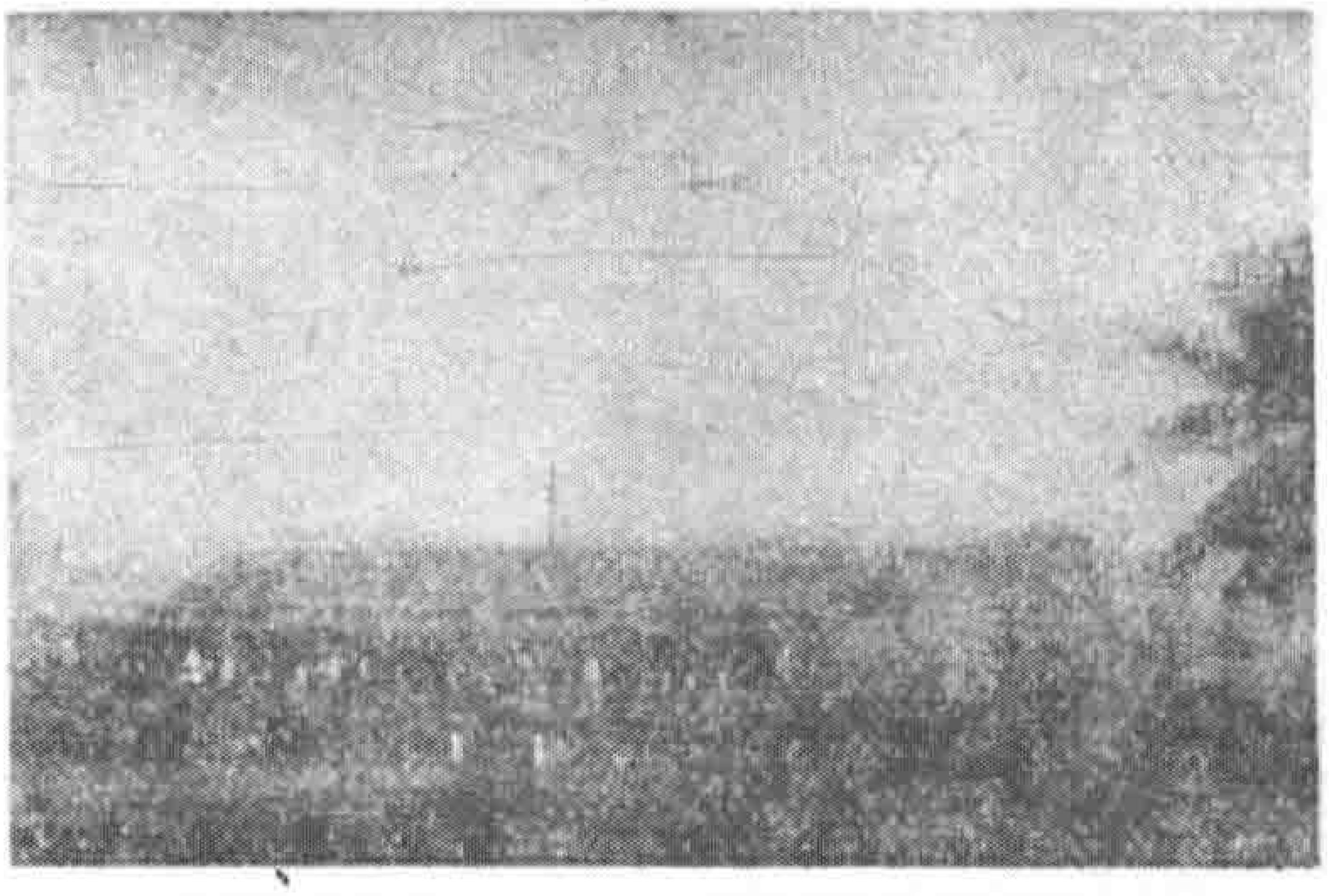
星嘉坡喔路門牌十二號

WOH HUP BUILDING CONTRAC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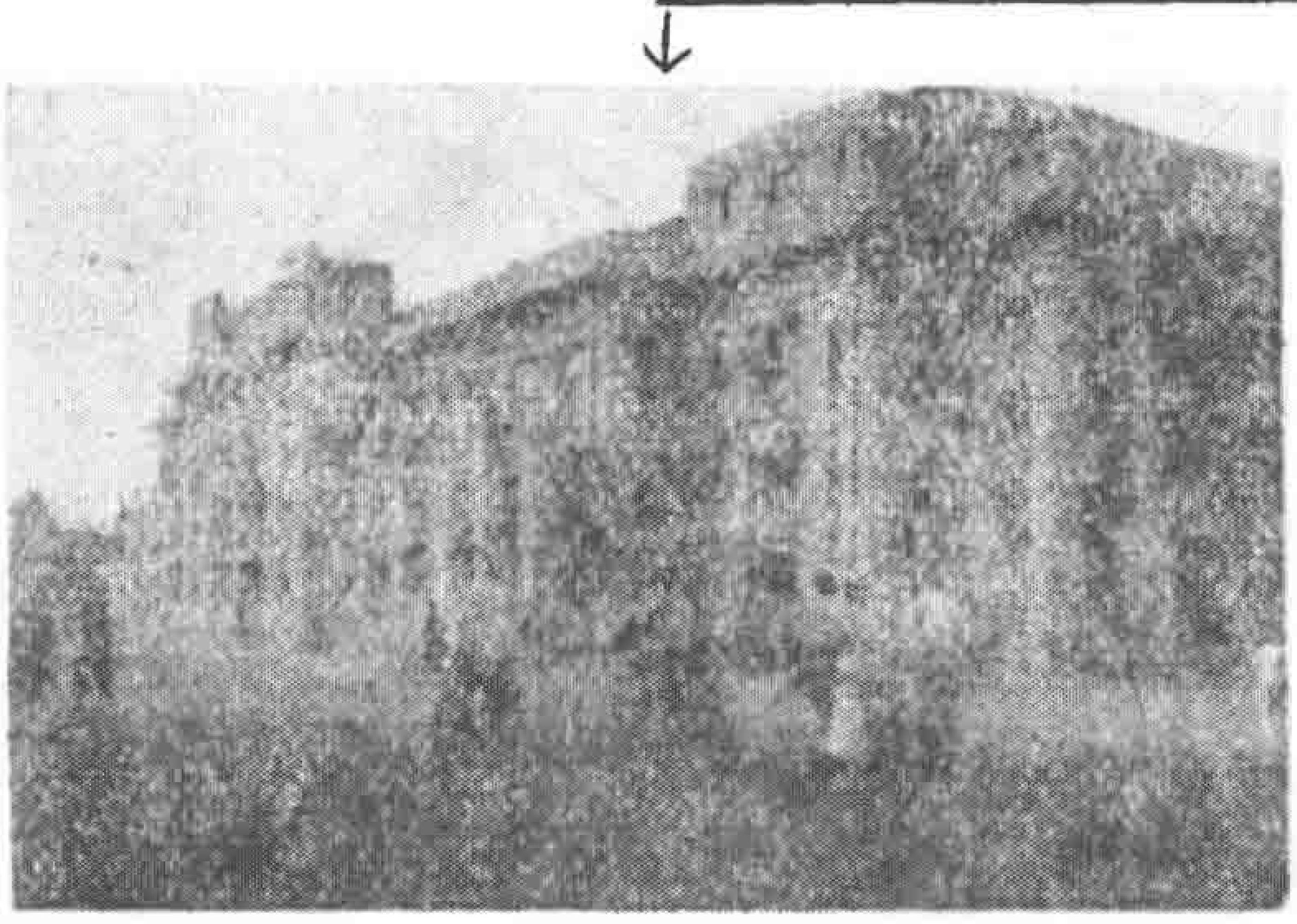
No. 12, Ord Road, Singapore.

本公司最富有建築工程經驗，承包當地政府建築工程多年，信譽卓著，服務忠誠，無論任何建築，均能依期完成，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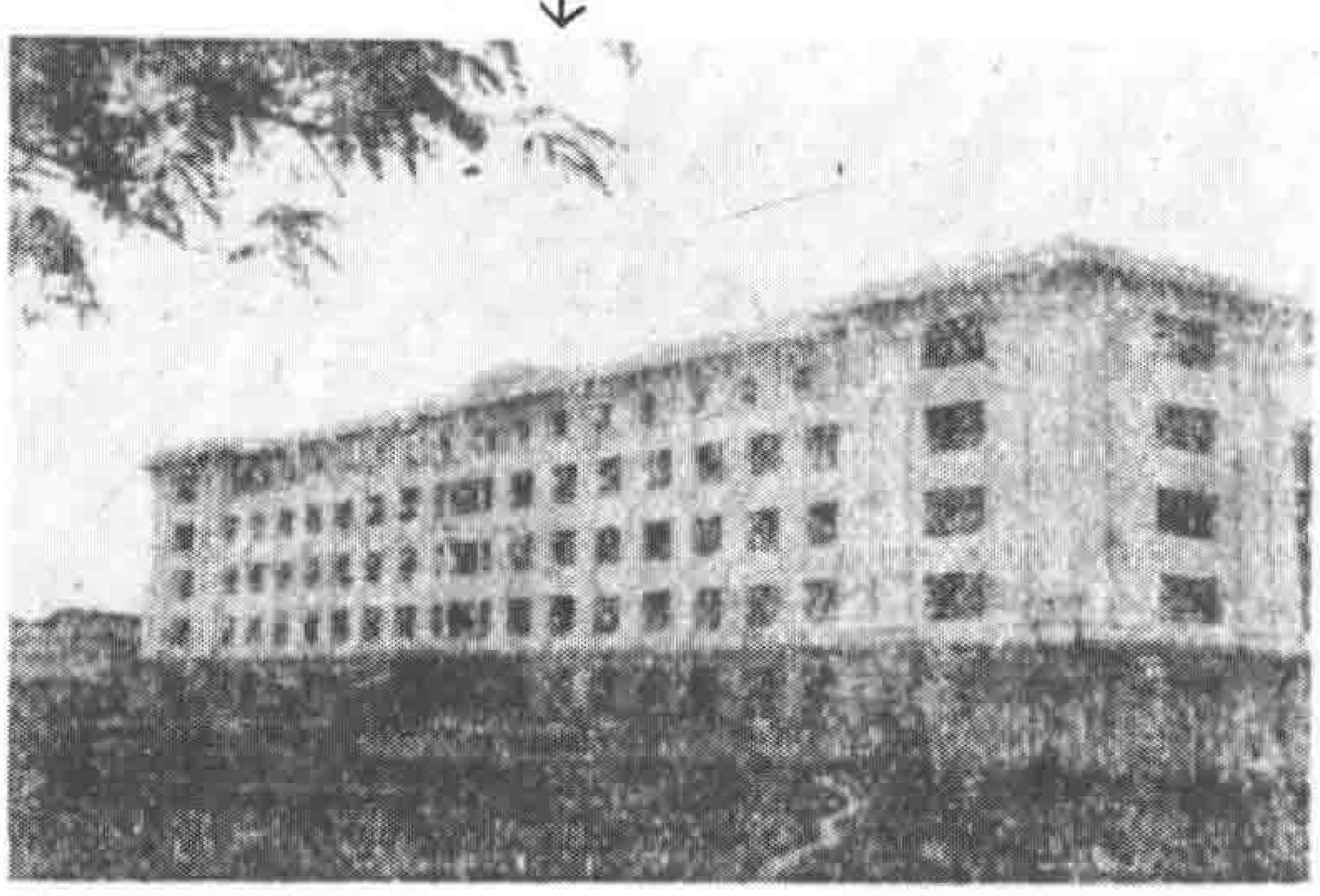
總經理楊溢璘謹啓



附圖一。星嘉坡克利福碼頭，又名接官亭，為當地政府之最隆重建築，亦即本公司最雄偉成績之一，其工程浩大，幾經三載而始厥完成者：



附圖二。星嘉坡華民政務署，亦為當地政府偉大建築物之一，為本公司數千萬元工程之一部也：



附圖三。星嘉坡當地政府，新近建築之兵營房，亦大工程之一。

廣和隆胡文劍高等建築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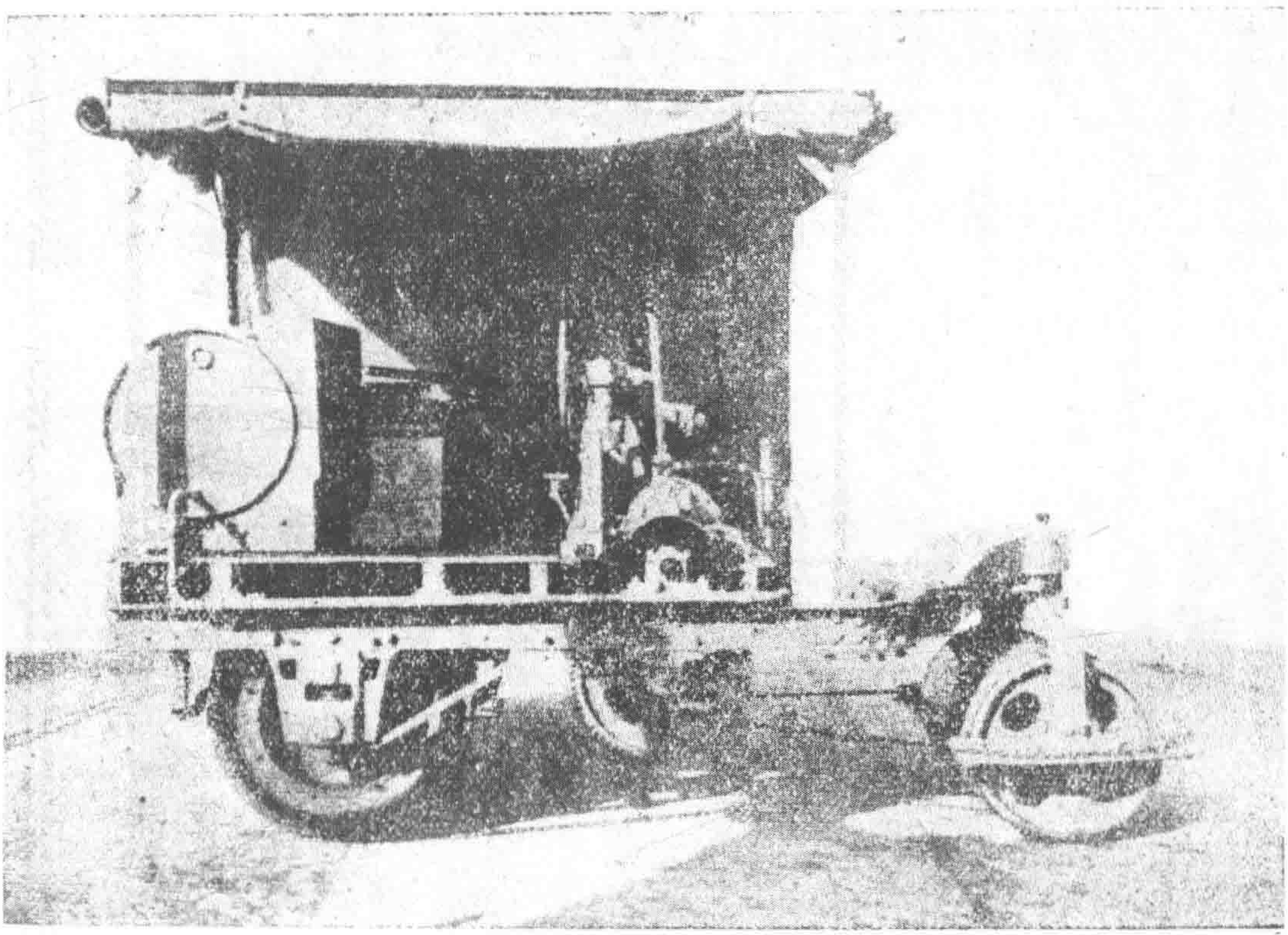
星加坡拉明打(士的力)六十三號　電話四三八六號

Woo Mon Chew, Chop Kwong Woh Loong

Building Contractor.

No. 63, Lavender Street, Singapore.

Tel. No. 4386



車路轆屎油

此車用軟鋼及生鐵做成重量及尺寸分兩種

	三噸者	四噸半者		三噸者	四噸半者
長	十尺	十尺	前轆闊度	三尺	三尺
闊	四尺七寸	四尺九寸	後轆直徑	二尺七寸	二尺九寸
高	六尺七寸	六尺九寸	後轆闊度	三尺四寸	三尺六寸
前轆直徑	二尺	二尺	所需馬力	五疋	七疋

兩者俱以聯動機箱牽動後轆之鐵練行駛前轆中軸行火珠舵盤行牙每小時可行四千四百尺此車駕駛簡便回轉輕捷諸君租用或購買者請臨敝廠接洽為荷

設計者胡文劍

The Government of the City of Manila
Office of the Mayor
Manila

July 5, 1940

Mr. J. C. T. Sheng
China Travel Service
Szechuan Road
Shanghai, China

My dear Mr. Sheng:

After being delayed in Hongkong for nearly 12 hours because after the departure of the President Coolidge on Sunday morning she was recalled and did not leave until midnight Monday, we finally arrived here. We had quite a rough trip from Hongkong and most of the passengers were quite sea sick. We arrived here Wednesday afternoon. I am writing to you now in order to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kind services while I was there. I still hope that some day you will come to Manila and I shall then be able to reciprocate your kindness to me. With kindness regards to you, I remain

Very sincerely yours,

FRANCISCO B. ALBERT

FBA/aml

馬尼剌地方法院檢察官亞爾培氏致本社盛振東君函

中國旅行社
振東先生大鑒逕啟者鄙人乘柯立芝總統號輪於星期日晨離港後旋被召回停留十二小時之久至星期一午夜始再啟碇途中風浪頗巨旅客多數暈船現已於星期三下午安抵此間在滬時辱承
殷拳招待良用感篆特此奉函申謝來日倘荷
駕臨敝地謹當竭誠効勞藉報
盛誼也專上順頌
台安

亞爾培謹上　一九四〇年七月五日

川滇路旅客致本社威寧招待所函

慰我傷者

廿九年孟夏因事經川滇路赴渝途經威寧於途次覆車適傅轉傷未遭大難亦云幸矣養傷於中國旅行社招待所承經理胡有根先生竭誠款待膳宿之週美周到減於精神上加以無上之安慰特此書以誌謝亦聊以補報於萬一耳

趙孝官
吳恆山
張錫昌
趙達三
金娘文
胡雲　謹識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資本 五百萬元

公積 七百六十萬元

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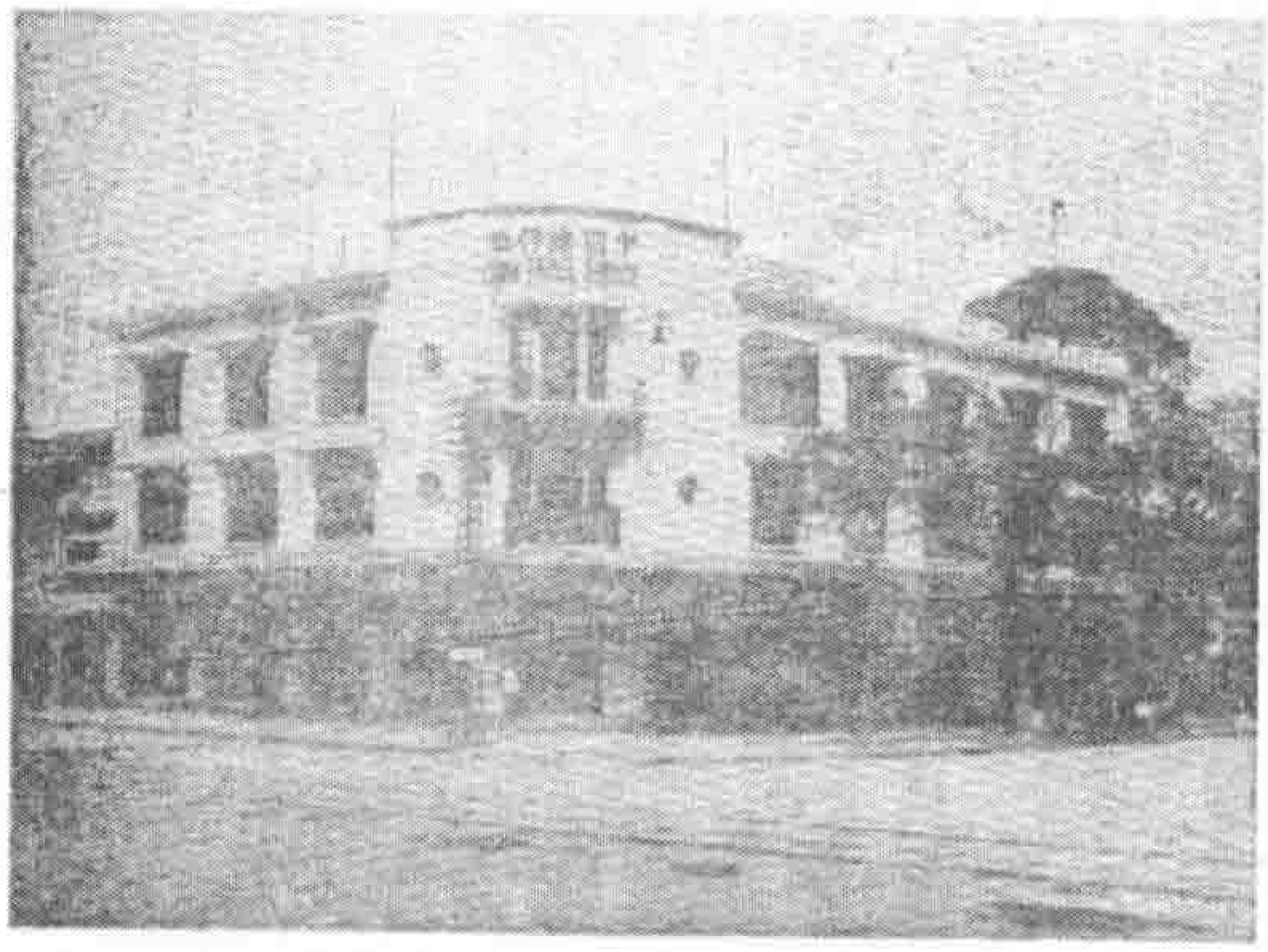
轉接各部及本埠各分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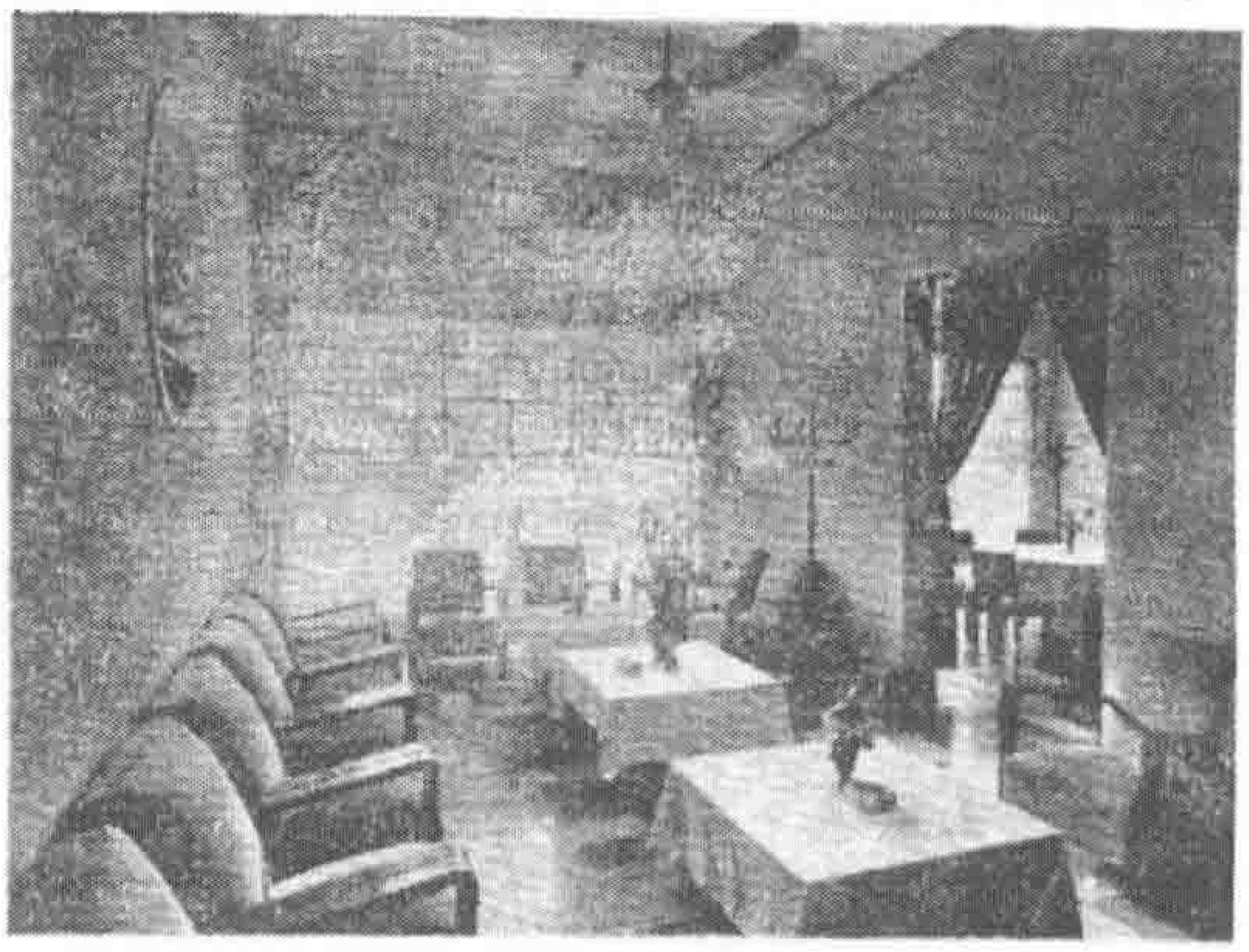
中國旅行社

河內分社暨招待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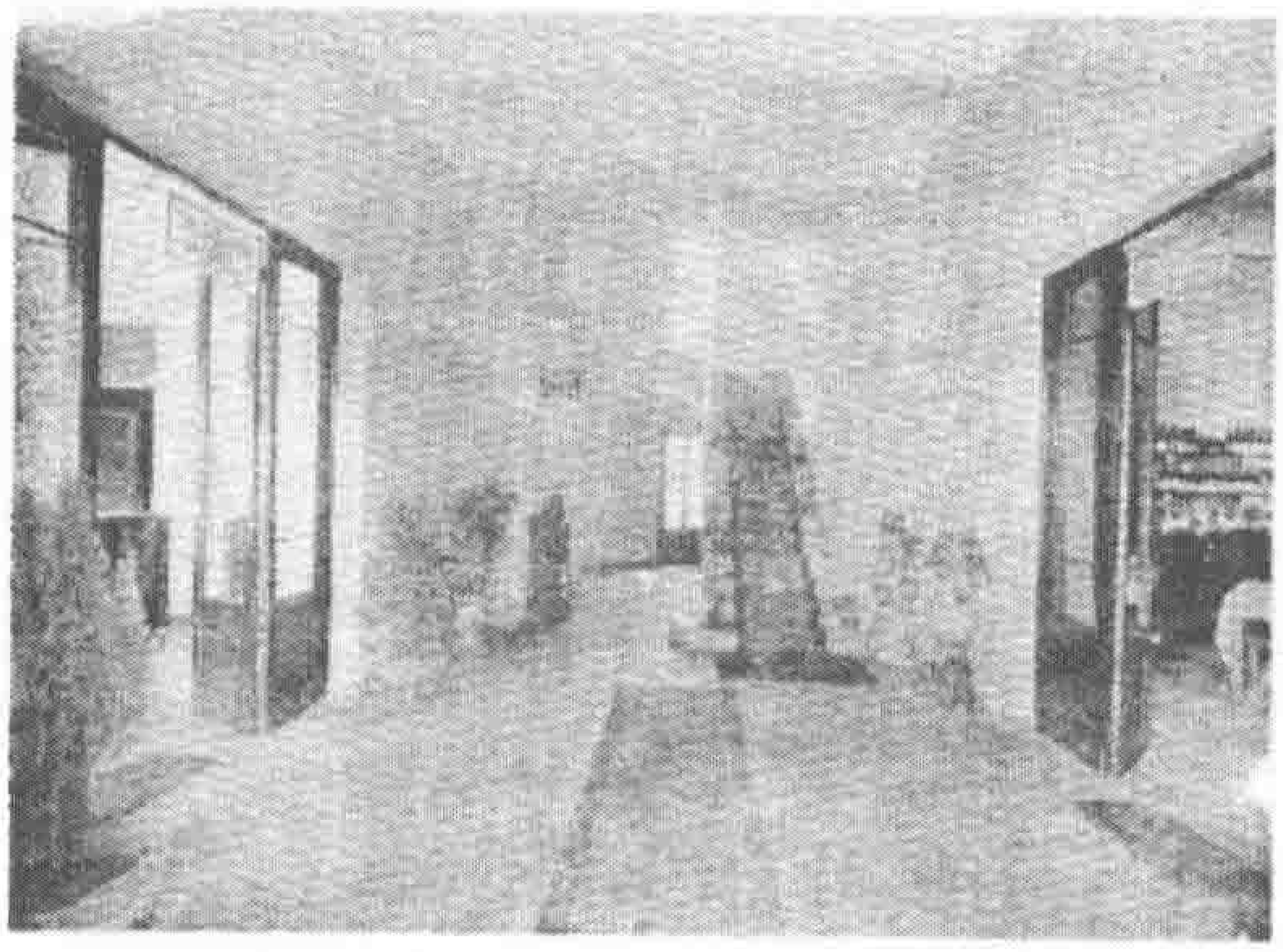
戰事發生以還，越南一隅，隨時代之推進，殆爲我國西南諸省對外貿易之國際交通樞紐，行旅往來，日臻頻繁，顧無相當之旅社，能適合國人之習慣者，本社爲貫澈服務社會之精神，便利行旅計，爰有河內招待所之設焉。河內招待所位於河內車站對面，建築巍峨，環境優美，且內部設備，尤極斋麗，入門在走廊之左，卽爲本社河內分社辦公室，爲行旅解決一切旅行上之問題，尤稱便利，下刊數影，略示其內容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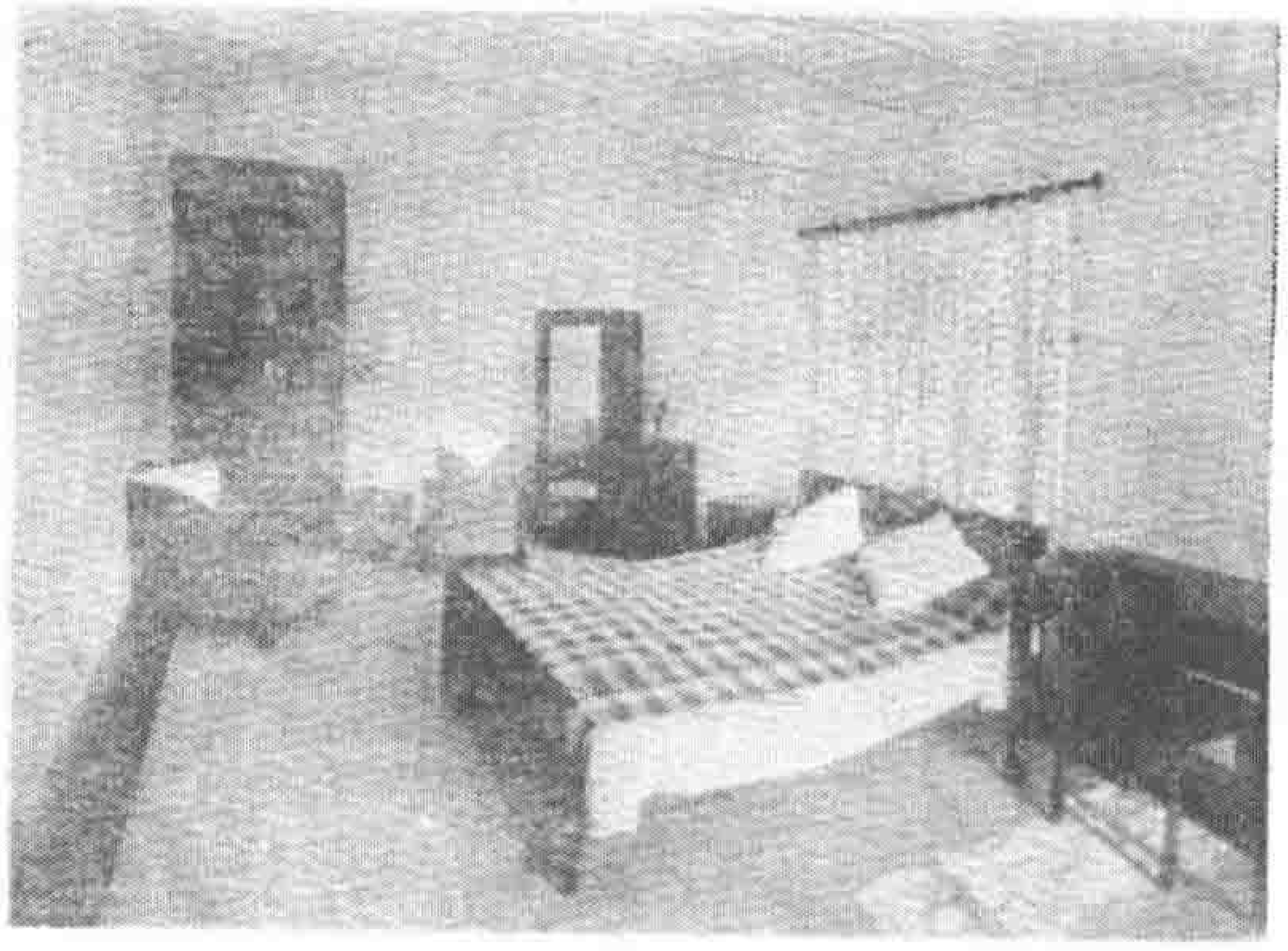
河內招待所之外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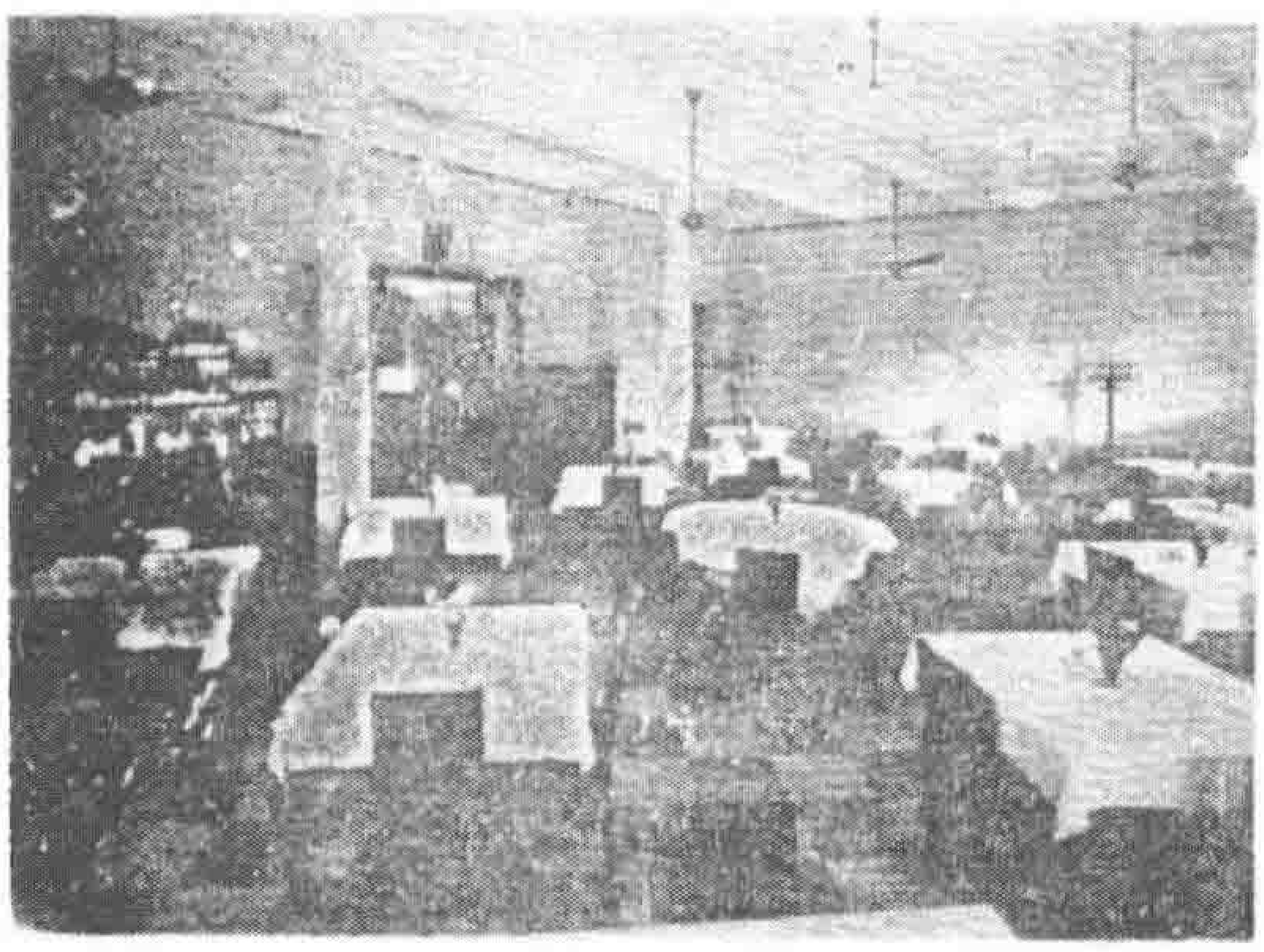
河內招待所之私人宴客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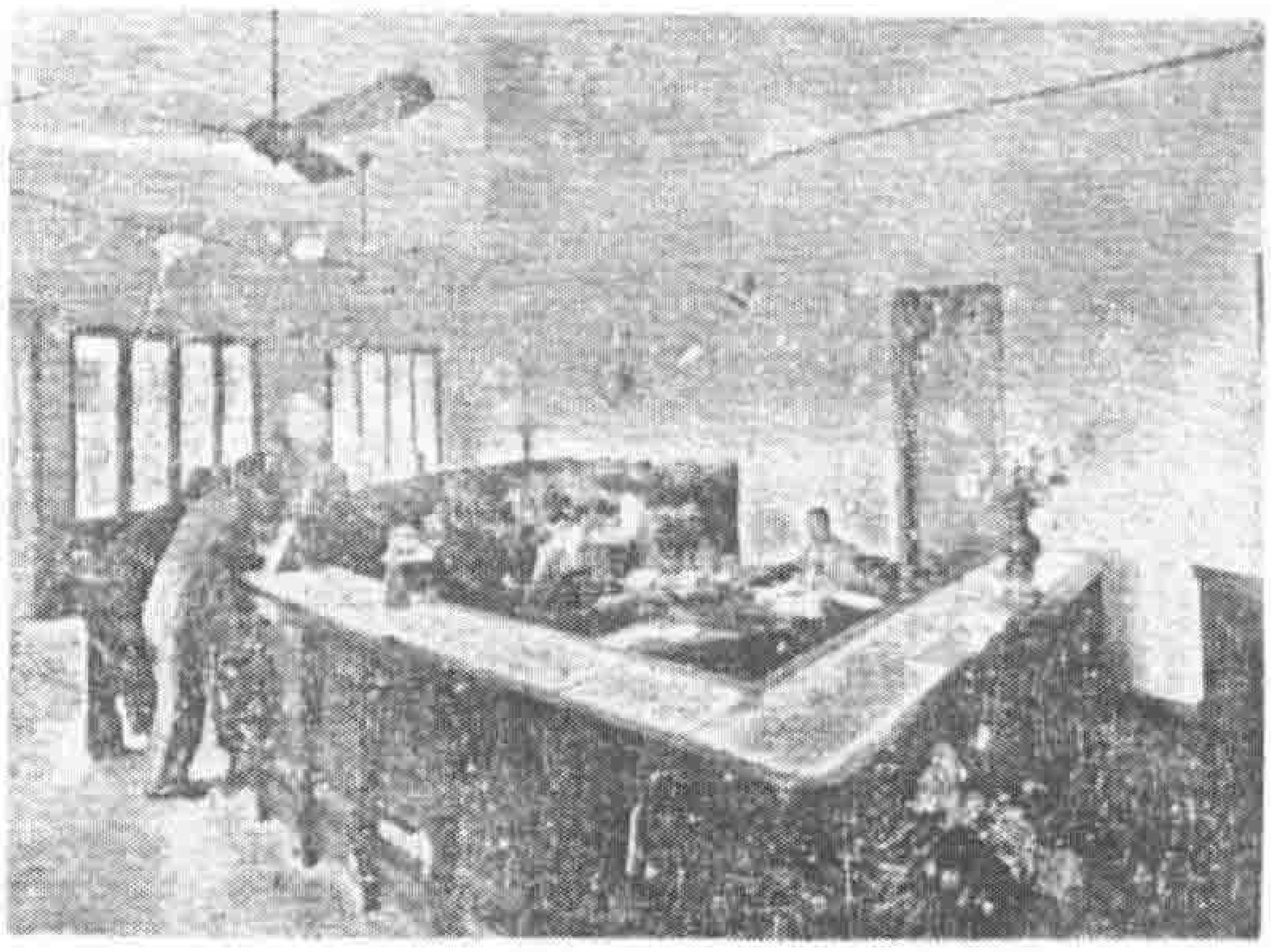
河內招待所正門內之走廊



河內招待所之客房



河內招待所之餐室



河內中國旅行社辦公室

註册商標
天馬牌
仁立

仁立公司毛呢紡織廠

天津英租界六十八号路

法蘭絨
毛花呢
薄花呢
派力司
啥味呢
大衣呢
禮服呢
馬褲呢
華達呢
嗶嘰
毛毯

國產

WOOLENS & WORSTEDS
Suitings and Overcoatings
JEN LI WOOLEN MILL
DUMBARTON ROAD, B. C., TIENTSIN

上海
同豐印染公司
蜂王

發行所
北京路五九六弄五一號
電話 九五三八一 九七二五〇
電報掛號 五六九三

廠址
小沙渡路澳門路
一三七一弄一二〇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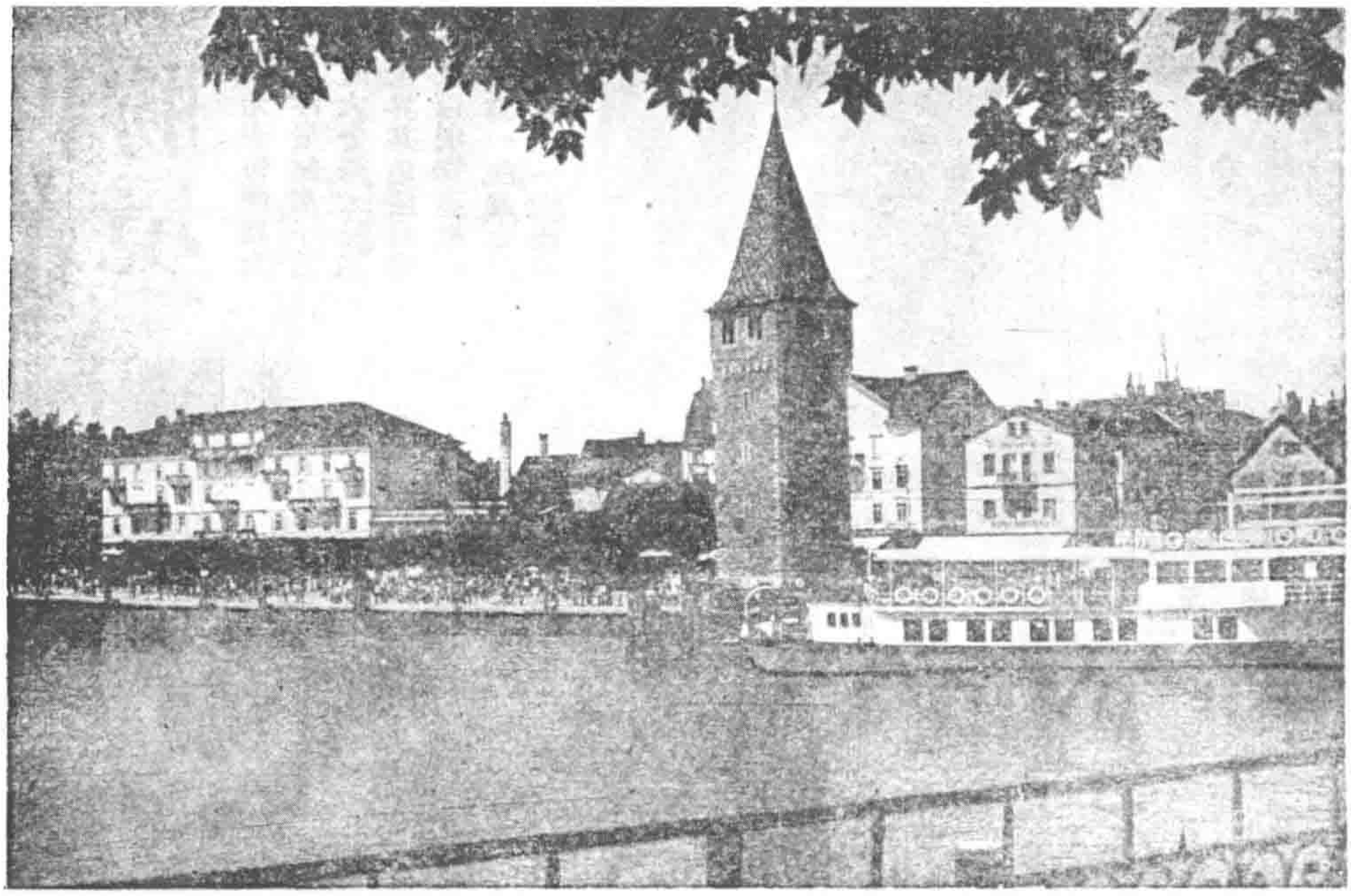
經濟部證書新字第廿七號

出品
印花直貢 印花色丁 印花府綢 安安藍布 各種花布
印花嗶嘰 印花蘇紗 印色細斜 陰丹士布 各色絨布

質地堅韌
顏色鮮明
水洗日晒
保不退色
花色繁多
歡迎賜顧

商標
蜂王圖
時美圖
松鷹圖
同祝豐年

德國林道景色



自羅馬堡望港岸及舊燈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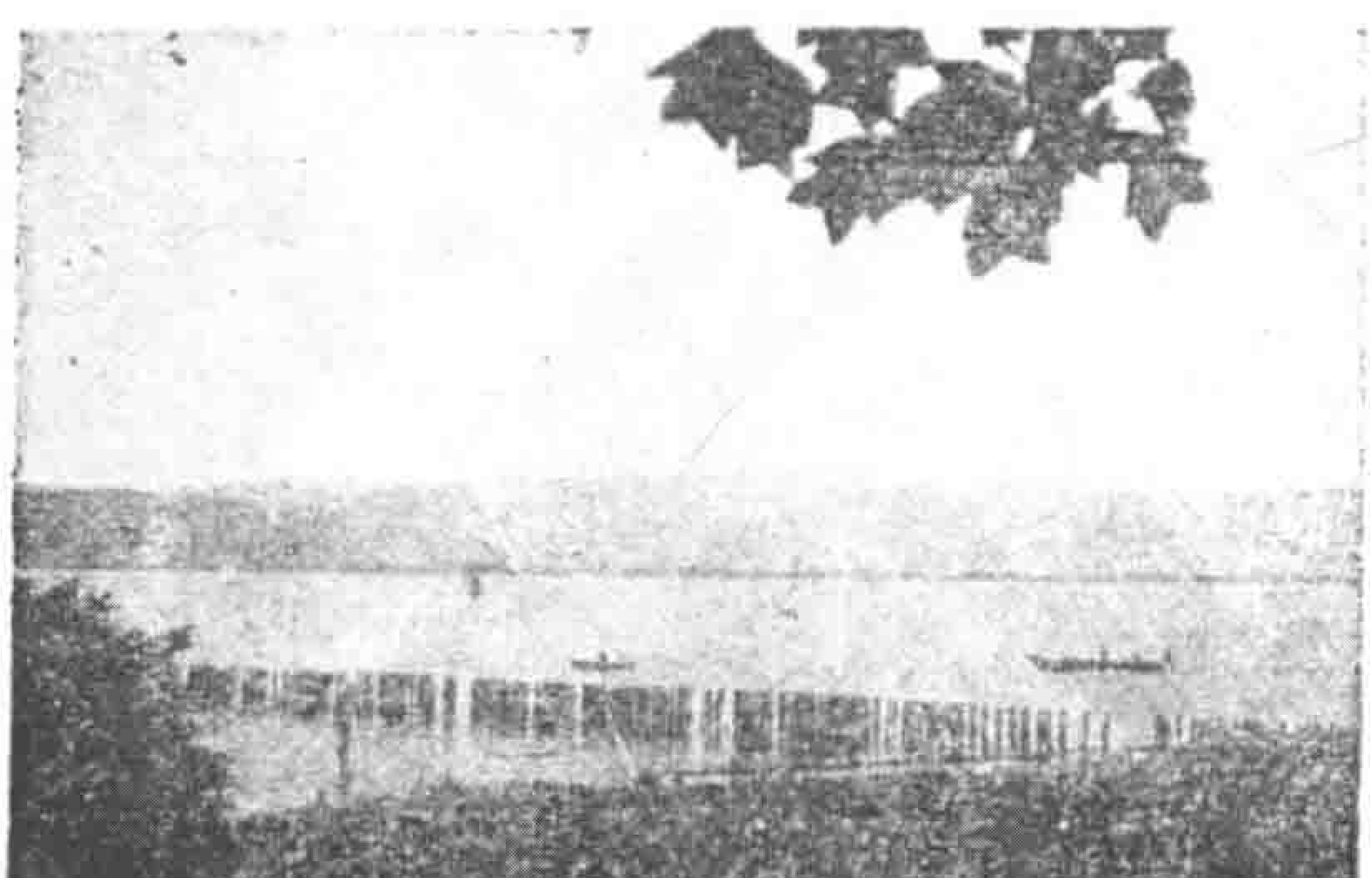
德國之林道城Lindan與瑞士交界山水清麗引人入勝其地湖水空明長堤圍繞而古代建築掩映生輝尤稱樸雅四方游者絡繹相望（馮朱棣）



↑港口之石獅及燈塔

↓賊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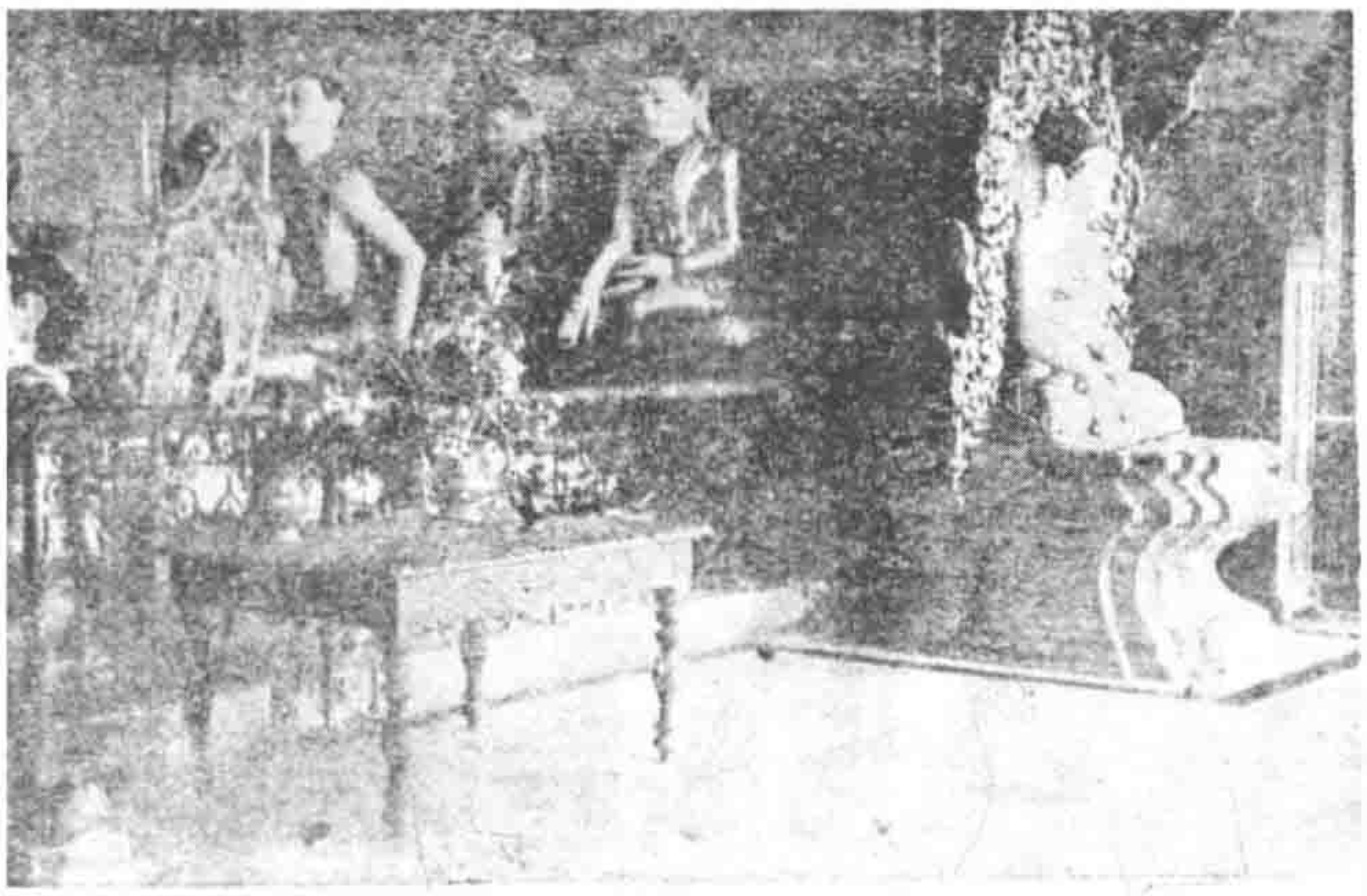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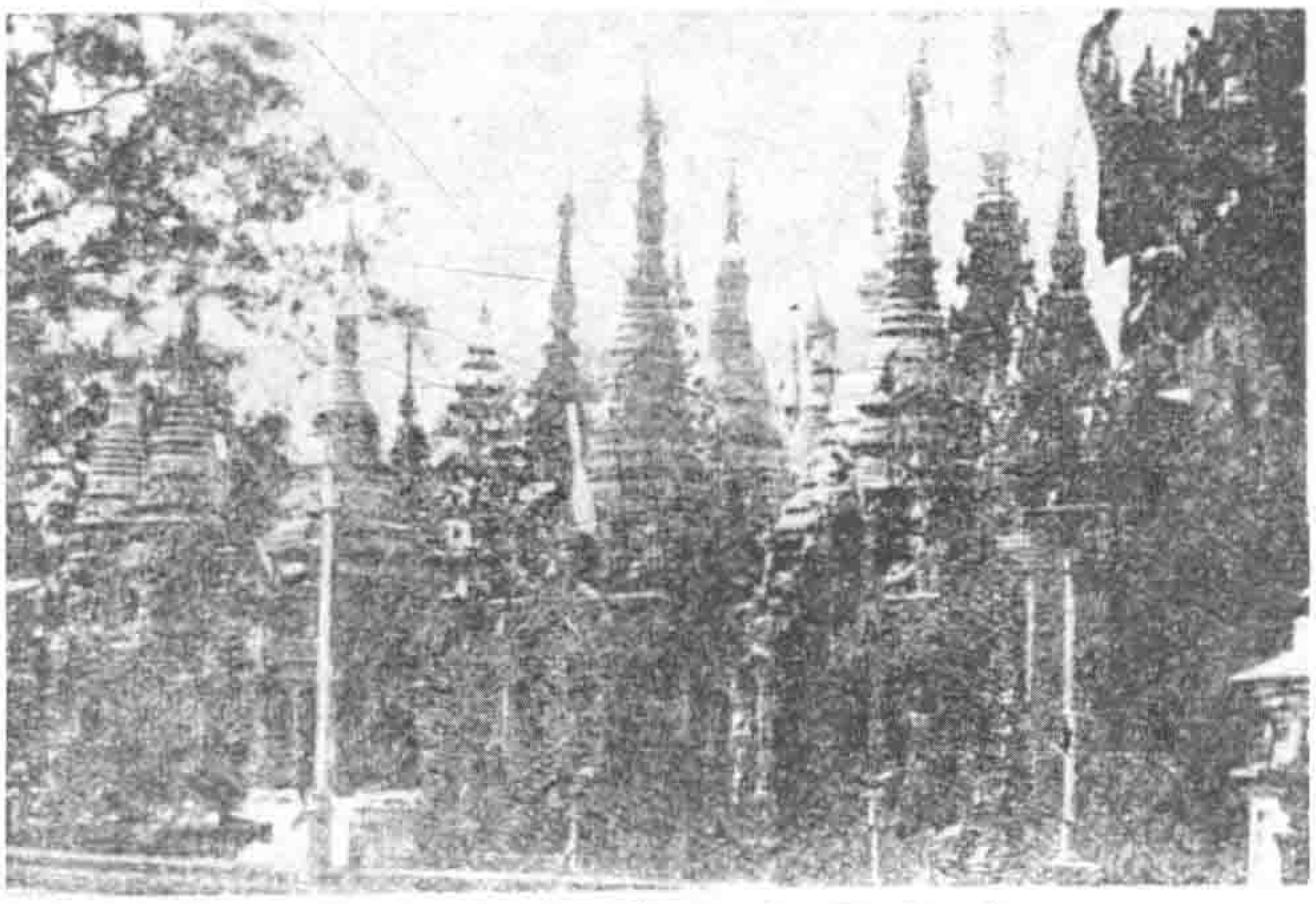
↑自羅馬堡遠眺

仰光勝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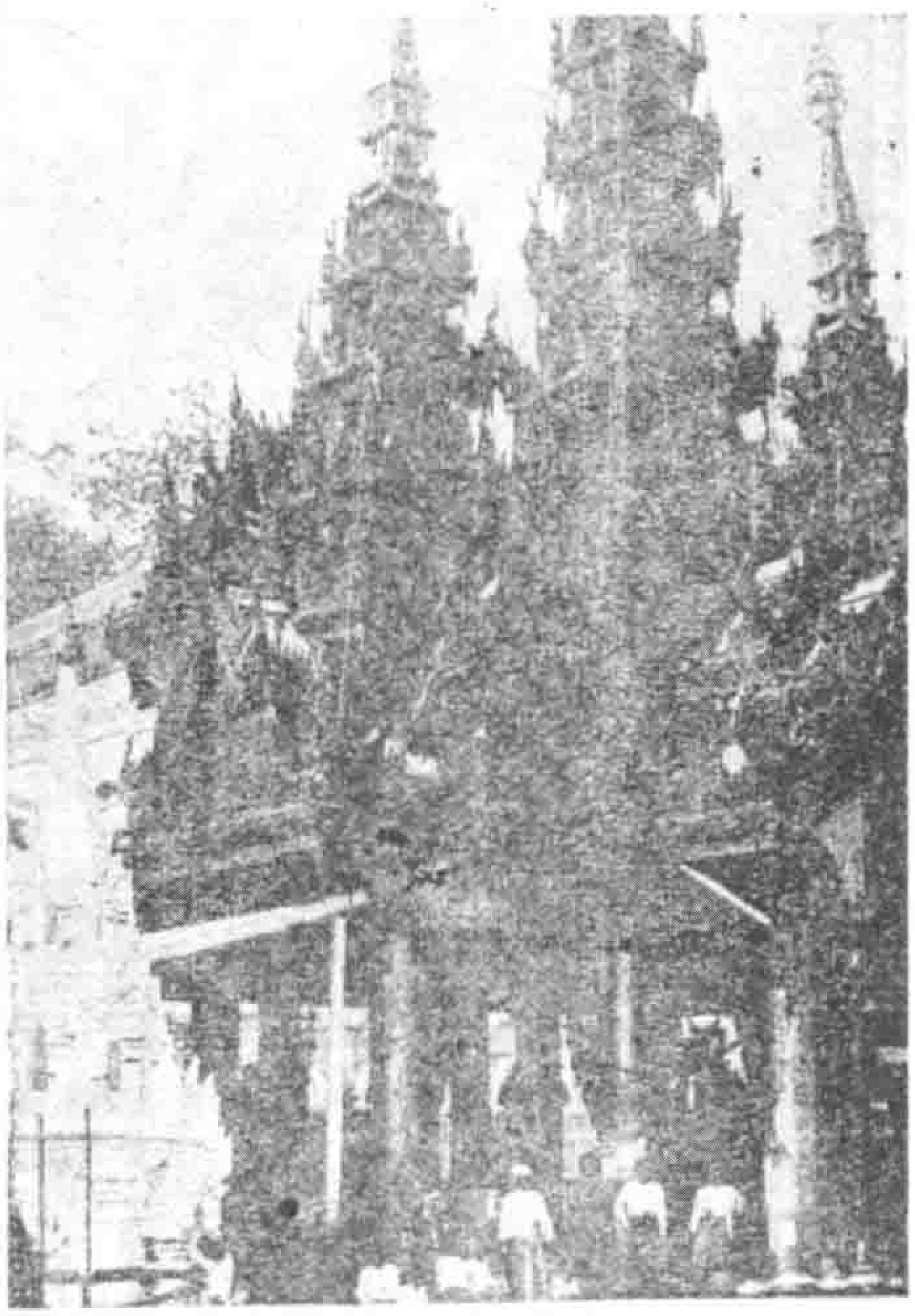
仰光崇尙佛教大小浮屠無慮千百而大金塔尤馳名世界其地佞佛者咸以獨資建置一塔爲一生最大之光榮（琅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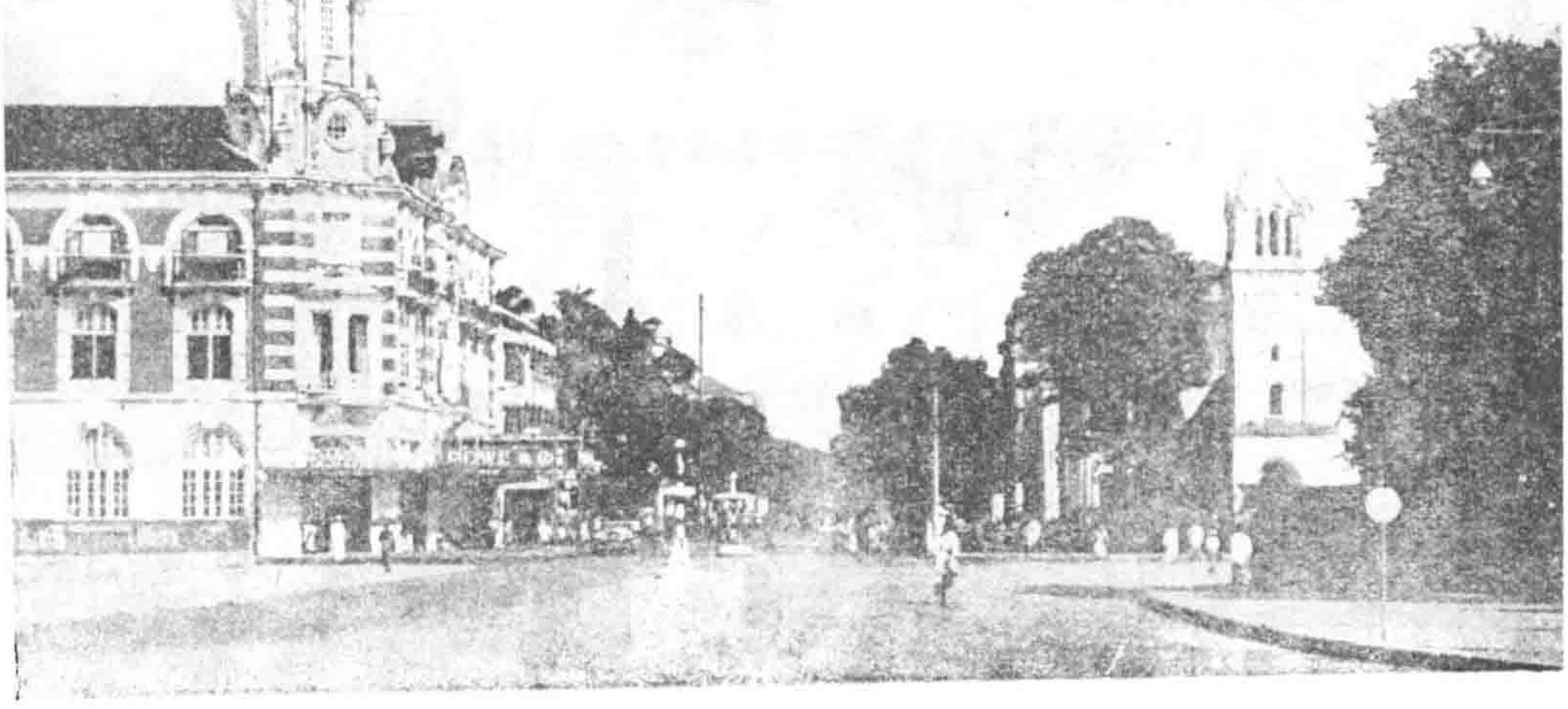
↑大金塔內之玉佛



↑仰光大金塔內之小塔



↑仰光大金塔之正門



→仰光街市 Dalhousie Street

青城山（上篇）

易君左

一　山如翠浪盡東傾

樓觀參差倚晚晴，偶然信脚得閒行。
欲求靈藥換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
雲作玉峯時北起，山如翠浪盡東傾！
何因從此橫空去，笙鶴飄然過洛城。

——陸遊青城山詩——

青城山的兩大特徵：山色與山勢

青城山有兩大特徵：一是山色最美，一是山勢最奇。能將這兩大特徵用巧妙筆法完全傳達出來的，是陸放翁的一句詩：山如翠浪盡東傾！

第一是山的顏色，翠得像碧玉一般，像翡翠一般，像初經雨的芭蕉一般：此其所以號稱「青」城。其所以青翠的原因，自然是由於林木茂盛。我到上清宮，張大千先生就問我對於青城山的印象。我說：「只這一點子山色就太好了！」大千問「你看這山有點像那座山？」我說「有些像終南山。」大千大笑說：「一點不錯！」又說：「能領悟這青城像終南的，恐怕只有你和我。」我說「像終南的一個原因，是樹木多。」大千說「對呀！所以終南終年是蒼翠的，青城更不消說了。」

自來青城以青色著稱，蒼翠的山色令人越看越愛；遠看蒼翠橫眉宇，近看蒼翠沁心脾。茲略舉古人詠青城詩中之有青色字眼者如次：

玉壘之關寶唐山，丹危翠險不可攀。（晉張景陽）

清冬賓御去，蜀道翠微間，霜潭浮紫菜，雪棧繞青山。（唐耿湋）

青城嶔崟倚空碧，遠壓峨眉吞劍壁，……日落猿聲連玉笛，晴來山翠傍旌旗。（錢記）

丈人祠西佳氣濃，綠雲凝住最高峯。（杜甫）

五嶽之丈人，西望青曹曹。（岑參）

萬岑深積翠，路向此中難。（賈島）

苔鋪翠點仙橋滑，松織香梢古道寒。（唐求）

雙溪夜月澄寒玉，衆嶺秋空斂翠烟。（杜光庭）

烟鎖翠嵐迷舊野，池凝寒鏡貯秋光。（杜光庭）

綠蘚封茶樹，淸霜折藥花。（宋陸遊）

黃金篆書榜朱門，夾道巨竹屯蒼雲。（陸遊）

須臾蒼雲合，但恐白雨翻。（陸遊）

臺殿壓平青嶂頂，松杉插破白雲根。（孫知微）

靜見門庭紫氣生，前山嵐靄入樓青。（鸞嵐）
羣峯垂碧光，下擁岷仙家。（文同）
羣峯削瓊瑤，老蘚抹古綠。（文同）
天峯夜半剪冰花，三十六峯如玉立。（晁公遡）
天倉三十六褒擁翠微間。（呂大防）
碧玉參天是蜀山。（元虞集）
青城回首青嵯峨。（明楊愼）
青城近接岷山南，層巘叠嶂浮蒼嵐，……上矗天倉三十六峯青，峯峯插雲多奇形。（淸查禮）
玉宇峻丹壑，神燈下碧霄。（王士正）
四圍佐濃陰數點漏初旭。（蔡時田）
入山森耳目，蒼深天地失，老作青城遊，咳唾成點碧。（蔡時田）
蒼苔老人村，指點綠雲裏。（陸璣）
浮空拂飛旗，彩翠搖輕扇。（蔣若采）
曲折綠蒼巖，迢遞穿叢篠。（許如龍）
我今暫住山，古洞挹影翠。（黃雲鵠）
微雨亦已歇，羣峯相向青。（黃雲鵠）
平林日射青如黛，大野雲鋪白似綿。（黃雲鵠）
羣巒滴翠回頭認，萬樹凝烟覿面迎。（黃雲鵠）
危梯鬣險層層出，積翠淩虛面面來。（沈棠）
空青莽回合三十六芙蓉。（李惺）
青城山山在翠微煙靄間。（胡與仁）

放翁還有一闋遊青城山夜登玉華樓木蘭花慢詞，寫青城山色更多，如「對翠鳳披雲，青鸞溯月，宮闕蕭森！」我覺得這「蕭森」二字，用在杜工部的詠「巫峽」好，同樣用在放翁的詠「青城山」也好。蔡時田的「入山森耳目，蒼深天地失，」與「老作青城遊，咳唾成點碧。」確是名句！非身歷其境，心與境合者道不出來。

第二是山的姿態。山勢向東傾的，最有趣味，看青城山的人，最不要忽略這一點！普通的山都是直立的，也許有一個兩個峯頭相傾斜，也許山內的巖壁削倚，以連峯叠巘層巒複岫整個的形態像翠浪起伏般的向東傾，恐怕全中國只有這一個青城山吧！

古人詠青城山，除放翁外，沒有第二個人能指出這一個「東傾」的特點。楊鼎夫的「青城峭出江水寒，」晁公遡的「三十六峯如玉立，」文同的「羣峯削瓊瑤，」趙抃的「三十六峯峻，」錢起的「青城嶔岑倚空碧，」王士正的「玉宇峻丹壑，」查禮的「上矗天倉三十六峯青，」許如龍的「連峯忽中開，奔峭亦已了。」孫天寧的「峯巒矗矗勢高低，」馬光型的「一峯獨起如張蓋，」都沒有把青城山勢的特色說出來。只有范成大同放翁一樣說過青城



青城山上著者一家人

山「如翠浪起伏，勢皆東傾」的一句話。

青城山不「左傾」不「右傾」，爲什麼單獨「東傾」呢？這就不能不從根本上來研究。我們要知道：青城山是岷山走到灌縣附近最重要的一個集團。要知道青城山的姿勢，自不能不研究岷山的姿勢。杜光庭說過：「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灌縣青城乃其第一峯。」劉昫說：「岷山連嶺而西，不知紀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南望成都，如在井底。」薛氏說：「西蜀之山，皆岷山也。今自岷洮松叠以南，其大山峻嶺，班班可考者，皆岷山之隨地易名者耳。」這些話，都說明岷山來源很遠，連續不斷。但還不能證明青城山爲什麼東傾？考岷有東西二山，大江在其中，江以內是東岷，延袤九百餘里，自西城鼻浪架嶺綿亙千餘里入川，爲松之雪蘭，茂之鐵豹，汶之玉壘，灌之雪崖，彭之丹景，什之鎣華，綿之武都等，隨地易名，總名曰岷山；江以外是西岷，出皂以西，衆山延蔓諸番，千里未極，其入內地者，青城，峨眉，蔡蒙，臨邛等，總名曰崍山。西岷南下出峽，結爲衡山。所以禹貢稱：「岷山之陽，至於衡山。」山以南曰陽，可見西岷是以南下東趨姿態，透過四川而邁進。青城是西岷的中段一個主要集團；南下而成峨眉，東趨而成衡山。從山脈和地形上說：湖南人同四川人可算是一家了。青城山爲什麼東傾，即因岷山經過灌縣的這一段要出峽，自然而然成了東傾的形勢。李鑾宣說得很淸楚：「蜀西北隅

三九—三九三

岷山如屏幛，大江流其中，江以外西岷爲崍山則天赦，青城，玉壘，蔡蒙以南皆是：江以內東岷爲岷山則九龍，鎣華，天彭，闕，玉灌口而止。」知道岷山分東西的原故，就知道青城所以東傾的原理。

「東傾」兩字，一字不能放鬆。青城山爲什麼「東」？已如上述。至於爲什麼「傾」？尙須進一步的補充說明。「傾」卽「傾斜」之意。從整個的四川地形上說：四川地勢，周圍高峻，中間低平。以地層論，四周爲較古地層所環繞，中部則爲較新之地層。環繞於四周之地層，大部向內傾斜，中部地層多成水平，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四川盆地。」岷山山脈在四川西北，高自三千至五千公尺，北與甘肅青海交界處爲岷山山地，中部則爲邛崍山地。岷山之東爲嘉陵江上流，白龍江所發源。岷山東南，邛崍山之東，則爲岷江所經行，沿岸有松潘，茂縣，理番，汶川四縣治，過灌縣乃入於低下之盆地。所以四川的地勢，西北邊區成一極高聳的高原，一直到灌縣才入於成都大平原。其傾斜的程度，也就可以想見。四川的地形既然是整個的傾斜，四川境內的山，也當然逃不了這一個自然的支配。此所以青城山既「東」且「傾」了。

二 一部神仙，隱逸，帝王，美人的合傳

自爲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爲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丈人祠西佳氣濃，綠雲凝住最高峯。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

——杜甫丈人山詩——

三九一—三九四

其中包含許多奇奇怪怪的事蹟

中國每座名山，大概都有一種神話。青城是中國名山之一，自然難免。青城山是被稱爲道家仙山的，於是道家的神話，充滿在這山中。

道家祖述黃帝，黃帝是我們民族的始祖，據說：在黃帝時代有一位眞人叫做寧封的住在青城山，黃帝向他問龍蹻飛行之道，封寧封爲五岳丈人，所以青城山一名丈人山。他是五岳之岳，這是一個最老的典故，請看玉匱經所記：

黃帝破山通道，徧歷五岳，封青城山爲五岳丈人，乃岳瀆之上司，眞仙之崇秩，一月之內，羣岳再朝，六時洒泉，以代晷漏，靈仙所宅，神異甚多。

其次就要算張天師了。

張天師道陵是道教的創始者。據說張天師在青城山斬草除瀾，講授丹經，白日冲擧，在這山上的遺跡很多。考神仙傳：「張道陵入蜀，居鳴鵠山，著道書，精思煉志。」鳴鵠山卽青城山，山上的簪鬼台，天師池等，都是張道陵先生的遺跡。

有了這兩個最重要的典故，加上老君也曾在青城山上跑馬的傳說（錄異記：青城縣西北二里有老君觀，門東上有一泉，號馬跑

泉，水味甘美，四時不絕，春夏如冰，秋冬反溫。昔老君與天眞皇人會眞之所，其泉是老君所乘馬跑成卽冲妙觀也）於是乎青城遂註定了道家仙山的命運。

我們讀山海經：「西南黑水之間，有廣都之野。」郭璞註云：「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黑水，廣都，卽今之成都，素女在青城天谷，今名玉女洞。天谷也就是青城，按揚升菴集：「青城山一名天谷，今作天國，非。」

青城山旣是如郭璞所說的素女所出的聖地，當然就是道家所稱的洞天福地了。名山記雖認青城山爲諸靈書所藏，但懷疑此山。「不知當是第幾洞天？」答復這個疑問是玉匱經「青城山爲第五大洞寶仙九寶之天，」福地記也說：「中國名山以青城，峨眉爲西嶽佐理，又三佐命山及十大洞天，皆有青城之名。」可見青城至少是在十大洞天之列，不過福地記把青城山的地位降低——從五岳的丈人降到西嶽的佐理，未免遺憾！青城旣是有名的洞天，究竟在這山中共有多少洞？關於此點，也有考究。五嶽圖說「青城山七十二小洞，應七十二候，八大洞應八節，玉女其一也。」最妙的是洞又有孔元中記說：「青城洞穴分三孔，西北通崐崙。」

這樣看來青城山被認爲道家的福地洞天，由來已久。自從我們的民族始祖問道以來神話流傳，不勝列舉，現在選擇比較重要一點的列表如次：

主角	年代	事蹟	典籍
寗封	遠古	寗封，黃帝時人，棲青城北巖，帝從之，問龍蹻飛行之道，封爲五岳丈人。	青城舊志
老子	春秋	與天眞皇人會眞於青城山，馬跑之處成名泉。	錄異記
鬼谷先生	春秋	鬼谷先師爲太元師，治青城。	枕中書
司馬季主	楚	居青城老人村，不樂昇天，服藥爲地仙。	集仙傳及神仙傳
張道陵	漢	天師張道陵至青城，斬草除涸，講授丹經，白日冲舉。	枕中記
陰長生	漢	從馬鳴生學道青城，丹成服半劑，卽昇天。	神仙傳
李意	漢	居青城山，能前知。	青城舊志
李同	漢	在青城山中，其異不一而足。	神仙傳
王谷神 皮元耀	漢	皆青城山道士，胎息道成，訪九仙，武帝南巡，封王爲太徽先生，皮爲太素先生。	青城山記
容成公	晉	隱於鴻濛，卽今青城山，爲岷山眞人。	蜀記
玉眞公主	唐	濬宗女，學仙青城山儲福宮。	方輿勝覽
李珏	唐	青城道士，重九上昇，明皇封爲祐應寶慈先生。	一統志
鷄骨禪師	唐	來青城後唯嗜食鷄，將寂滅，所食鷄自其口而出，飛鳴而去。	輿地記勝

青城山

馮大亮	唐	與八仙相遇，舉家得仙，隱慈母山(即青城山)	仙傳拾遺
王仙柯	唐	住青城翠園山，得道仙去。	詩話總龜
李笈	唐	隱青城山，乘雲去。	輿地記勝
羅公遠	唐	往來青城，說服人主，上昇於蜀九仙台。	青城舊志
李浩	唐	隱居青城上牡丹坪，與仙人爾朱先生遊。	全唐詩
譚峭	唐	居南嶽，煉丹成，能隱化，復入青城。	文獻通考
薛昌	唐	天寶間青城道士，死後復蘇，洞見遠近。	列仙通紀
灰袋道士	唐	嘗入青城山投宿，夜半大風雪，去床數尺，氣蒸如爐。	酉陽雜俎
劉無名	唐	入青城山，眞人授以丹訣，築台修煉，不知所終。	列仙通紀
徐佐卿	唐	青城道士，化鶴爲玄宗所射。	集異記
楓通幽	唐	爲玄宗設計覓貴妃之仙蹤，自謂其師爲西域王青城眞人。	仙傳拾遺
王老	唐	青城一異人，曾因張果而謁玄宗。	元怪錄
程君友	宋	入青城洞天觀，於九月七日上昇。	茅亭客話
皇甫坦	宋	居青城山，立愈太后目疾。	宋史
刑生	元	青城山道士，愈武宗心熱疾，封廣濟先生。	太平廣說
牟康民	明	隱居青城山，預知蜀變。	通志
顧阿英	清	居青城山，綠鬢朱顏，不食不飲。	隨園詩話
龍泉和尚	清	駐錫青城山，說禍福輒中，能召虎豹。	青城山記
呂磨頭	清	談禍福輒中，採藥青城，不知所終。	青城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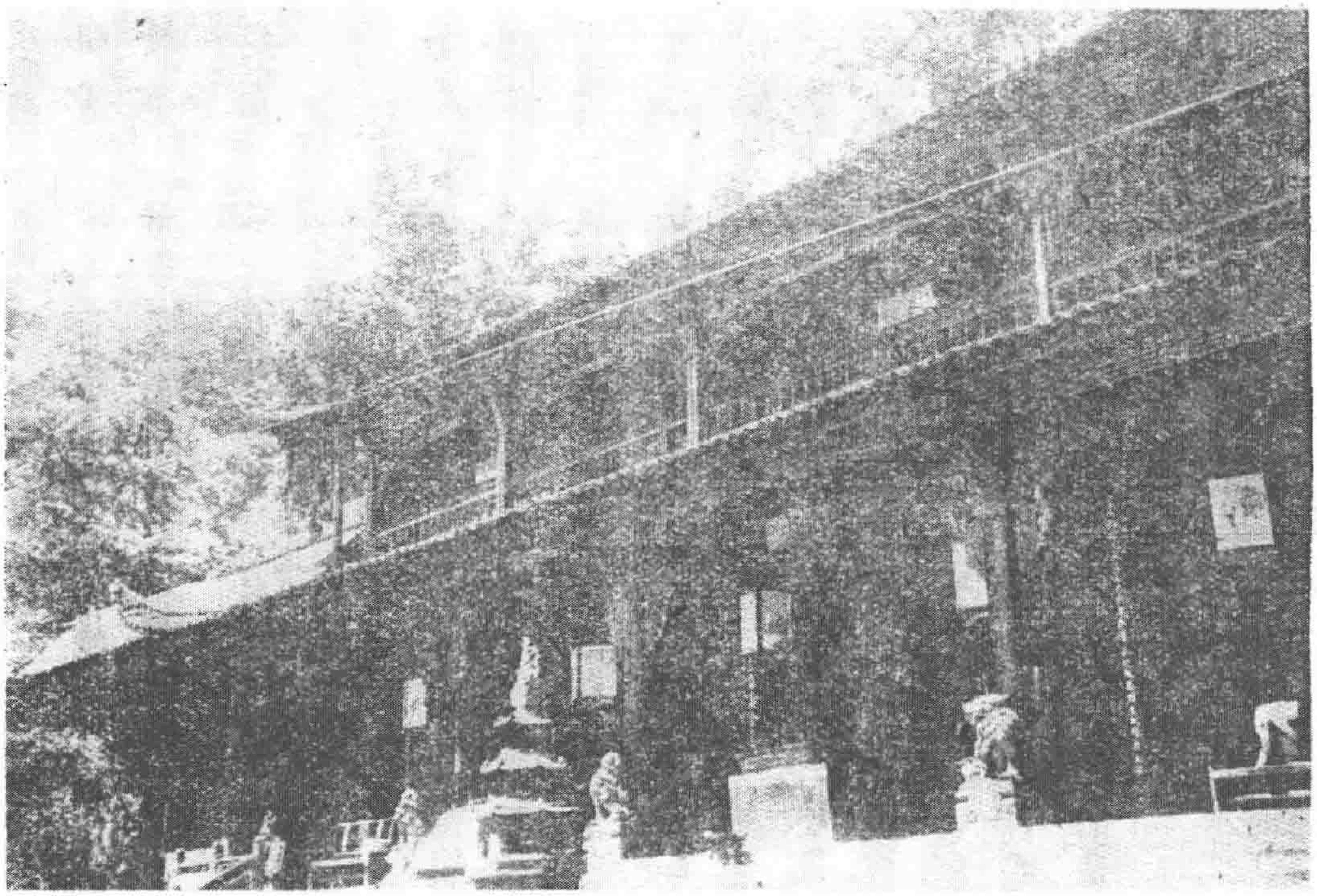
在這些流傳的神話中也不盡全是迷信；相反地，還有一部份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如馮大亮：

家貧好道，惟一牛拽磨自給。一旦牛死，其妻曰「何以資口食乎？」慈母山道士來，夫婦以告，道士曰「皮角在乎？」即取皮攣綴如牛形，以繩縛口，遂力倍於常，家漸富，改置酒肆，仍好賓客。有樵叟嘗詣飲酒，禮接之，不言錢。一日，叟偕八人至，袖中各出稱木一枝，才五六寸，栽於庭，便飲盡歡去，曰「此枝徑尺，則家財百萬，此時可貢天子，垂名國史。四十年後，會於岷嶺巨人宮，當授以飛仙之道。」言訖去。旬日樹已徑尺，其家富甚。元宗幸蜀，大亮助錢三十萬以資國用。(節錄仙傳拾遺)

像馮大亮這種人，顯然是有錢而能愛國者，不過藉仙道之名作掩護的工具罷了。

又如羅公遠，對玄宗能直諫。玄宗想學隱形之術，羅公遠諫道：陛下玉書金簡，已格九清，豈可以四海之尊，輕信小術？(青城舊志)

又如上官道人居青城山，巢居食松麥，不言語，陸放翁見於丈人



青城山寺

觀，忽自語曰：

爲國家治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衞生使不妖，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殀皆無異術，惟勤而已！（老學菴筆記）

這簡直是一篇「格言」了。

青城山之所以成名與其謂爲天上神話的流傳，不如說是人間故事的繁衍。換句話說：與其歸功于仙佛神道，不如歸功於高人逸士。現在也列一個表如次：

主角	年代	事蹟	典籍
范長生	晉	隱居青城，晉惠帝時李雄攻成都，長生率千餘家保青城。	晉書 方輿勝覽
李堯夫	晉	氣節之士，遊青城山，不知所終。	青城山記
趙昱 趙冕	隋	兄弟俱隱青城，煬帝徵召不起。	青城山記
符載	唐	棲青城山，以王霸自許，恥於常調。	北夢瑣言
嚴遵美	唐	昭宗於青城山下，卜別墅居之。	北夢瑣言
張古道	唐	賣卜青城，恥事王建。	灌縣志 宋史隱逸本傳
杜齯龜	唐	名畫家，卜居青城上清宮。	益州名畫錄
杜光庭	唐末	隱居青城爲有名學者。	舊五代史
孫知微	五代	隱居青城山不仕。	一統志

三九一三九七

家季遵	五代	恥仕孟蜀，隱居青城。	一統志
張愈	宋	雋偉有大志，隱居青城山。	茅亭客話
譙定	宋	理學名家，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	宋史
姚平仲	宋	西陲大將，隱居青城上清宮復入大面山，靖康圍城夜率將士攻賊營不利，騎俊驢逸去，淳熙間，有於丈人觀之，紫髯長委地。	宋史 蜀中廣記
勾台符	宋	青城道士，富詩才。	輿地紀勝
箍桶翁	宋	青城人授二程以易學。	一統志
古藏用	宋	隱青城，能飲，祥符中召見賜詩。	輿地紀勝
張隨	宋	居青城山，得魏伯陽之書。	灌縣志
馮懷古	宋	卜居青城山，善地理。	茅亭客話
安世通	宋	青城山道人，富有愛國思想。	宋史
章詧	宋	善屬文，常遊青城。	東坡志林
宋汝爲	宋	爲秦檜所忌，入蜀寓青城山。	宋史本傳
丁空僧	明	率衆禦賊，觸崖死難。	青城山記

在這些高人逸士之中，有四個人值得我們特別提出的，是范長生，杜光庭，張愈，譙定。

范長生是怎樣一個人？據青城山舊志：

范友，字子元，涪陵人，隱居西山，蜀人敬之，號曰長生。晉惠時，李雄攻成都，百姓保險自守，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壽一百三十餘，後仙去。

又據方輿勝覽：

范寂，字無爲，劉先帝時，棲青城山，修煉得長生久祖之術，徵之不起，就封逍遙公，後主易其宅爲長生觀。

又據晉書李雄傳：

范長生，涪陵人，率千餘家居青城。徐輿說之以糧資李雄，雄軍復振，又以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爲君，長生固辭。永興元年，雄僭稱王，改元建興，長生自西山乘素輿詣成都，雄迎於門，執版延坐，即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遂僭位，改元大成，加長生天地太師，封西川侯，復其部曲，不預軍征，租稅一入其家。

蜀錄又稱八年四月卒，以子中賁爲丞相。長生善天文，有術數，蜀民奉之如神。是范友，范寂，就是一個范長生。這位范長生，如果照晉書的寫法，他簡直是一個賊臣或妖道，因爲他資李雄以糧，使割據成都，又出主意拿鵝毛扇子，其實這是誤解他了。你想：劉先主生平愛才若渴，蜀士歸心，而徵長生不起，就封逍遙公，後主復於其居建赤城閣，賢如武侯，亦資以金（容坊石記）可見蜀漢君臣父子間對他寵眷之隆，禮貌之周，長生雖未起而心已感之，忽遭晉變，漢祚竟移，其心寧無隱痛？知李雄的梟悍足以假手圖晉，資之使成其事，庶

漢仇可復而知已可報，這種用心豈是一般人知道的？不然，先生與李氏相去霄壤，既不臣先主，那有出仕李氏的道理？所以范長生確是一位志士，而且是一位足智多謀的人才！

我們再看杜光庭。據舊五代史：

杜光庭，長安人。應九經不第。長安有潘尊師者，道術甚高，僖宗所重，光庭素遊其門，僖宗幸蜀，觀道門牢落，思得名士主張之。駕逗，詔潘尊師於兩街求其可者，奏曰「臣觀兩街之衆，道聽塗說，一時之俊卽有之，掌教之事恐未合。應聖旨臣於科場中識九經杜光庭，其人性簡氣淸，量寬識遠，困於風塵，思脫屣名教久矣，以臣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問，一見大悅，遂令披戴，賜紫衣，號曰：廣成先生。卽日馳驛遣之。王建據蜀，待之愈厚，號爲天師。嘗以道德二經註者雖多，皆未能暢演其旨，因註廣成儀八十卷，已術稱是，識者多之。

又據蜀禱杌：

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寓居處州，方干稱爲宗廟中寶玉圭，與鄭雲叟應百篇舉不中，入天台爲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於禁中，乞遊成都，隱青城白雲溪，王建以爲傳眞天師，崇眞館大學士。

再看張愈，據宋史：

張愈，益州郫縣人，雋偉有大志，寶光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國之勢。除試祕書省校郎，願以授父顯忠而自隱於青城山。文彥博治蜀，爲治青城山白雲溪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六詔不起，文潞公賜他的詩：「欲作外臣誰是友？白雲猿鶴在巖扉。」任易宗待「惘隨六品仕丹闕，高臥一峯藏白雲。」張愈著待文若干卷，妻蒲芝賢亦知學，文章精確，有聲於時。愈率蒲氏爲文以悼，辭最工，蜀士大夫爭傳誦。張愈嘗賦洛陽懷古，蘇軾見而歎曰「優游感佩，意不可盡，吾不能也！」

再看譙定。據宋史：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學佛，析於理，歸於儒。學易於郭襄氏，聞程頤講道於洛，棄其學而學焉，遂聞精義，造詣愈至。歸後，頤貶涪北山，有巖，好友遊詠其中，名曰講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荐之朝，召爲崇正殿說書，高宗卽位不就，許翰又荐之，詔詣行在，至維揚，寇甚，一中貴憐而餽食，不受，與之衣與金，亦委而去。金兵至，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遲其中，蜀人指曰譙巖，敬而不敢名，也稱曰夫子；有繪像祀者，而久不衰，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見之。

陸放翁對於這位譙先生懷仰最切，放翁也說譙定百三十餘歲，

巢居險絕，人不能到，數年輒一出。明楊升菴說譙定住在牡丹坪，放翁有託上官道人寄譙先生五言一首：

寄謝譙夫子，今年一出無？萬緣隨夢斷，百念與形枯，雲護巢松谷，神呵煅藥爐。憑高應念我，白首學徵租。

又有寄懷絕句：

丈人祠西山谷盤，麻姑洞前松櫟寒，仙翁欲覓渺無處，閒在青溪浴大丹。

自註云：仙翁謂譙先生。

這四個人——范長生，杜光庭，張愈，譙定，——是與青城山有重大關係的，青城山之名，也借他們四人而傳了。

除高人逸士之外，青城山得名，還賴兩位風雅的皇帝，卽唐明皇與蜀王衍。

唐明皇幸蜀，留下不少的史蹟。據青城山記：青城山的上清宮，上皇觀，延慶宮，皆明皇幸蜀時所造，皆明皇當年遊息之所。我們讀唐章孝標的上皇觀詩「煙霞星蓋七星壇，想像先朝駐禁鑾。」可是明皇駐節此地，所以名上皇，延慶宮卽常道觀。常道觀爲隋大業間置，始名延慶，唐改常道，宋名昭慶，今言天師洞。唐時爲飛赴寺僧侵占，元宗時，勅令仍歸道士，其御碑至今猶存。略云：

蜀州青城先有常道觀，元在青城山中，聞有飛赴寺僧奪以爲寺，州旣在卿（指益州長史張敬忠）節度檢校，勿令相擾侵，觀還道家，寺依山外舊所，使道佛兩所各有區分。

當時佛道兩教的勢力與其對峙姿態，可見一斑。至於王衍，則遊青城山更藝術化。據新五代史前蜀世家：

王衍嘗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嘗自歌，使宮人和之，（甘州曲原詞：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

又乾德五年，衍赴上清宮，塑王子晉，尊以爲聖。又於正殿塑元元皇帝及唐諸帝。

青箱雜記也說「衍造上清宮成，塑元元皇帝及唐諸帝像，衍躬自荐饗。」又據蜀檮杌「衍幸青城丈人元都二觀及金華宮，夫人李舜絃隨駕賦詩因隨人馬上仙山，頓隔塵埃物象閒，只恐西追王母宴，却憂難得到人間。」凡此皆極盡風流皇帝之雅事了！

附隨在風流皇帝後面一定有美人，與青城山有關係的計共美人三名。芳名如次：前蜀的徐太后徐太妃，後蜀的徐夫人。據蜀檮杌：

徐太后，成都徐耕次女也。幼與姊皆有國色，耕教爲師，藻思綺麗。耕家貧，有相者曰：公非久貧，當大富貴。耕因使相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眞人乘運，

此二女當作妃后，君之貴由二女致也。及王建立蜀，始以后爲貴妃，實生宗衍，建殂，衍卽位，進丹貴妃爲順聖太后。

王衍奉母禱青城山時，徐太后做了許多新詩，很多美麗的句子，如：「碧烟紅霧撲人衣，」「雲橫積翠間，」「千尋綠嶂夾流溪」等，也可證明青城山是如何蒼翠。這位不幸的佳人，後來隨後主降唐。第二年被李繼曮部送入洛，行至天回驛，她與她的姐姐徐太妃賦詩悽婉，不可卒聽，已而遭秦川驛之禍。太后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早知禍不旋踵矣！」

徐太后的姐姐徐太妃是徐耕的長女，與妹同入王建宮，生彭王，位淑妃，衍繼立，乃進淑妃爲翊聖太妃，與妹俱嫻吟詠，隨衍歷青城各勝景，俱有詩，與妹同死秦川驛。她的詩句也很秀麗，如：「儀仗影交寥廓外，金絲聲揭翠微巔。」「笙歌喧玉殿，彩仗耀金徽，」「武士盡排青嶂下，內人皆在講延中。」「翠驛紅亭近玉京，夢魂猶是在青城，」都可見當時那位風流天子遊山的別開生面，而他的夫人李舜華詩已如上述，還有一位張太華女士也是陪着遊山的，大概是王建的嬪妃，所以她在山上樹下吟詩「常思往日椒房寵，淚滴衣襟濕翠鈿。」

徐夫人就是有名的花蕊夫人。據上國春秋前蜀本傳：

徐夫人青城人，幼有才色。父國璋，納於後主，昶嬖之，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又升號慧妃，嘗與後主登樓，以龍腦末塗白扇，蜀人爭效其制，名曰雪香扇。又後主與避暑摩訶池上，爲作小詞以美之。夫人長於詩詠，居恆倣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宋，行至葭萌，有題詠云：「於離蜀道心將碎，遺恨綿綿，春日如年，馬日時時聞杜鵑！」書僅四句頃，已爲行軍催迫以去，詠不果成。及太祖召見，使陳詩，因誦亡國之由，有：「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之句，太祖大悅，徐氏心未忘蜀，每懸後主像以祀，詭言宜子之神，

她的侍兒袁茝，蜀亡入宋，不肯從，過劍閣，自投崖乃死，相傳其墜處，石點點作珊瑚斑。袁茝比花蕊夫人要高一籌了。花蕊夫人的宮詞百首沒有什麼可誦的，還是爲那一首詩「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而傳。青城有此一美人，足與香溪的明妃輝映，分占東西兩川。

青城山便是一部神仙隱逸，帝王美人的合傳，

新疆漫遊（上篇）

天涯游子

第一章　由猩猩峽至哈密
一　天險之隘的猩猩峽
二　沙漠夜色
三　苦水與煙墩
四　長流水
五　黃蘆岡
六　西北的天堂—哈密
（一）哈密概況
（二）哈密的婦女
（三）物產與商業
（四）回回城與漢城
（五）歷史上的迴溯
（六）複雜的居民和有趣的種族
（七）略談回家

第二章　穿越天山的迪化
一　一羣陝西商人
二　焦熱的盆地—三堡
三　鴨子泉的「活水井」
四　可以毀滅一切的博克多山狂風
五　紅柳古樹
六　七角井
七　奇險的天山隘口
八　在明月下渡過天山
九　半夜抵木壘河
十　一個成了廢墟的荒城
十一　西北大都會之一的奇台
十二　高及二萬尺的菩薩峯
十三　孚遠，三台和阜康
十四　迪化鳥瞰

第三章　塔城之行
一　昌吉道上
二　沼澤地區
三　綏來和瑪那斯河
四　綠水風趣
五　烏蘇要鎮
六　在庫爾河的急流中濯足
七　一個荒漠中的美婦人和流浪老人
八　被埋沒的天才相聲家
九　赴瑪雅圖途中
十　遊牧民族的獒犬
十一　在荒漠中迷路
十二　到了最後的目的地—塔城

第一章　由猩猩峽至哈密

一　天險之隘的猩猩峽

甘肅西北部和新疆邊境之間的唯一要塞就是猩猩峽，而且是二省交通的一個孔道。以前在通往新疆去的西北古時大道上，常有甘新二省及其他各地來的商人和民衆以及成羣結隊而來的駝隊旅商來去不絕。有一時期，甘肅省主席訂下了規章，不准新疆省內的人進中原來，同時也不准甘肅省內的人往新疆去，於是途絕行人，荒涼之狀，使一般民衆至今猶爲之深憶不忘。但現在，這種封鎖，當然已經不存在了。

把守猩猩峽要隘的士兵，約在〇〇人左右，有二個司令官管理着，他們各有一個妻子帶在營裏同居。那二位太太中，一個生得很矮小，像個孩子一樣，見人也不大敢開口；另一個太太却是位強毅的聰明的回教女人，體格長得頗爲健美。

猩猩峽的形勢是非常險要的，這是二邊盡爲巨崖之間的一條

峽谷。那巨崖的山石均作黑色，而且猙獰可怕，間雜有長綫條的白花崗石，好似閃電縱橫在藍黑的天空中一樣。山崖的底下部份已被太古時代的水流衝激成凹突不一的奇怪形狀，旁邊尙存有一塊古碑，上書「猩猩飲水處」；猩猩峽卽因此得名。半山崖中還有一個回教聖僧的古墓，那是在山岩中鑿出來的，外有石門緊閉，墓碑上的年月還是漢朝時代。

小村旁有座老君廟，廟中某道士給我們看一塊極好的石英，也當做寶貝一樣的不住誇讚。據云得自一個近邊的山峯上。土人也稱猩猩峽爲『星星峽』，因爲附近有座星星山。星星山上時有此種石英發現，當地人民稱爲星石，亦卽爲星星山得名之由來。這種石英在月光下會得閃爍發光，好似千顆萬顆閃耀的星星。

晚上突下大雨，一夜未止。我們的住處又破又漏，弄得狼狽非常。據云以前往來猩猩峽的行人，常因不准進境而被阻留或拘禁在峽外；逢大雨之夜，便是他們偸過境界或潛逃的最好機會。因爲在這一片廣大的地面上只有一口井，守軍一發覺有私逃者，只要去候在井邊，或前面第二個泉水附近，便可將他們重行捉獲，百不失一。但在大雨時，山崖及岩穴間到處是積水，私逃者便可飲雨水解渴，不致因斷水而被迫回至井邊，重被緝獲了。

次晨，因爲道路尙泥濘，不能動身，我們卽在村外散步閑談；午後卽決計準備離猩猩峽前行。那二個軍官太太（已同我們的女同伴熟識）送了好些菜蔬，二個胡瓜，一個哈密瓜，作爲禮物，這是他們視爲很尊貴的東西，就是自己也不大肯多吃的。

一出猩猩峽，前面重又展開了沙漠中的荒涼大道，黑戈壁的灰黑色的砂石地面已經在猩猩峽的南面消失了。現在我們是踏上了一片最有趣而變幻的土地了。花崗石的山峯四面圍繞着我們，而且常常走過廣大的卑溼的原野。有些地方的土色是紅的，沿路山脈大都是峻峭而寸草不生的。不過山峯的色彩非常美麗，而且變幻無常。綠的紫的靑的和灰色的峯岩，環繞着我們向各方伸展出去，當陽光和雲影照耀着牠們的時候，週圍羣山盡作五色，好似無數的采虹縱橫在原野間。我們也在那座星星山下面經過，特地在此停留了一會，拾了許多閃耀發光的小石英片。那邊花崗石山岩的脚下，挖有好些洞穴，其大小可以容一個人的身體，據說這是金礦的採掘穴，人們將那砂土挖下來裝在籃子裏，用水洗練以後，便有大量的金砂可得。

二 沙漠夜色

一路上有好幾處地方，我們所踐踏着的那些砂礫，都是五顏六色的花崗石微小碎片，時有那灰色的沙漠小蜥蜴在砂間出沒；還有許多小蜥蜴，大概因爲久生此土，皮色也已變成了五彩，像一只

美麗的細工製物，有時襯着那黃灰色的沙漠地，更覺悅目可觀。

中午時到沙泉子，此處的水最爲惡劣，帶銅腥味，而且鹹澀得很。在沙泉子略事休息，即又前進，日落後，沙地下似乎有冰冷的寒氣滲透出來，使人肌骨皆寒，大家立刻又加上了一件棉外套，於是沉寂就籠罩了一切，只有那懸在車軸上的駝鈴的，合着韻節的朗朗的響聲，在沙漠中幽幽地傳着。我們靜觀那月牙似的新月升上又落下去；我們凝視着那些大星慢慢地移過天空，而在地平綫上則有那壯麗的火光在閃爍起落；車夫以手中皮鞭拍擊一下騾子時，便有微細的火花在黑暗中一閃而逝；沙漠的寂靜，黑暗和孤寂，產生了一種同白天迴乎不同的氛圍，多麽的奇幻壯麗啊，沙漠之夜。

三　苦水與煙墩

我們旅程的道途還很遙遠而艱苦，淸晨到了苦水，前面九十里至烟墩，那也是沙漠中的一片沃地。我們在苦水見到一羣運給養到猩猩峽去的駝隊。而我們的車夫還找到了一隊回哈密去的騾車大隊，他們建議同我們一路作伴前進，所以我們的旅程便平添了許多樂趣和熱鬧，有時車夫們競馳爲樂，往往弄得車綠同車身脫離傾側在沙地上才止，費了許多工夫始修理好了，重又上路。

同時我們也往往下車步行，在沙漠中顛蹶前進。將近烟墩時，太陽還很高，陽光燃燒似的炙人，使人焦熱得不能忍受，更苦於無處可以暫時蔭蔽。回哈密去的車身隊的車子上面有幾只奇怪的大木箱，我們便去蹲在後面暫避陽光，可是箱中不住地發出一種臭味來，不由人覺得非常奇怪。我們就問這箱子裏裝的是什麽東西。一個人回答說：「是死騾子，我們已在路上死了二只騾子，就將它們裝在木箱裏，帶到下面一站去可以賣給鋪子當騾肉出售。」這眞是一種奇怪的商品！

烟墩這塊沙漠中的沃地，比我們進新疆後最初一路所過的任何地方爲大。它有一家雜貨店鋪，可以買到自來火，香烟，雪茄，小毛巾，面布，香料，藥物以及質地惡劣的紙張等等，除此以外，這家雜貨鋪還是一個郵政局。在那高峻而懸垂的山崖上面幾家小客棧形成了一個村落。峭壁上滿處都是洞穴，像峯窠一樣，野鳩就在裏面建起了他們的家庭。一羣羣的野鳩時時掠過那山崖之巔和峭壁的前面，翼子映着日光泛出美麗的金黃色彩。山崖上反射出來的熱氣非常厲害，所以我們就在那小客棧裏歇了下來。所謂房間是沒有窗的，全憑屋頂上的一個小洞流通空氣。此種小房間，初看時似乎決不會有任何舒適可言。因爲它只有一口碗櫥那樣大些，而且非常黑暗，室內又給一座土坑佔去了大部份地位，只存一條狹路以便出入和行走。屋頂下面的天花板是用乾草鋪成的，描寫不

出的污穢齷齪，遮着一層墨黑的煙，這是燒坑的糞穢冒上去積起來的，所以還帶一種難聞的氣味。而且那作爲天花板的乾草已經鬆散，草桿紛紛拖垂下來，你睡在坑上時，離開臉龐只有一二尺了。

屋頂上的那個小孔穴只有普通烟突那樣大小，可以流通空氣和漏進陽光來。如果關上了這個小洞，因爲室內別無窗洞，頓時就全屋漆黑了。可是據富有經驗的旅客們說來，此種小洞似的房間有許多好處：(一)火燒似的陽光不能射進來，旅客可以安然入睡（因爲大半的旅客都在日間休息；）(二)那種酷烈的熱氣不容易透入此種土房；(三)因爲房間黑暗，一關上門以後，那蒼蠅便不喜歡這種黑暗，而立刻從屋頂小洞中飛出去了；(四)可以避戈壁的暴風和旋沙；(五)竊賊不能進來，倦乏的旅客儘可安然入睡，決無在熟睡時失去東西之虞。有此數種長處，所以我們笑說簡直比上海的國際大飯店更好了。

我們這次足足睡了好幾小時，才神清氣爽的趁着晚晴重又上路了。

四　長流水

一夜的旅程將我們帶到了著名的沙漠沃土稱爲長流水的地方。我們在月光中突然看見了一棵樹，自離安西以來到此才看見第一棵樹木，大家都覺得特別高興，倦乏的騾馬嗅到了那清冷翠綠的氣息時，不住的搖頭擺尾起來，而那騾夫更快活的說道：『好了，我們的難受滿了，困苦已經完全過去了，現在我們可以有清甜的水喝了。』

有幾家客棧，但是都已擠滿了人，我們終算在一家破敗的小客棧裏找到了住所。老闆不在家，由老闆娘出來招待。坑裏的羊糞燃起來了，水開了，於是我們就先喝了一杯『清甜水』煮的香茶，隨後又吃了些東西，便安然入夢了。

在這長流水的沙漠沃地一帶居民頗盛，而各處客棧的場院中，也停滿了從哈密運貨來此的農村牛車，我們也得以買到了一些菜蔬和一個哈密瓜。我們在長流泉旁邊閑了幾小時，泉水汩汩地流着，樹蔭遮去了酷熱的陽光。泉旁時有女人們來汲水，我們的女同伴們便和她們閑談。長流泉確乎是一個優美的休息地方，而在沙漠中尤爲難得，可惜我們不久又離它前行了。

五　黃蘆崗

次日破曉時抵黃蘆崗，地質至此而變，村莊掩映在起伏的斜坡中間，四圍叢生高而長的草，成爲牲口的豐富的原料。我們看見許多牛羊，都偃臥跪伏在粗長的草叢上面，不住用頸項在草中摩擦，因此那些草都被壓得同地一樣的平了。當地的形勢非常奇異，使人頗足觀賞。午後我們到村內去散步，村里居民不少，有個回教寺

院，有羣孩子圍着一個回教僧正在學習可蘭經。這些孩子都是附近突厥人家孩中的後裔，因爲當地的土著人民全爲突厥人種，但開客棧的都全是中國人。

我們在這裏碰到了一次小小的不幸，有個車夫自告奮勇去煮飯，忽然在牆洞中看見外面地上滿滿的長着許多毒菌，他也不懂，只知菌味鮮美可以佐食便採來放在麵裏預備吃一頓新鮮晚飧了。我們也不知道是毒菌，也就讓他去燒。煮成後潑出來的麵湯，成爲一種灰色而黏滑的汁液，面上滿是油泡，上口便使人作嘔欲吐。我們嚐了一嚐就放下了，吃的多的一會兒功夫便中毒生起病來，我們都急得無法，村人跑來一看，才知吃了毒菌。幸而都中毒未深，黃昏時毒力減輕，人也就恢復過來了。我們及其他中毒稍輕的人，幸各始終無恙，不過以後是深具戒心了。

離黃蘆崗前進，我們就到了榆谷集，在村塘旁邊找到了一個很大的空客棧，清潔而又舒適，便在那裏度過了靜寂的一夜。現在我們離哈密只有三四十里路了。所以次晨一清早我們就起身出發，大家都感覺到非常的興奮，因爲我們今天就可見到這有名的故城了。起初我們走過一片起伏的草原，後來又穿過了一帶沙地，此時我們都帶着輕快的心緒，以及一種說不出的快樂的感覺，攢程前進。

六　西北的天堂——哈密

（一）哈密概況

哈密是我們在新疆省內第一次到達的最大的和最肥腴的沙漠沃地。離城十餘里時，我們就看見一片極好的耕植原野，水道繁多，一望盡是稻棉稷玉蜀黍和蘆粟田。穿過了一帶優美的森林，我們就到了哈密城。頭上是潔無片雲的青空，遠處是覆雪的羣山之顛，陽光映射，顯出一種壯麗的景色。此時，忽有一羣穿猩紅色長衣和飄着白色面幕的少女，從大路上趕下來追一羣刁頑的騾子。她們是那樣的健美而又那樣的嬌豔，眞可以說是使人爲之神往了。

哈密的美麗，超出在我們當初的想像之外。我們所住的那家旅館，正在城中大商區的地段內，老闆是位有錢的回教徒突厥人。旅館的廣場上兩邊都有花畦，建築很好的房屋環着廣場矗立。我們住的是套房，共有三間，各有內門可通，陳設也頗美潔。旅館內未備馬廐，所以我們的騾馬和車夫便住到另外一家普通客棧中去了。因爲老闆是回教徒，所以他通知我們不能帶豬肉豬油等食物，也不能用豬肉之類沾污他的用器；一經沾染，他們便棄而不用了。

吃飯時，老闆送給我們一個哈密瓜，這是當地著名的物產。至於菜餚也頗精潔，有牛羊肉茄子荳和胡瓜片，并有甜水煮的香茶，最後還各人有一盆甜瓜片，我們都吃得非常滿意。原來這家旅館是

供給在哈密有長時期逗留的旅客們住的，所以還備有熱水浴室。我們自離酒泉以後，因爲一路上的水吃和用尚且不夠，已經好久沒有洗澡，現在是第一次的洗了個極暢快的熱水浴。

以人民居留地段的不同來說，哈密城可以分爲三個部份。我們休息以後，便到各處去散步和遊玩。城內有一處建築得很好的土城，據說卽爲可汗宮所在之地，漢人稱爲王爺府，自元代成吉斯汗以哈密傳給其子孫以後，哈密卽永爲可汗所統治，迄至民國才廢，距此土城不遠之處另有一城，其間卽爲中國當地政府及軍營所在之地，中國人民有大部份居住其間。在這二城的外面，中間及週圍，便是熱鬧的大街和上面有幕遮着的貨物攤，形成了突厥人和漢人的商業中心。此外尚有一個回回城，回回俗亦稱漢回，還有幾處美麗的公園，中間奔流着一條大河。城郊附近的一帶土地，大半爲菜圃。以外則這一片沙漠沃地（南北約二十里，東西約十五里）盡爲突厥族農民的耕種田地。

（二）哈密的婦女

我們的旅館老闆共有四個妻子，她們就住在後花園內。其中佈置精美，花木茂盛。而她們的閨房更其華麗，四個太太已經生了一羣很好看的孩子，此外尚有一個寡婦親戚及其女兒和她們住在一起。

老闆的妻子和女孩子們，都穿着華美的衣服。那是用整塊的布做成的，只在頸項那裏開了一個洞，頭鑽進去以後，再用帶束在二肩之上，衣服一直拖垂至足踝，就是小孩子們穿的衣服也是這樣長的。女人的面上都覆了一塊面幕，往往是用白洋紗製成的，但也有用彩色的絲織品的。面幕直從頭部垂到膝頭，連手都可以藏在裏面，但她們在卸下或掀起面幕時，手術却又非常靈巧。已經出嫁的女人不帶面幕，她們似乎要自由得多。這班回教女人都長得高大而又漂亮。皮膚作健美色；而那飄舞的面幕更大大的增加了她們的美麗，藉此還可充分表顯出俏麗和弄風情的姿態。逢到驚喜或含羞時，她們的俏面龐又可立刻在面幕後面逗人似的掩藏起來了。至於那班年輕的女人們，則在額際束了黑色緞帶，兩端分垂到胸前。她們的脚都是踝着的，在家裏時穿一雙平底拖鞋，出門時就換上長統靴，赤足套了進去，但有時她們的足上也穿着綠色天鵝絨的繡有金錢的短襪。她們頭上戴的是種圓形的無邊的帽子，戴在面幕上面。不過在哈密的突厥族婦女，她們所戴的帽子有各種特異的樣式形狀和裝飾，和其他各城市內突厥族婦女們所戴的不同。

哈密的土著人民，尤其是女主人們，素以好客出名，這大概是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然。因爲處在大海中的孤島上的人民也往

往都有好客的風習，而哈密正是沙海中的一個唯一的青綠沃土之孤島啊！

（三）物產與商業

哈密盛產各種物產，足供本地居民而有餘。而那許多的花園，溪流和奇花異草以及豐富的果實與菜蔬，實使哈密可受「地上天堂」之名而無愧；西北一帶的人民確乎也視哈密爲天堂之地的。

哈密城內里坊及水道很多，而那些熱鬧的大街和商場也可使人爲之目迷五色。這兒有亞洲各地的人民聚集在此，自由自在地混雜在擁擠的通衢之中，但是他們仍頑固地保守着各自的貿易和商業方法以及服裝言語及習慣等。所有的市場賣菜人都是河北人，大半講着天津話，而錢莊和兌換店則都在山西人的手裏；銅匠和旅行小販大都爲湖南人；至於釘補磁器的則完全是四川人。他們往往喜歡同你談到那遙遠的四川家鄉，這班商人們所賣的貨物的性質也有種族上的區別。紡製精美的棉布和絲品以及其他精細的貨品都由漢人獨佔經營；但是那種華美而有粗紋條的棉布毯子馬鞍袋以及一切羊毛織品却全由突厥人在那裏出售。至於那班纏回則能製極精美的帶黃金色的麵餅，中國人做的遠不及他。水菓和菜蔬雖由中國人種植，而出售的則是突厥人的店鋪，他們的櫃台上充滿了胡蘿蔔，茄子和各種各式的荳，還有一種荳莢。足有一尺長而形狀是圓的豆類出售，叫不出是什麼名稱。而特別多的是南瓜，這是古哈密之由來，因爲哈密二字的意義，就是「南瓜之沃土。」此外玉葱大如橘子的多汁的青椒，芹菜，萵苣和胡瓜也極豐富，但是那豌荳和蠶荳此地却不作菜蔬用，只供爲牲口的芻料，所以那班天津來的賣菜人是不種的，它們都播種和生長在纏回農民們的田裏。

這時尚非菓實最多的季節，但市上已有小蘋果可買，而那第一次成熟的西瓜也可購得了。新疆省最好的一種西瓜就叫「哈密」皮紋如網，體積甚大，瓜瓤淸脆堅實，顏色以橘色爲多，也有白色的，都有極好的香味。至於普通的西瓜則大小不一，像中原的西瓜一樣，不過一種有一種的名稱，爲中國人所喜食。種瓜的本領，哈密本地人具有最好的藝術，他們在沙地或砂礫地帶上面，選擇出最好的土地來播種瓜實，終使每個瓜都種在乾燥而炙熱的沙地上，因爲這種沙土可以吸收去陽光的焦熱。至於種瓜人則必須在他的瓜園中不息地工作，澆水，修芟，整除和剷除蔓草，而當西瓜將近成熟的時候，他們更日夜不息的輪流守在旁邊，不能離開一步。瓜實初熟時，外皮柔軟，種瓜人便在每個瓜上刻上他自己的暗號，帶熟瓜落後，那暗號就成爲白而硬的痕跡，或凹或凸的顯出在瓜皮上面了。

三九—四一〇

(四)回回城與漢城

一天我們跑去逛回回城。走進城門時，就看見一個白鬍鬚的回回老人，戴了頂白頭巾穿件長袍，悠閑地走來。他的身旁跟着一個身軀高大而姿態美麗的女人，穿件淡藍色的棉布衣服，臉上披着白色的幕，頭上頂了個水壺，似乎是那個老回回的妻子。看見了他們二個人，我們就好似已經到了阿拉伯一樣了。他們的語言不大好懂，而這班漢回也往往為了需要舌人的緣故，另雇一個能說漢回二種語言的中國女人，置在他擁有多妻的閨房之間。

回民居住的房屋和中國人的并無顯著的差異，不過室內的土坑要低得多，而且也不燃火的。坑上面鋪了漂亮的毯子。客人上坑時須脫去鞋子，這是他們歷來的習慣如此。他們的衣櫥也特別來得漂亮，台子上面，永遠放着一只高大的黃銅碟子，這是用來盛波羅飯吃的。所謂波羅飯是一種牛羊肉混和牛油加香料煮成的飯，這是回回們每天吃着的東西。此外桌上尚有預備飯後盥洗用的銅盆銅壺等等。

每個回回的家裏，大半俱討有幾個妻房，也生了許多孩子，因此他的人口增加得非常快，並且還有移民遷來居住，所以哈密的回回是一天比一天在多起來了。

回回城內尚有一棵特異的柳樹，據說也是哈密勝物之一，所以我們也就跑去一觀。這棵柳樹是大約五十支左右的幹軀集合而成的一棵大樹，千奇百怪地互相糾曲縱橫着，還長着各種奇形怪狀的節瘤，枝葉紛披，遮掩了幾個大廣場。但據說這千枝萬椏却是從一個根上長出來的。我們觀賞之餘，亦為之稱奇不置，無不認為是少見的奇物之一了。

第二天下午我們就跑去玩漢城，就是中國人居處的地區，其情景同內地的中國城市相同，商店和貨攤極為衆多而熱鬧。這兒的商人做賣買是很客氣而遷就的，買客所購的東西帶回家去後，如不滿意可以退換。此種風氣已經成為一種習慣，很少因此而發生爭執的。

我們走到一家鋪子裏去買東西，揀了幾件日用品，覺得標價太貴，我們就回價。老闆很殷懃的說：『小店是不二價的，決無相欺之處。』我們就說帶的錢不夠，回來再買吧。老闆就立刻招呼學徒們款待我們，笑着說道：「你們是遠方來的貴客，請稍坐一下，再喝杯茶吧！」這樣交易就成功了。臨走時，老闆還直送到我們上車。

(五)歷史上的迴溯

哈密本係我們中國人所稱的名字，突厥人呼之為「卡默爾」，因此哈密之突厥人卽稱為「卡默列克」人。據說突厥人在古時有種奇異的習慣，凡有生客到來，主人不僅預備房間請他留宿，而且

還將妻子送出來陪伴客人過夜，和愛斯基摩人的習慣相同。至於突厥族的婦女確乎長得非常漂亮，而且具有非常的肉感美和情慾，她們對於丈夫的這種命令是服從的。後來到了元朝就下令禁止，但三年以後，突厥人民認爲此種古風係一種表示對神的尊敬，神亦因而可以降福他們，不應廢止，所以要求恢復古風，結果此風仍復倡行起來了。但久後隨着年代的變遷和潮流的淘汰，此種風氣也就漸漸的無形消滅了。

突厥民族確是一種俊美的人民，而且由於哈密這片沙漠沃地的特殊的地理環境，造成了他們的一種特異的性格。他們的血液中，混和着居住在中央亞細亞高原上的每一個種族的傳統。

哈密之最初的居民及其開創者，是一種所謂古代的猶格耳斯人。他們本住在阿爾泰山脈區域內的準噶爾北部的地方，被蒙古人所驅逐，遂移住到天山二邊的一帶土地上來，特別是在迪化（即烏魯木齊）吐爾番和哈密之地，所以哈密也稱爲準噶爾之鎖鑰；他們後來卽爲卡默列克人。其初本奉佛教，後來忽改信回教，成爲了頑強的回教人民。在以前廢清的回教徒暴動年代時，哈密曾一度淪爲瓦礫之場，後來卽成爲開拔前來戡亂的清軍鎮壓回亂的軍事根據地，前清光緒初年時，有個俄國旅行家曾講到哈密的狀況，說它已淪爲荒墟而成了清軍的駐營之地，可爲明證。但其後哈密又逐漸繁盛起來，成爲新疆的一大都會了。

（六）複雜的居民和有趣的種族

哈密一帶的人種非常複雜，幾乎各族和各國的人民都有。有中國人，東干人，突厥人，蒙古人，卡默列克人（卽額魯特族）哈薩克人，吉利吉思人，那卡人，滿洲人和俄國人。

在哈密的漢族男女，其成份全國十八省的人民都有，他們的職業包括官員，軍人，商人，移民已到西北來找尋好幸運的人們，也有許多是背井離鄉的游子和法外之徒，後一種人是不敢再回到玉門關來的了。此外尚有舊時的各階層的終身充軍犯們所留下來的子孫，他們卜居哈密往往已有好幾代了。哈密的一切生活習慣，雖和中原完全不同，但漢族人民却頗具適應環境的能力。至於那班突厥人民，雖然都是強勇和頑劣的人物，然中國人民仍能與之安然相處，互相交際往來，不過在另一方面，漢人仍頑固地保持着自己的風俗和習慣。

我們中國人稱之爲回回的東干人，我在甘肅省時已經看見過，但以新疆省內爲最多。東干人的來源已經難以查考，外國人初見東干人的青年們時，往往驚詫以爲是「漂亮的阿拉伯少年。」他們的頭髮不完全是黑色的，他們的姿態都很強悍，而男人們大半留長着短而捲的棕色鬚。他們完全是極固執的回教徒，不吃豬肉，

三九—四一二

不飲酒，而且也不沾染雅片煙。前清時代的回民之變，他們便是領導者。

當地漢人稱之為纏回度突厥人，大都是農民。東干人的言語，說的是中國話，而突厥人民則有他們自己的語言。這種語言整潔而優雅，素為一班語言學家所稱道。當地有句俗諺說：「阿拉伯語是科學，波斯語是糖，印的語是鹽，突厥語是藝術」。

在這天山北路一帶，蒙古人也頗為衆多，他們的壯健粗野的體態，良善的性情，扁平的面孔，以及簡樸的孩子似的，神情同西藏人民很相似。蒙古人是遊牧民族，其生活方法即靠畜牧，但他們同時也就是竊取牛羊馬匹等的能手。他們的腰帶上老是插着一把刀，但逢到發生爭噪時，他們抽刀的手法還沒有纏回迅速，因為纏回的刀是藏在長統靴子裏面的，一手飛起的瞬間，刀已森然在握了。蒙古人民信奉佛教，同其他信奉回教的遊牧民族比較起來，他們的進步是很緩慢而稀少的。

卡爾默克人同蒙古人種不同，你和同他們熟識以後，便立刻可以看出二者之間的差異來。他們的家在焉耆，伊犂和阿爾泰山內，而在迪化城內的大街上到處可以碰到他們的。

哈薩克人，是一種回教徒的遊牧民族。他們的頭上頂着一頂特異的帽子，足上套着高跟的長統靴，你永遠見不到他們的雙足。俄國人稱他們為吉利吉思人，以別於哥薩克人。而哈薩克人同哥薩克人之間，實際上是毫無任何關聯之處的。哥薩克是俄國人，他們在帝俄時代握有好些特權，而以服兵役作為他們對帝俄的酬報，世稱的哥薩克兵即是他們。

我們有時也看見一種人民，他們的形式，樣子和神態極像歐洲人，男子都生着像克里米亞人的鬍鬚，而女人和小孩的衣服同歐洲人極為相似，不過足上穿的全是長統靴，甚至連小孩子們也是穿的這種長統靴子。他們的膚色很好看，姿態優雅，而且長得頗為漂亮。他們就是「那卡人」他們的這種名稱得之於十三世紀時，一個克里米亞的韃靼領袖，他曾經率領蒙古軍隊勝利地長驅直入歐洲，捉回來了許多基督教囚徒。這種那卡人也是回教徒。

有一種從伊犂的哈爾約地方來的滿洲人，他們都是前清乾隆時從軍有功人員的後裔。乾隆帝為酬報他們祖先的功勳起見，賜給了他們許多封地。他們以住在伊犂的為最多，所以旗人土話在伊犂極為流行，較其本土為盛；準噶爾地區內也有他們的殘餘後裔存在。

請以旅行雜誌介紹給你的親友

川滇公路紀行

——由昆明至瀘縣——

梁有烈

瀘縣舊稱瀘州，位於四川之南，當長江沱江之匯，後握滇黔北來之衝，山環水帶形勢之雄，爲川南第一，故有「天生重慶，鐵鑄瀘州」之稱。在川滇公路未通車以前，昆瀘旅客例須先由昆明經貴陽至重慶；由重慶乘上水江輪（或飛機）始達瀘縣。（公路亦可通。但須繞道隆昌；）另一途徑則由敍府（即宜賓）乘下水江輪至瀘縣。然昆敍之間，在敍昆鐵路未全線通車以前，只有馱運道路可通，尚無公路之設，不適於行旅往來。今者川滇公路全線通車，川滇交通，爲之縮短，比來運輸車輛絡繹於途，由滇載貨入川，復載川貨至昆明，轉運至海防及仰光出口。此路之修成，可謂國家人民一切需要之偉大建設也。

計由昆明至瀘縣全程九百十五公里，費時約四日半至五日。其行程如下：

行程日次	起站	餐站	公里數	宿站	公里數	全日行程（公里）
第一日	昆明	曲靖	一六〇	宣威	九九	二五九
第二日	宣威	哲覺	八三	威寧	九六	一七九
第三日	威寧	黑章	七七	畢節	九八	一七五
第四日	畢節	赤水河	八九	敍永	九五	一八四
第五日	敍永	瀘縣	一一八			一一八

作者此行因鐵路公務往返昆瀘。但以種種關係，未能完全依照預定行程。計去程七日，回程六日半，留瀘十六日，離昆共三十日。茲將行程經過分述如下：

三月十六日　在本局運輸課與同行者童迪民周克商錢景淵三君於九時攜同簡單鋪蓋，乘小客車赴汽車修理廠。至時則福特V—8二公噸半運車七輛，整隊待發。乃以行李轉載運車，蓋以小客車載重量祇半公噸，除作者等外，尚有赴沿途各站職員也。十時許出發，沿敍昆鐵路路基行駛。小客車輕巧舒適，速度亦高，十二時抵易隆。以運車落後頗遠，乃停車進午餐。客飯每客須一元，價亦不廉。飯後，運車亦到，相與加足汽油，一時許離易隆。路途平坦，路面亦佳。司機以常在此段行駛交通車之故，駕輕就熟，以每小時四十餘公里速度前進，於二時抵曲靖。

曲靖扼滇黔往來之要衝，爲滇東之門戶，昆筑（或筑昆）旅客如能趕至平彝（或昆明）則在此午膳，否則留宿在此。加以川滇公路通車以後，往來車輛增多，車輛之停宿者日達七八十輛之多，是以地方雖小，而市面相當繁榮。旅館有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川滇公

路站內，）樂羣大旅社（中國旅行社特約招待所）西南大旅社等。城外亦有小旅館數家，但俱不清潔。飯店有曲園等數家，是時以運車遲到二小時，不及趕至宣威，決宿曲靖。乃於關室西南旅社後，散步城內。聞曲靖有晉爨寶子碑在縣立中學內，按址前往一觀。碑尚完好，然余生平不解臨池，於碑板尤屬門外漢，緣為前代古物，乃由校役介紹一張姓者，搨此碑數張，留贈親友；每張取值一元，亦不貴也。夕間遇同學劉君夫婦係乘復興公司車赴渝者，亦宿於此；又悉中央造幣廠友人赴渝車輛同日抵此，乃往樂羣旅社與彼等面談，明日至霑益，即分道揚鑣矣。

三月十七日　晨起，造幣廠車因須趕至安南宿站，故先吾等而行，遂不及與諸友道別。早點後，諸車已加油待發，九時啓行，不久即過霑益，是處為與赴貴陽公路分道之處，沿途路面平坦，車行迅速。十二時許抵宣威，以不及到威寧，不得不以一日行程分作二日，乃決宿宣威，下榻中國旅行招待所，（旅館尚有匯豐等）地方簡潔，統房每人一元，客飯八角，頗合行旅之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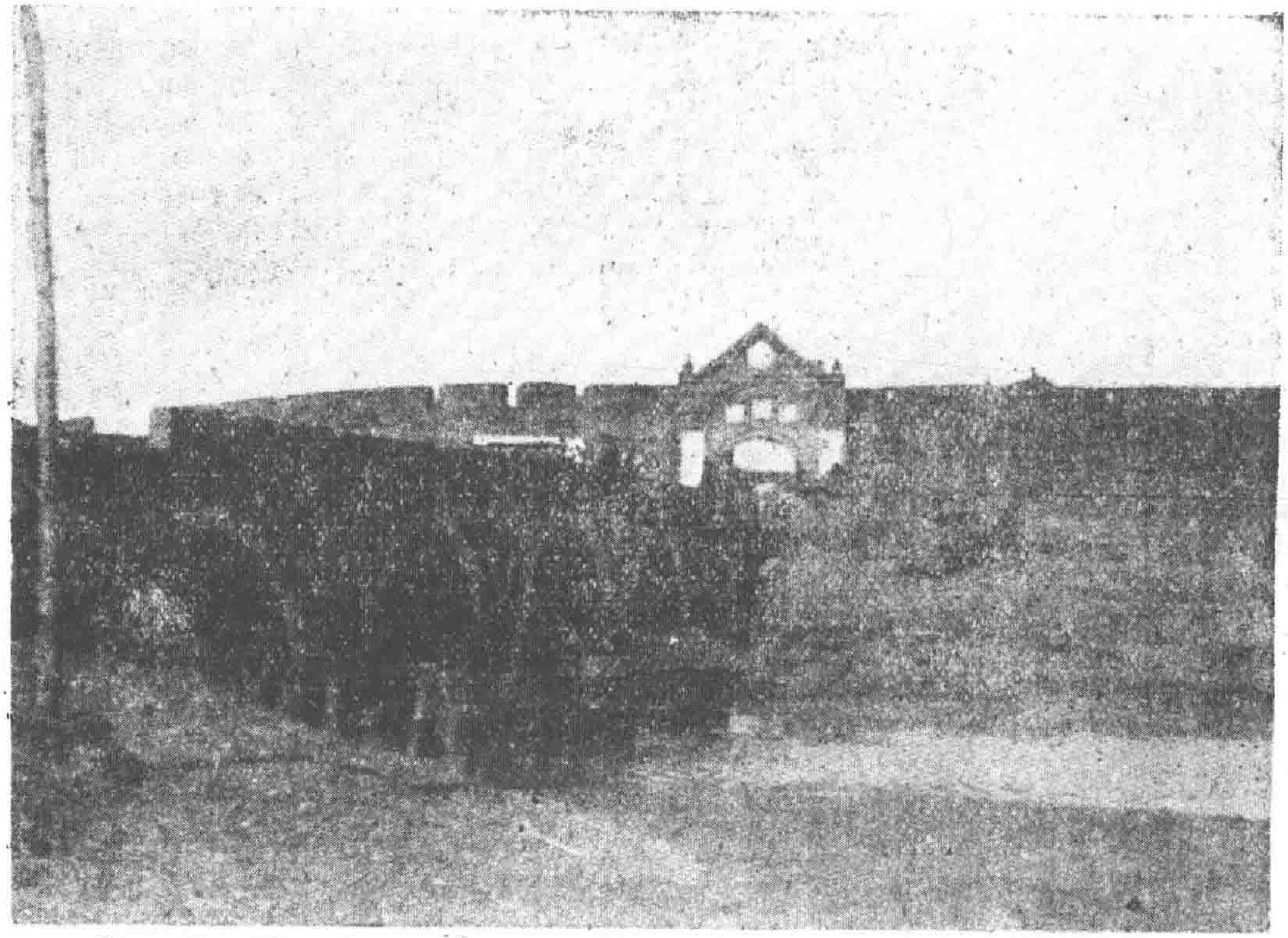
午飯後，遊覽全城，宣威在滇省，以產火腿著名，但未見有出售者。後悉此地五日一市集，非在期內，如無當地嚮導，絕不知何家有火腿出售也。



曲靖縣府署前

三月十八日　早起在旅行社招待所進粥（每客四角，頗為適口）後予先出外指揮挑夫搬運行李，而時錶竟遺枕下，幸侍役發覺，交同行錢君，否則將為予之意外損失矣。爰誌之以示中國旅

三九—四一六



宣威城門

行社對侍者之訓練有素。八時半離宣威。以小客車須供他段人員之需，乃改乘運車疊舖蓋於所載貨物之上，爲坐墊，尚覺舒適。離宣威後，由坦途而入崎嶇，一起一伏，一灣一曲，全屬循曲線上坡之路，引擎嗚嗚而鳴，汽油臭味薰人，蓋以第一二擋最大力量登山也。行行重行行，一山又一山，十二時許，抵哲覺（亦名哲脚）惜中國旅行社是處未設招待所，只當地人所辦餐舍一間，飯菜奇劣，且不清潔，未能果腹。加油後，繼續駛行，車輛時而上下跳動，時而左右顛撼，汽油臭氣，復中人欲嘔，不覺頭爲之昏，腦爲之漲。已而草海在望，知去威寧不遠，心神爲之一暢。繞草海而行，越一小山而達威寧縣城門口萬壽宮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前，是夜卽宿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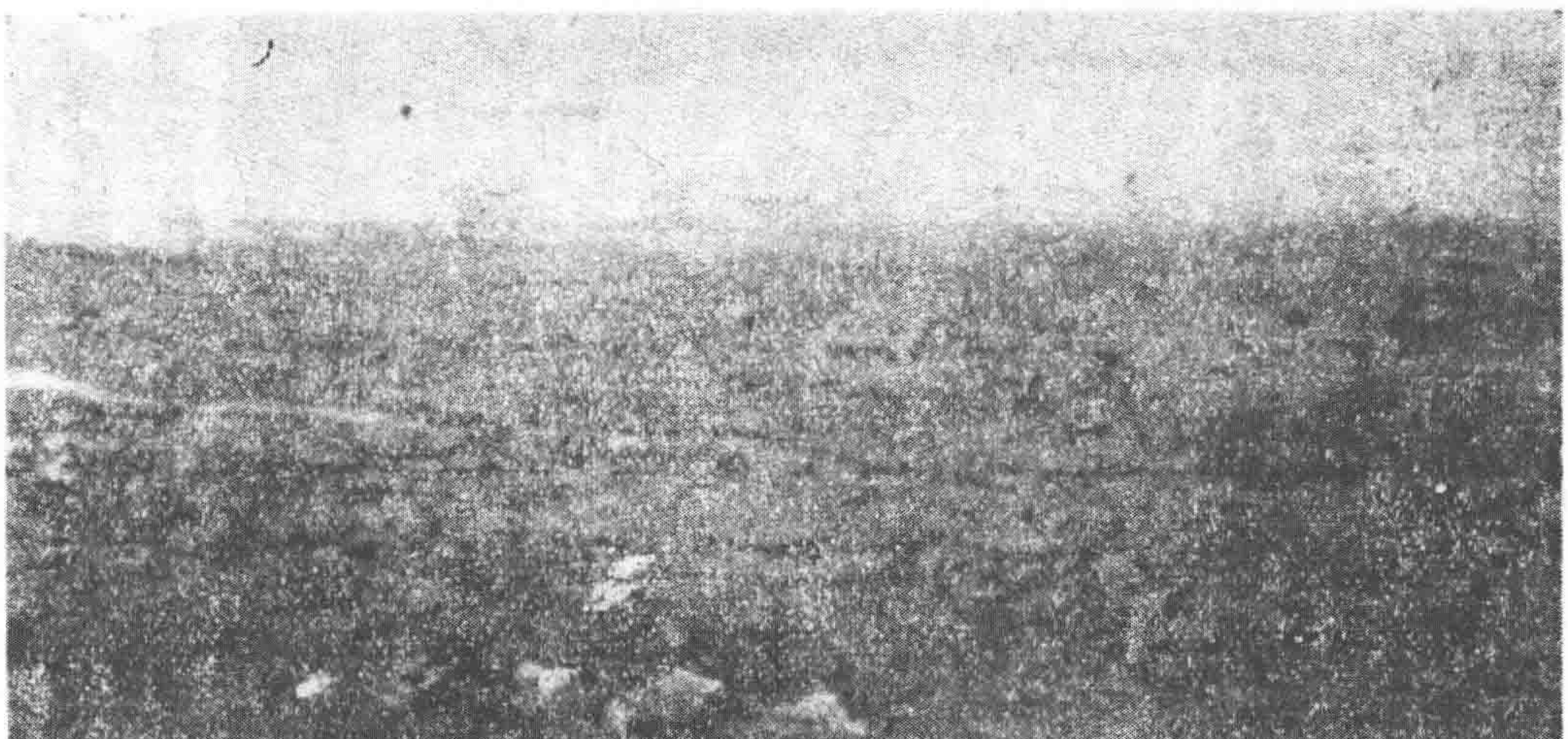
威寧縣治在黔省西端峻嶺上，人民貧苦，鶉衣百結。地勢拔海二千餘公尺，卽明之烏撒府，七星關外之咽喉也。傍山爲城，西南濱草海，山光水色，景色宜人。野鴨成羣，浮游其上，灰鶴三兩，優游自適。湖濱阡陌相連，綠秧一片，誠世外之桃源。而沿湖綠柳垂楊，迎風飄舞，更令遠方游子作遨遊西湖之遐思矣。

三月十九日　早起進粥後，汽車換胎及修理電池，九時出發。天色陰沉，寒氣襲人，傍山行駛陡坡急灣，不知凡幾。司機張目凝神，提心吊胆，以防失事。兼以昨宵大雨，泥濘不堪，目眺前車，如船行河中。越過高山數座，又沿坡直下，一瀉十餘公里。於正午抵赫章（黑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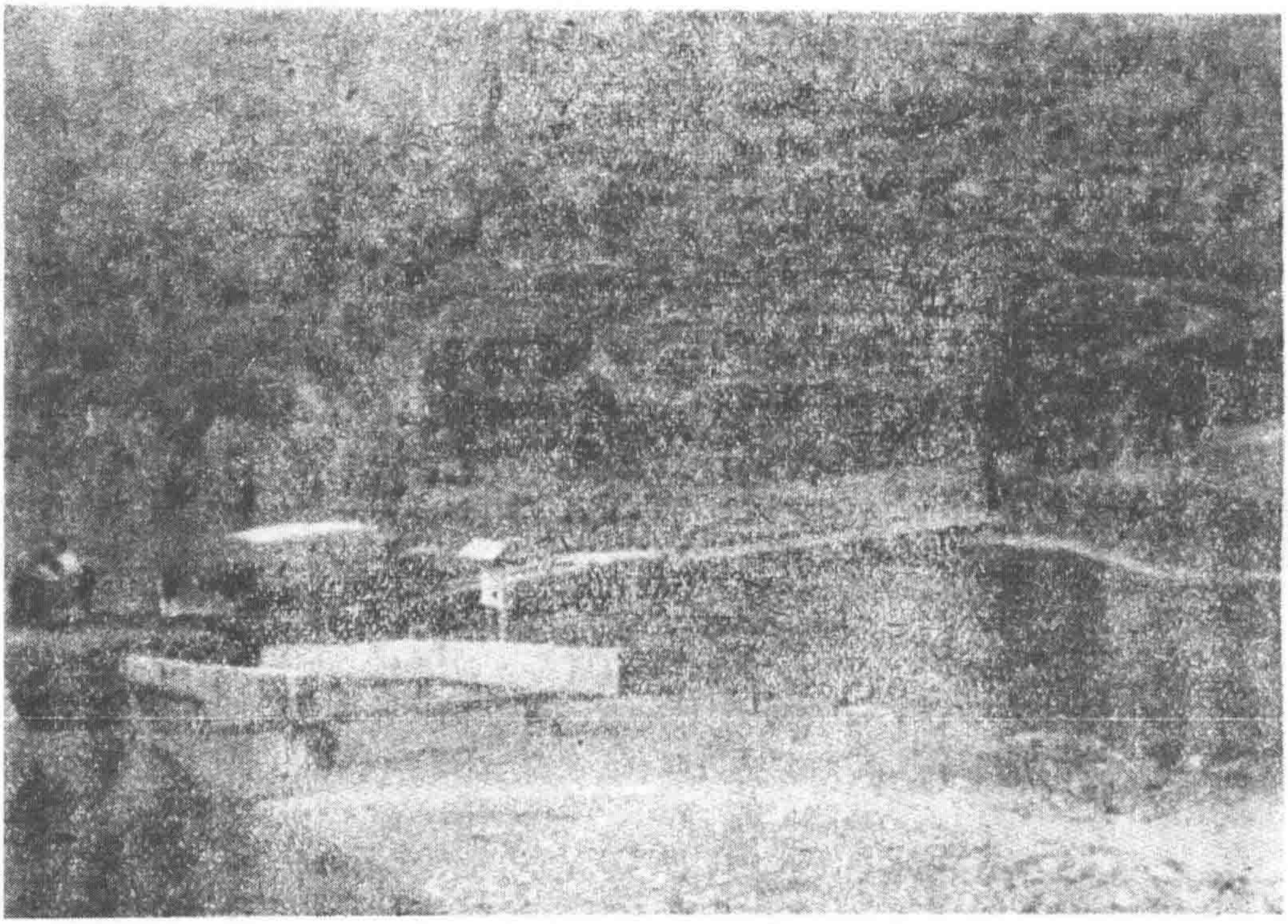
哲覺附近之色居樂

就膳川滇公路站內中國旅行社招待所。飯後，候諸車加油，二時離黑章，繼續前行，路頗險峻，沿峭崖行駛，其工程之偉大，無處不令人嘆服。而崖邊石壁炸藥痕跡，依稀可辨，具見工程之艱險。不久在七



威寧遠眺

三九—四一八



七星關渡口

星關渡河，是處橋工未竣，連船作渡，尙稱便利。七星關形勢險要，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雖有十萬雄師，機械部隊，空陸並進，恐亦不能剋服天險而撼其分毫也。已而一車油門損壞，修理半小時之久，而中途又以川滇公路貨車一輛陷入泥中，前路被阻，俟其起出，又被阻半小時。司機深恐不及趕至畢節就宿，故加足速率，愈行愈速，達每小時四十公里以上。惜以欲速不達，薄暮六時許，一車頭燈失明，盲目前進，危險堪虞，停車修復，已耗半小時。繼續前進，在離畢節四十公里處，一車又突陷路中尺餘深穴內。幸以車上備有跳板，於卸下一部裝載後，以大石作支點，盡十餘人之力，將車起出；深以爲可安然抵畢節矣。乃前進少頃，車燈又告損壞，修復前進，趕抵畢節已八時許，以未知中國旅行社招待所所在，投宿新生活大旅社（旅館尙有八一三等）。本日沿途所經，多屬荒山峻嶺，怪石嶙嶙，樹木亦不茂盛，具見貴州省之窮苦。過黑章後村落較多；則爲黔省較富之區，山淸水秀，民豐物阜，村民無論男女老少面目豐潤，與江浙人頗相似。車每經一村落，兒童夾道歡呼，蓋在公路通車以前，汽車未經見也。本日疲極，在旅社夜飯後卽就寢。

三月二十日　本日因聞前路較前更爲險峻，乃令司機休養一日，並檢查車輛，因此機會徜徉全城。離昆以後，深覺飮食費用，愈走愈廉，蓋由於米價較昆明爲賤之故也。

三九—四一九



貴州威甯之苗民

畢節位於黔省西北，隣近川滇二省，爲羣山中一盆地。由川滇公路可以北通四川，南通雲南，另有公路，東南通貴陽，爲川滇黔三省交通中心，爲黔省西部軍事重鎮，亦工商業之一小中心區。地頗富庶，而人民面目清秀，有江浙人士之風。川人旅此經商者頗多，類皆以白布纏頭，聞川俗如此，防空部曾下令禁止，而不能遽改。

三月廿一日　早七時半開車，甫出旅舍，諸車已在檢查站相候，未及進點，即行登車。出畢節縣城，路愈行愈險，昨夜似經大雨，泥深盈尺。後車沿前車輪轍而行，路面更形糜爛。川滇公路貨車一輛，陷入泥中，幸而立即起出，未礙吾等前進。然行不數里，以車輛跳動過烈，一車鋼板折斷，須拆下更換，始能前進。乃相約在赤水河相候，繼續前進。十二時許，抵赤水河，河爲川黔兩省天然疆界，河南屬黔，河北屬川。水流湍急，澎湃之聲，如萬馬奔騰，聲聞數里。赤水河大橋，尚未竣工，暫時亦係連船作渡，往返尚便。在赤水河午膳，並候在途損壞之車，到達後，始行前進。乃該車於三時許始抵達，已不及趕至敍永，乃決宿赤水河。是處本非宿站，無旅館設備，乃投宿鄉人小旅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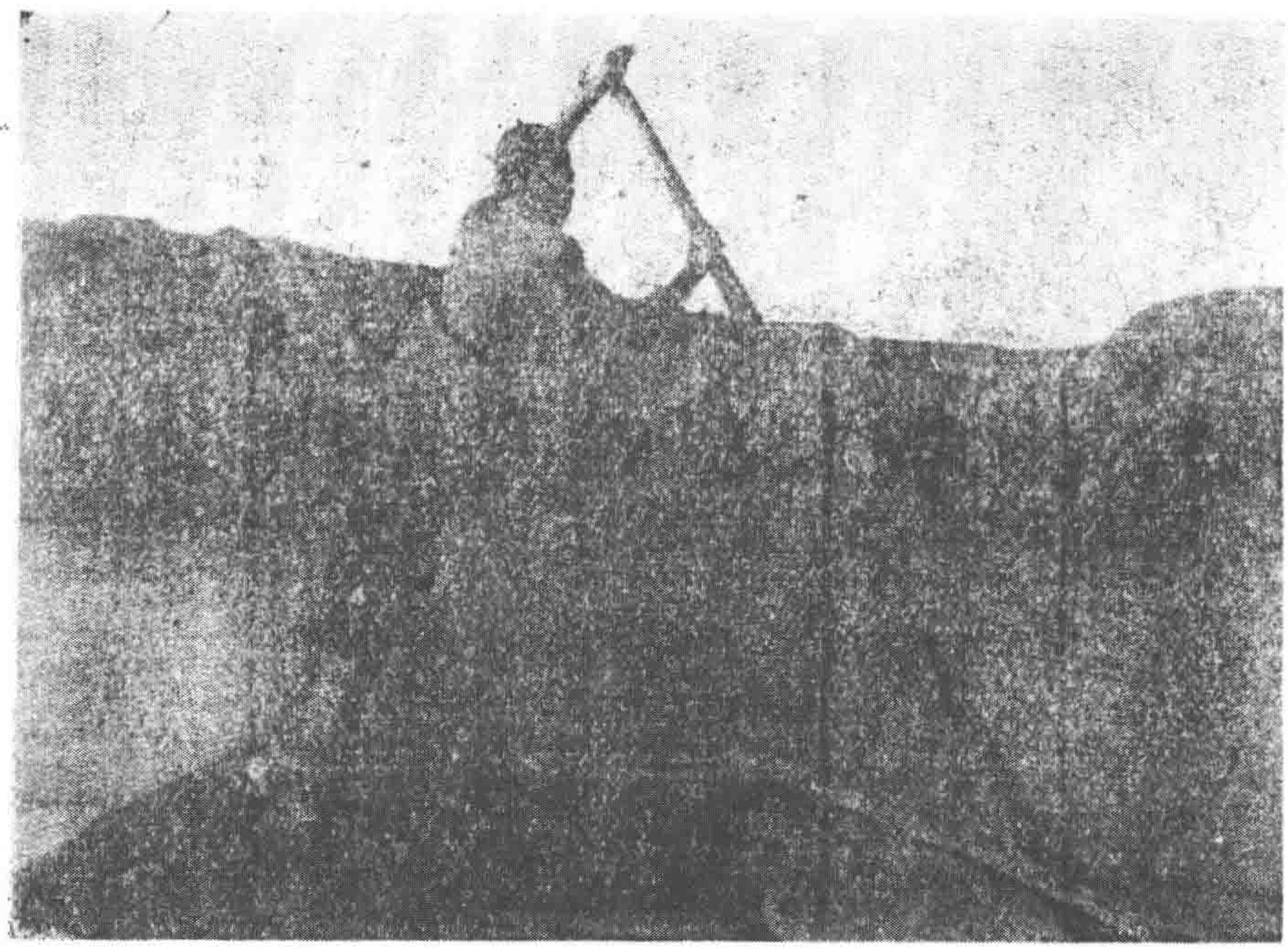
三月廿二日　早七時，由赤水河啓程，緩緩直上山坡，

又值大霧，路曾經雨泥濘不堪，車身跳動頗烈。是段改善工程未竣，爲全線最艱險之處，坡度彎度亦急陡異常，司機注目凝神，專心致志，否則萬一覆車，卽有粉身碎骨之慘。又值細雨濛濛，而路面更覺鬆滑，幾經險阻，越過高山無數，於正午抵敍永。

敍永（舊名永寧）雄踞川南，扼川滇黔交通之關鍵，山川險峻，形勢重要，爲川省重鎭之一。午膳後，諸車加油亦竣事，於二時許離敍永，沿永寧河行駛，由此達瀘縣，約有十餘公里地勢平坦，路面頗佳，以每小時四十餘公里速度前進。在離瀘十八公里處，用民船渡河，（因橋工未竣）約六時許，抵瀘縣對江藍田壩。準備翌日渡長江，因無完善之旅館，（中國旅行社及大江南等尚在籌備中，未正式開幕，）乃寄宿友人家。

三月廿三日　早起出外早點，突遇川滇公路洪君，知彼亦奉令來本路服務，準備赴昆報到，欣慰異常。十時許，與汽車同渡江，渡江工具爲特製木船，船公路局特建之斜面鋸齒形碼頭，（可不受水位影響）車駛船上，每船二車，用汽船拖送，異常迅速，若乘小划渡江，以江流湍急，在平日須半小時以上，若當洪水，須一小時以上，常有覆舟之險。故藍田壩以大江阻隔，市面繁榮，遂不如瀘縣。是日卽投宿峨嵋旅館。

瀘縣爲川南第一大埠，人物豐昌，商業繁榮，並在市區外有水力發電廠一所，川滇公路所經，唯昆瀘二地有電燈之設備而已。戰事後，市區曾經慘炸一次，全縣精華，三分去其二，碎瓦頹垣，未經修葺，而近日市區最熱鬧之處，爲轟炸前冷落之區。瀘縣生活程度較昆



瀘州渡江之划子

明重慶等地爲低，但自公路通車以後，亦在遞漲中。

瀘縣四鄉以產米著名，而以藍田壩爲交易地點，其產量之宏，足供全省之需。作者以此行目的係利用回空車輛，採辦及押運瀘縣食米回昆，供員工之用，近以採購者衆多，市價亦在陸續增漲矣。

瀘縣特產，除大麯酒外，尚有一種有色小石子。產於沿公路八九公里處之火燄溪。作者曾親至是處，但見滿灘石子，而未覓得如市上所售者，聞得之匪易，必須旦夕尋覓始可得之。若在雨後前往，較易發見佳者云云。此種石子，經用金鋼沙打磨成橢圓形後，可爲鑲戒之用，其顏色花紋相同者，可作西服襯衣袖扣之用，而索價亦昂。蓋此種石子奇花異色，不一而足，相同者頗少。言其花紋，有透明如水晶者；有作螺紋者；有色如琥珀者；有作鳥獸蟲魚山水草木之形者；有如天空雲霧者；一經品題，索價亦鉅。游者以其可玩，多競購以歸。又購買時，索值頗奢，非熟稔情形者，給價每失之過厚。

瀘縣交通頗爲便利。陸路：(一)由川滇公路通昆明；(二)由川滇公路經畢節通貴陽；(三)渡沱江至隆昌，與成渝公路聯接，西北通內江，成都，而東通重慶。水路：汽船可達重慶（一百卅四里）洪水時期可直達嘉定。航空有中國航空公司之水面飛機定期飛行重慶，瀘縣，敍府，嘉定間，並與重慶通各地之航空線聯接。

瀘縣名勝：南門外有忠山，相傳諸葛武侯曾駐兵於此，山雖不高，但已能瞰視長沱兩江形勢，而瀘縣全景，亦可在望。此外尚有龍馬團，離瀘七八里，清水一泓，石塔三座，矻立水中，與杭州三潭印月相彷彿。水中並有一小島，縣立女子師範即設於島上之寺觀內。瀘縣水力發電廠，則在龍潭，然並無何種勝景。

在瀘縣居留較久，卽可發現當地土人有特別短小者，其稱謂若古之侏儒，作者曾親見之，身長約三四尺，而四肢發育如成人。聞人云，侏儒之父母子女，不一定爲侏儒，毫無直接遺傳關係，果屬何因，不得不質諸生理學家矣。惟近年來數目已漸減少，故居瀘較暫者不能覩之云。

三月廿三日至四月七日　留瀘辦理購米事宜，並遊覽名勝，復以種種關係，勾留至十餘日之久。至四月八日始啓程回昆。

四月八日　上午攜行李由瀘渡江，並辦車輛報關手續，以材料轉運所主任等之熱誠相助，瞬卽辦妥。十時許，由藍田壩出發，路經下雨，積水未洩，車行未若來時之舒適，下午三時許抵敍永。本擬宿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徒以抵達時未知該社所在，而諸車俱停川滇大飯店門前，乃卽投宿於此。（聞四川旅行社亦有招待所云）以時間尚早，乃徜徉全城。城廂雖不甚大，以永甯河橫貫全城之故，特分二城，有大橋數座，以資連絡。市面亦相當繁榮，唯洋貨則奇貴耳。

四月九日　早七時由敍永出發。濛濛細雨，路途泥濘險峻，路面

不平，在濃霧中前進，全車如被雲氣包裹。正午，抵赤永河，進膳後加油渡河前進，晚七時許，於大雨中抵畢節。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八一三旅社等，俱告客滿，仍宿新生活旅店。是夜冒雨往來覓宿所，狼狽異常。

四月十日　在畢節休息一天，並檢查車輛機件。

四月十一日　由畢節啓行，在七星關渡河，見覆車一輛，橫臥急流中，尚未起出；聞司機係穿車窗逃出倖免云。正午抵黑章，在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午膳，繼續前進。各車如人身久經勞頓，俱帶病態，耗油特多，超出預算之外，在威寧前十餘公里處，突告拋錨（汽車停止前進之口頭語）以小客車用油較省，尚足赴威寧之需。乃令先赴威寧，攜油接濟，諸車在途相候。後遇商車一輛，後胎損壞，適該車亦係福特車，乃互提交換條件，借以新胎，而彼以燃油一部接濟油罄諸車，使一部份車輛，不必在途久候，至七時餘始抵威甯。因須接洽覓看守夫及候落後各車到齊之故，至八時餘，始獲投宿中國旅行社招待所。以未得夜膳，飢腸轆轆，而旅行社膳食已罄，廚師亦離去，幸商諸侍者代備蛋炒飯一盆，始免枵腹。是夜本局由昆開瀘卡車十五輛亦在此宿。

四月十二日　晨由威甯出發，決定不在哲覺午膳，欲購餅食以備充飢。聞以地方關係，中國旅行社未設招待所，故旅客行經宣威，威寧間者，以自攜午膳食品為宜。是日五時許抵宣威，投宿中國旅行社招待所。

四月十三日　午十二時，由宣威開曲靖，四時抵達，仍宿西南大旅社。

四月十四日　上午九時，由曲靖開，在易隆加油及午膳，下午四時抵達昆明。別來一月，昆明依舊，而物價已非，米價飛漲，百物隨之，令人生生活唯艱之感！

以上為旅途中大概情形。由本月起，中國運輸公司，已正式發售昆瀘間客票，每星期對開客車三次；並由該公司昆明及瀘縣辦事處，及昆瀘中國旅行社登記售票。此後滇渝，滇蓉或入川省各處之旅客，俱可取道此途矣。爰誌沿途情形如上，聊供後來者之參考，而沿途中國旅行社招待所之招待週到，尤應附筆誌之，以表謝忱，並為後來者之介紹。

中華民國廿九年五月誌於昆明敍鐵路工程局。

箇舊鳥瞰

程順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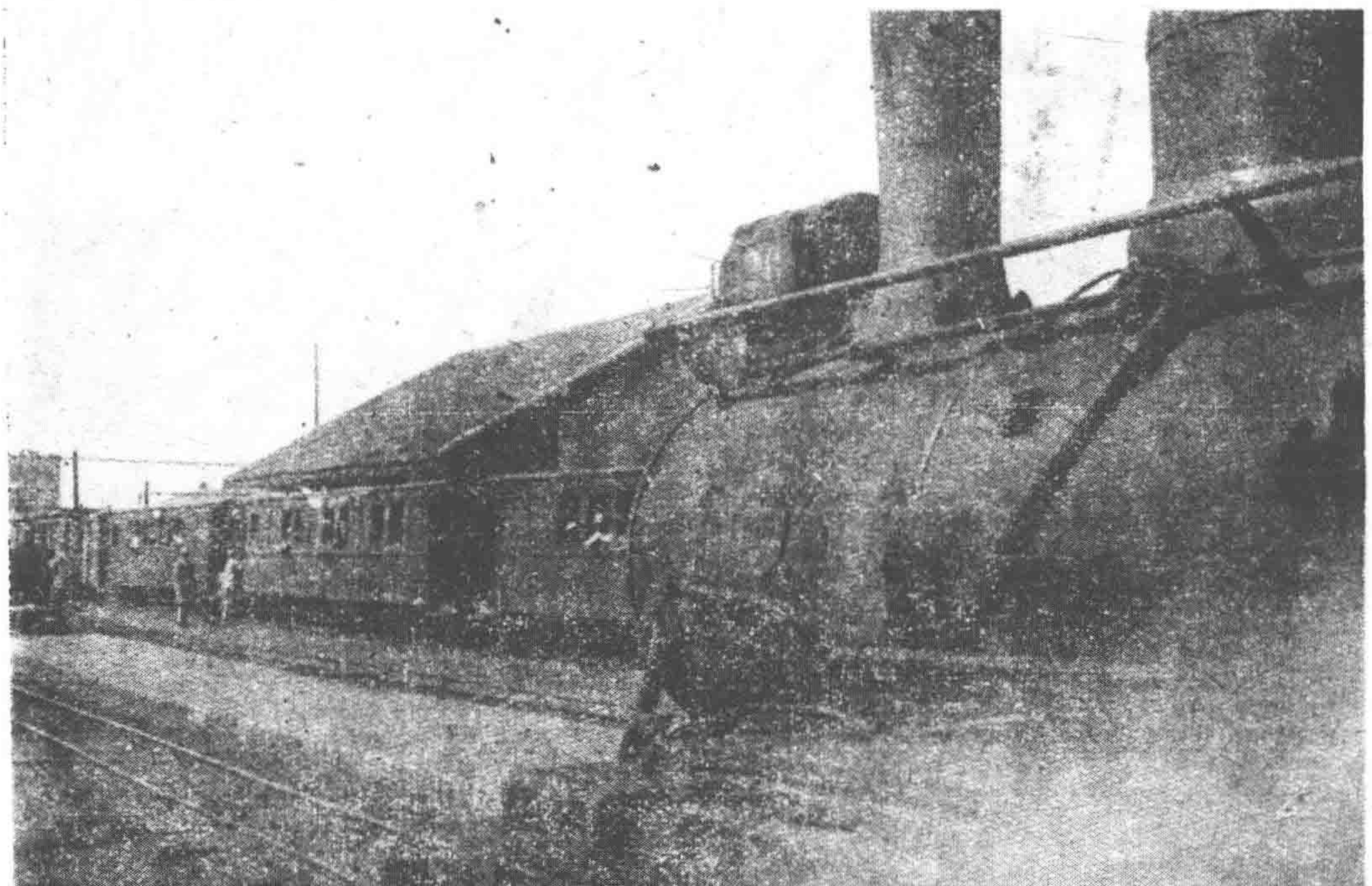
一 弁言

箇舊位滇省之南部，東北毗連開遠，東南與蒙自接鄰，羣山迴互，鑛產豐饒，尤以錫鑛爲最著名，佔全國產錫量百分之九十以上，銷路之廣，遠達歐美，爲我國出口貨物之大宗。由昆明至箇舊，乘滇越路火車至開遠，換乘汽車，循公路前進，共十八小時，卽可到達。由箇舊至碧色寨，築有輕便鐵道，專爲運錫而設，循是轉滇越鐵路，經香港而至歐美各國，交通至便利也。記者頃因事赴河口，道經該埠，曾作三日勾留，承當地工商界殷勤招待，並導觀各錫鑛工廠，見聞所及，略留劄記，今特刊諸本誌，藉供邦人士參考。年來國人對於發展西南實業，頗爲注意，曝芹之獻，或亦不無小補於高明也。

二 概況

箇舊係滇南一縣治，以產錫著名，全邑人口，山下約二萬餘人，山上砂丁約八萬餘人。市廛殷繁，屋宇櫛比，有綢布雜貨字號三十餘家，酒樓旅舍，亦備客商稱便，惟佈置略嫌簡陋耳。街道雖不寬大，但尚整潔。當地有簡易師範學校一所，學生約八十餘人，又私立小學三所，教育當局正在計劃推進中。至公務機關，有縣政府，縣黨部，警察局，建設廳駐箇辦事處等。金融機關，有中國，富滇新，興文，及勸業

箇碧石鐵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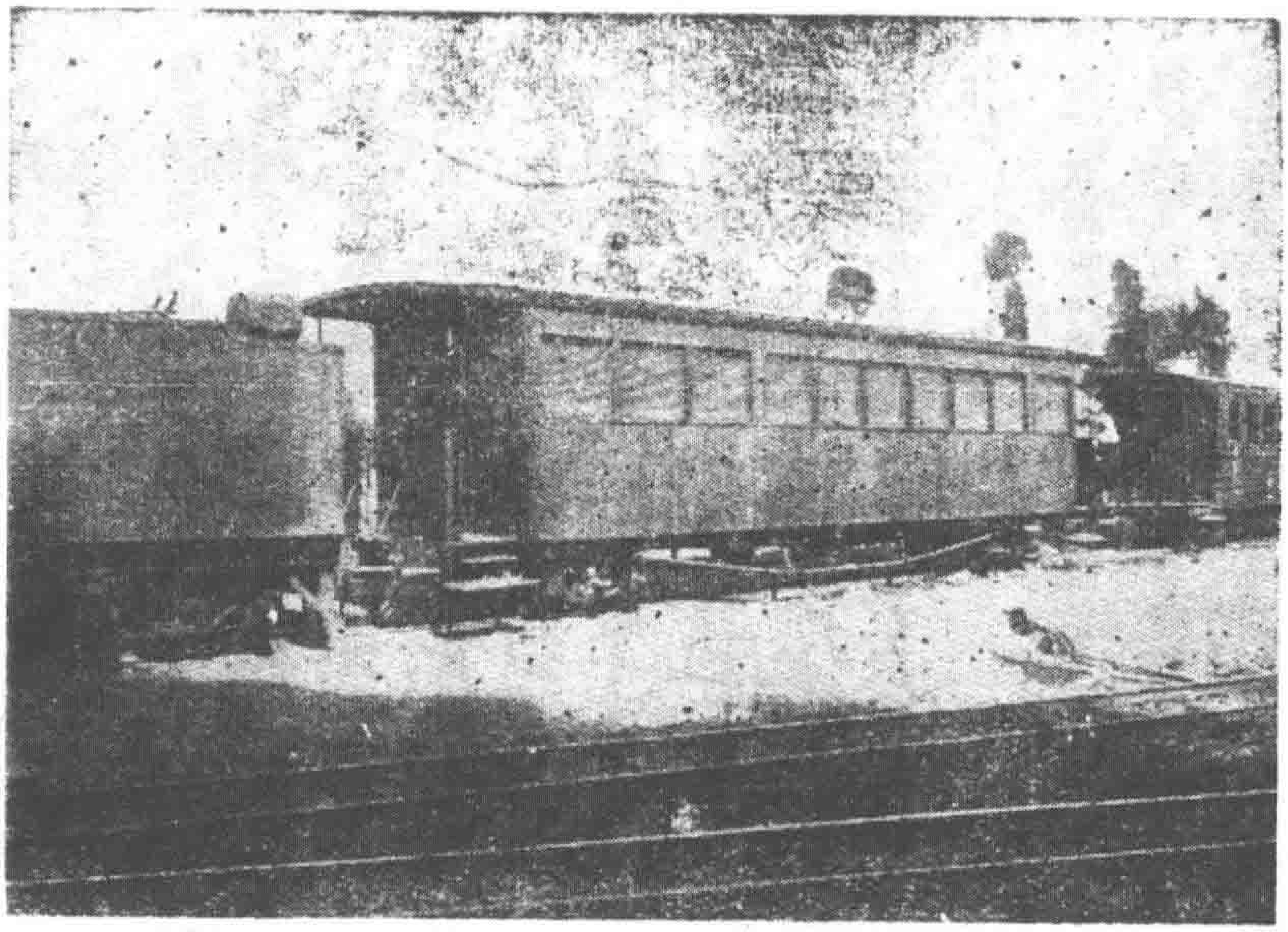


三九—四二五

銀行等四家。

三　貿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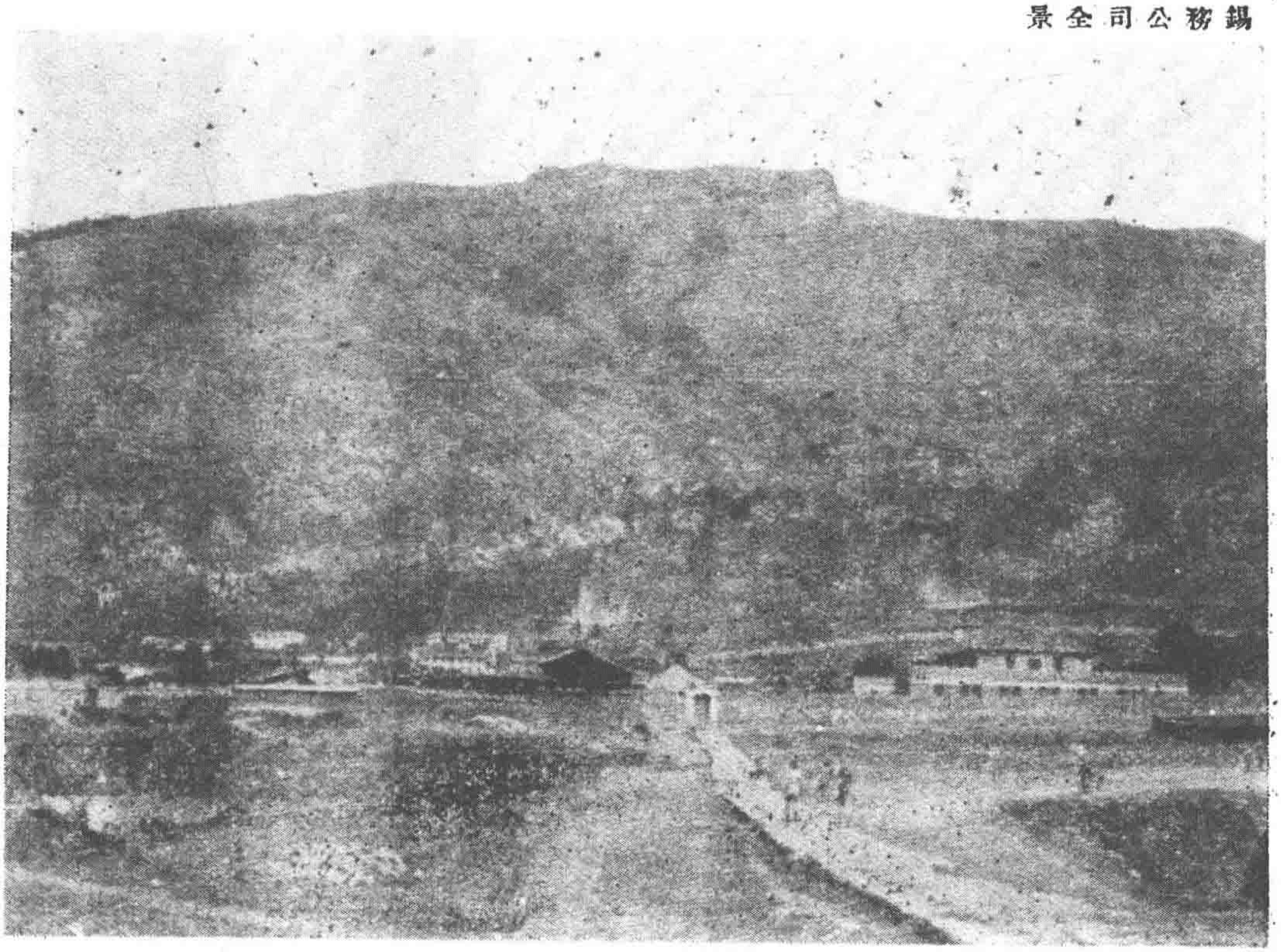
當地進口貨以米煤豆蔴布爲大宗，布疋紙張及洋廣雜貨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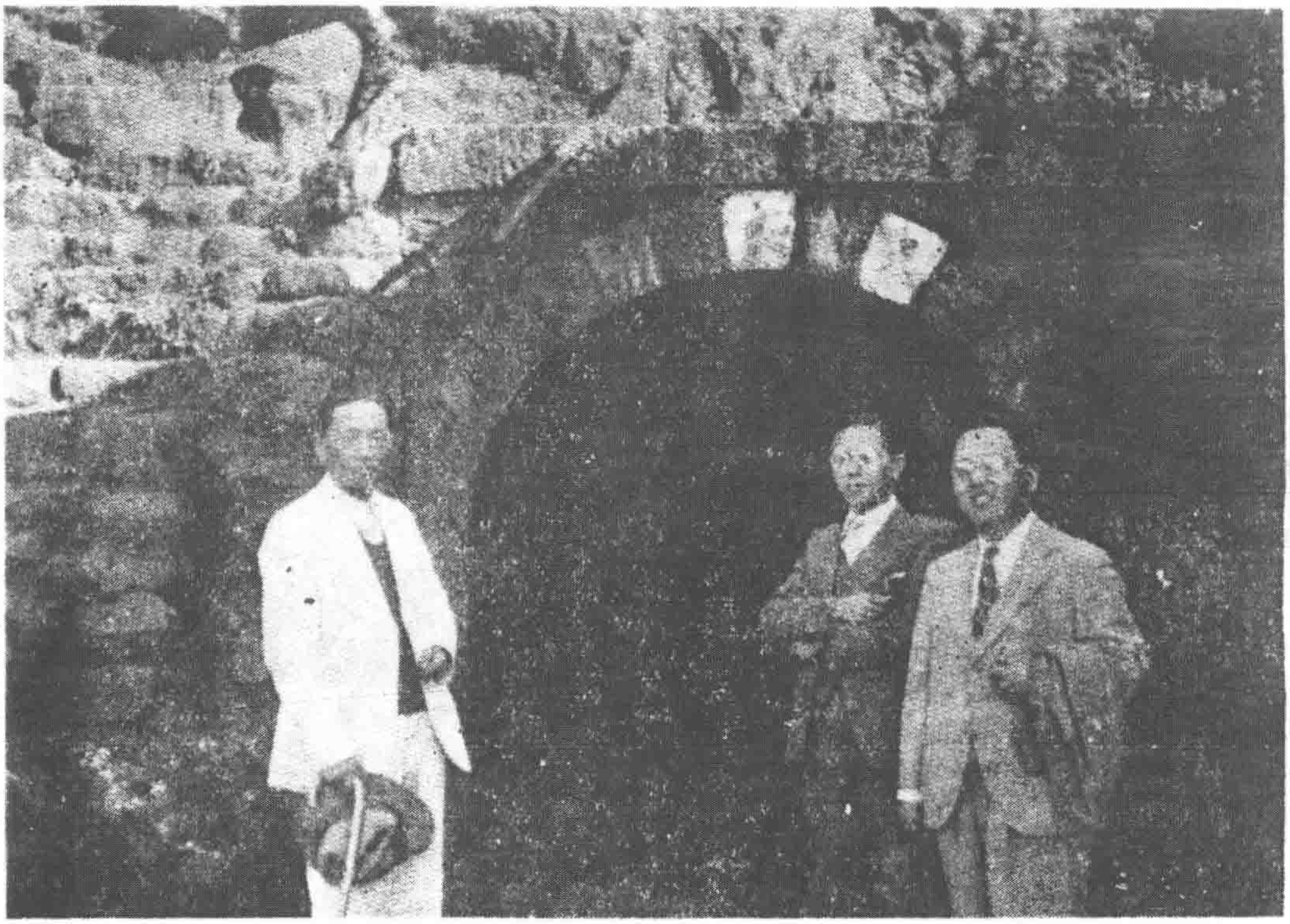


箇碧石鐵路（二）

多數均自口外經海防運來，以進口不限於鐵路，故詳細數字，難以統計。出口貨僅錫鎢銻三項，錫爲大宗，年出萬餘噸，除供給國內用途外，運銷及於歐美，爲中國政府換取外匯之生命線。鎢銻數字不詳。當地幣制，法幣及滇幣均可通用，惟以籌碼缺乏，刻由富滇新銀行發行本

錫務公司全景





馬拉格礦洞之一

票，以補不足。

四　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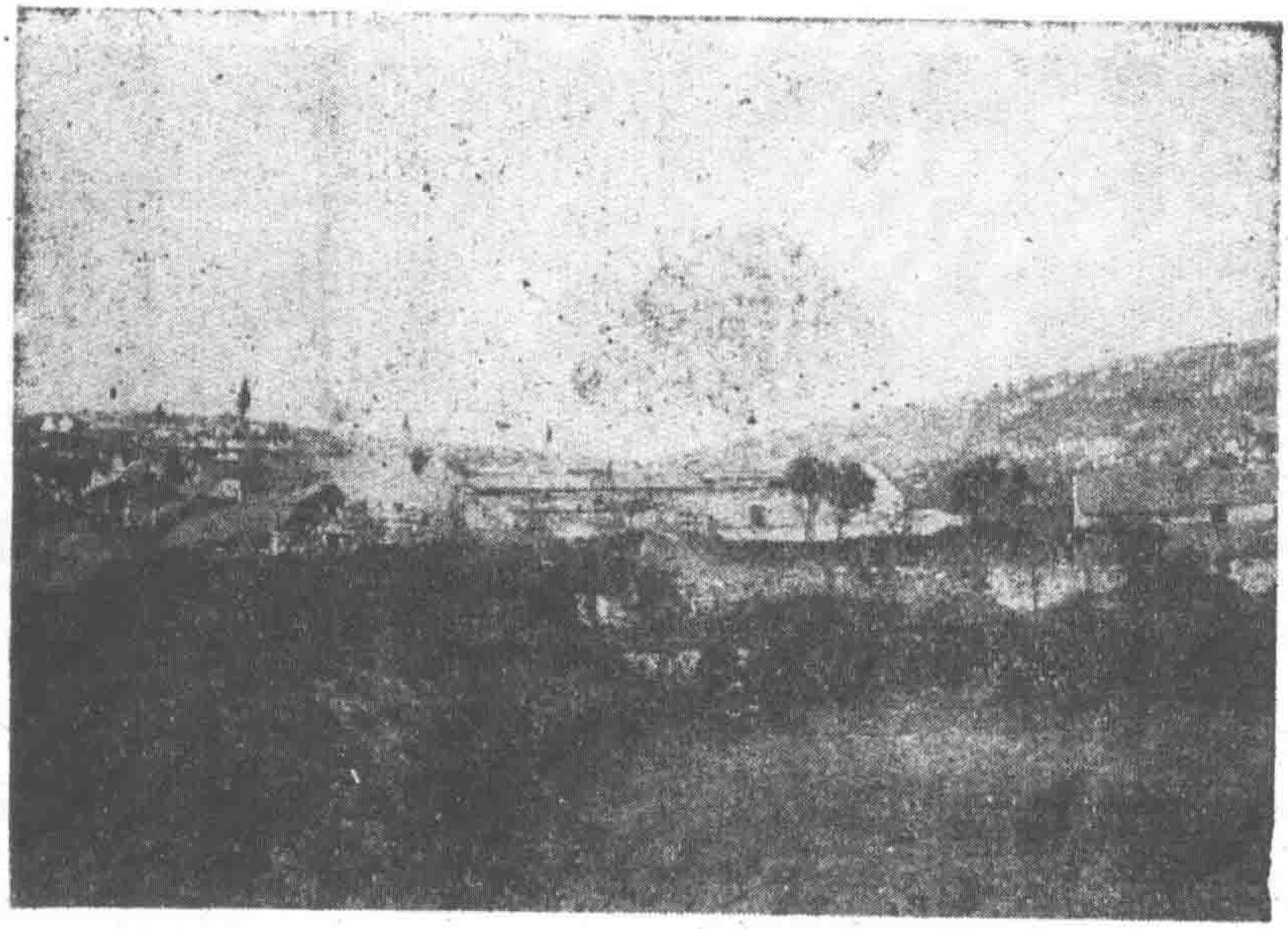
由箇舊至開遠，有公路可通，長約五十公里，車行兩小時半，正在改修路面，一俟完工，則雖雨季亦可暢行矣。另有箇碧石輕便鐵路，純爲運輸箇舊之大錫而設，乃民國初年某外商公司承辦，已有二十餘年之歷史。當時因該公司資力不足，故設計未能適應需要，路綫方面，稍欠斟酌。該路係自箇舊東南行，經鷄街，越蒙自至滇越路之碧色塞，西北行，經鷄街越建水至石屏，故有此名。自碧至箇長約七十公里，約需八小時，其間由碧色塞至鷄街一段，因山洞不多，路較平坦，車行尚速，過此係屬山坡，較爲滯緩。

五　錫產

箇舊鑛產蘊藏極富，尤以錫鑛爲最，佔全國產錫量十分之九以上。產地大部，在城市之南方。錫爲金屬鑛物之一，色白有光澤，質柔軟，冷時較脆，與鋁相較，其張力與柔性稍高，惟低於鉾，雖有相當撓性，但略缺彈性。其可鍛性高於鉛而低於銅，當溫度在攝氏一〇〇度時，可製成片或絲，如錫紙可包香煙糖菓，錫箔則可供祭祀等用，以其不易受空氣氧化，故其主要用途，恆塗於鋼鐵片上，以防銹蝕。如平時所用之馬口鐵片卽是。

三九―四二七

此外與銅鎔合，可供鑄物，與鉛鎔合，可供焊接及製顏料等用。在中國市場上所見之錫，概分二種，一自南洋來者，多新加坡貨，一為國產錫，多雲南箇舊貨。間有廣西富川賀縣湖南江華臨武等產品，箇舊錫產組織，異常複雜，茲分縱橫兩面言之。



馬拉格錫鑛工程處

(一)縱的方面　自採鑛方式而言，新法土法，隨處可見，組織單位，不下數十百家。規模大者，往往自採鑛以至售錫，均可一手包辦。其小者則或採鑛土，或冲洗鑛砂，或只設鎔爐，或單辦運銷。鑛土出鑛時，有生焦熟焦之分，其含錫較多者，謂之熟焦，少者則稱生焦，而統名之曰「塃」規模大者，可用工人數百以至一二千。小者不過三五人。資本細微者，常以所採之塃售與他人冲洗，冲洗成砂後，俗呼為「鑛」。鑛砂須經磨細晒乾，然後入爐。資本不足者，又將所洗之鑛售與他人鎔煉，製成錫條後，或即售之本地，另由廣東商人販運香港售銷，其能合乎倫敦之標準錫者，則又運往倫敦出售，行市操之倫敦商人之手。箇舊商會備有無線電收音機一架，每日聽取倫敦香港之行情，懸牌公佈，以供錫商出售之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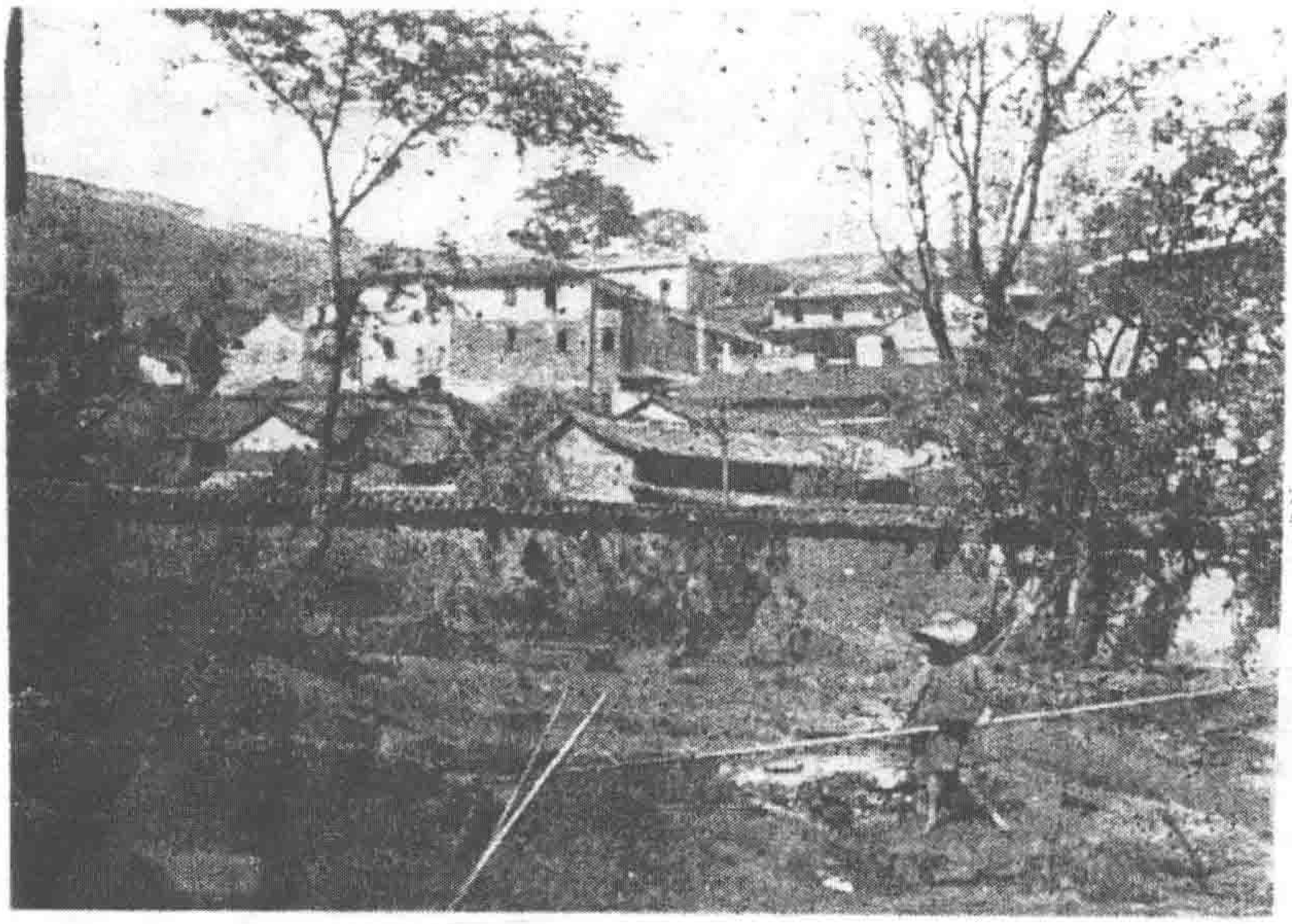
(二)橫的方面　關於組織單位，以規模大小而分，可別為三種。

甲，土法採煉之小組織　此項小組織，多至數十百家，其小者僅有工人三五人，大者亦用工人六七百人，自行採鑛或購砂鎔煉。其設備均甚簡單。錫鑛鎔化後，製成長方形之錫塊，大者五六十斤，小者亦三十斤，俗呼大錫，蓋即指此。

乙，營鑛砂買賣者　此等形式簡單，小屋數十間，屋口置面盆三四個，中盛淨水，旁置大小碗十餘只，盛鑛砂半碗，如顧客來臨，即以所盛鑛砂合水攪之，察其色質粗細，議定價格，組織至簡，而其成交則甚大，初見之頗難置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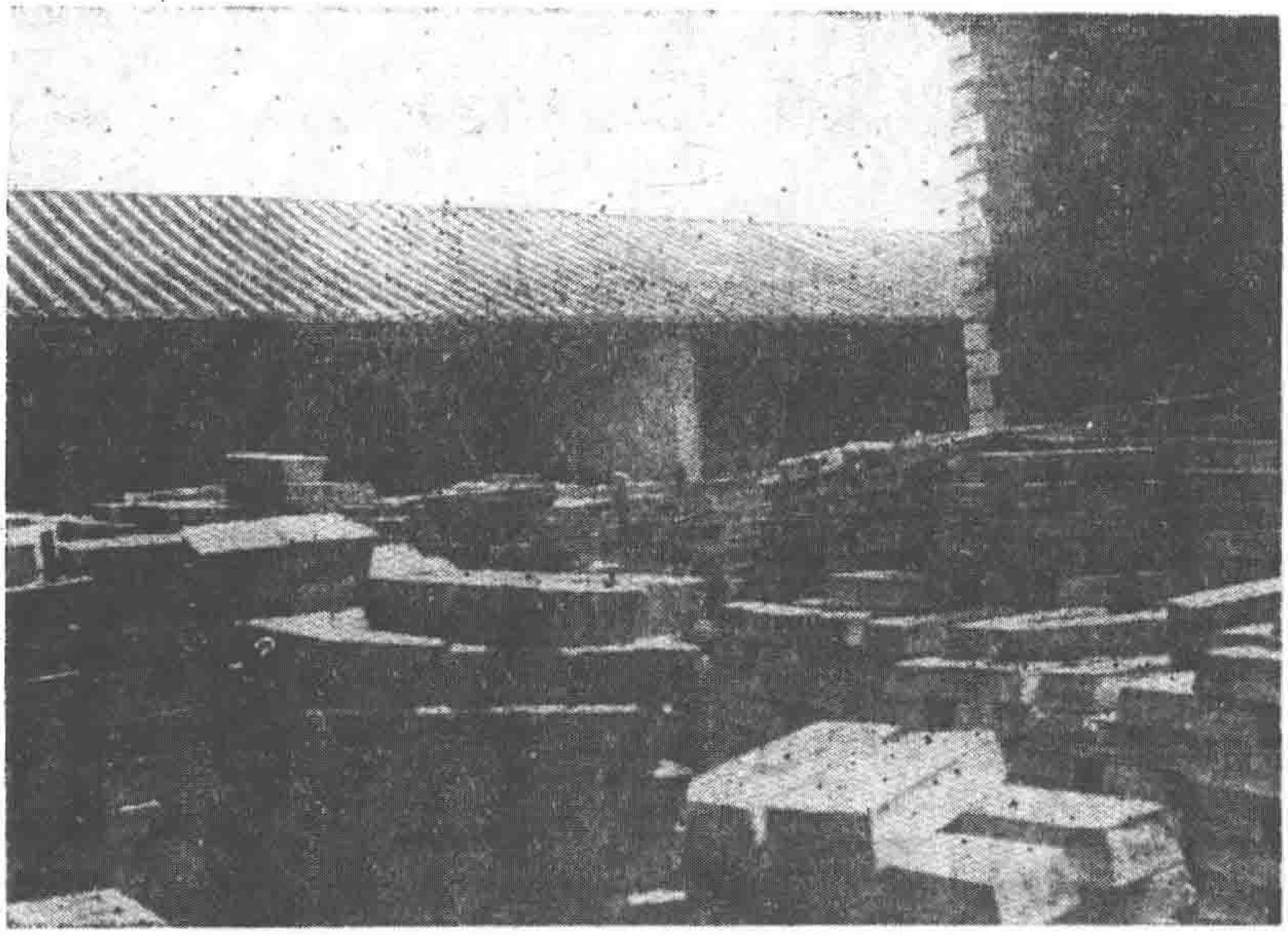
丙，新法採煉之組織　規模最大者，為新式之公司，自開採以至

出售，完全用公司組織，如雲南省建設財政兩廳及一部份商股所組織之錫務公司，卽是一例。該公司資本國幣二百萬元，商股佔百分之十五，成立於清宣統元年民國元年改組今名，


舊法人工洗砂

已有三十餘年之歷史。董事長為陸子安先生，總經理為繆雲台先生，代理總經理為吳石生先生，協理為曾漁生先生。曾君名魯光，為東洋留學界前輩，專攻礦學，年已六十，而精神矍鑠，待人謙藹，在公司任職有年，對於業務改進，頗多擘劃，現並兼任箇碧石鐵路公司

總經理，年來煤料缺乏，而該路始終通車，未曾間斷，胥曾君苦心維持之力也。錫務公司採鑛處所共有三處，內中以「馬拉格」規模最大，距箇舊城市約二十五里，乘滑桿上山，約須兩小時，山上設豎坑（卽工程處）管理二處。鑛深一千一百公尺，計分四層，用網絲吊梯上下，一號平鑛，因開採時地面房屋受震動開裂，致未續開。二號平鑛，離地五百四十公尺，三號平鑛，離地七


製成之標準錫塊

三九—四二九

百二十公尺。自地面至三號平鑛吊梯約須六七分鐘，循輕便鐵道轉入約一里之遙，即須俯身匍匐而行。工人持電石燈進內採塃，回出時，須經秤塃手續，按斤量給價。秤過之塃，倒入秤塃處對面土坡上空洞內，卸入下接之輕便鐵道之兜上，載至吊梯處，吊上平地，再用鐵索（鐵索道用機器索引循環自轉，一由天空吊至錫務公司廠址卸下，工程至為偉大。全鑛計有砂丁一千一百人，多宣威人，童工約佔十分之八，大多為十三四歲，因童工工值較低，且採塃處甚低，童工俯腰而進，較為便利也。每日工作八小時，（全日二十四小時，計分三班輪流，當值，以資調劑。）其工值視採塃多寡而定，並供給膳宿，每月有四次葷食，每次每人一斤肉，現時肉價每斤二元，故無異每月增給八元工資，工人工作，均概努力，精神煥發，態度亦好，並有合作社，籃球隊等之組織，主持者之辦理完善，洵足稱道也。塃內含錫成份大抵為百分之三，並含有少數銅鉛，惟因洗煉銅鉛成本較高，故採錫之後，餘塃廢棄。錫務公司本有煉錫部份，嗣以所煉之錫，不合倫敦標準，乃於民國二十二年間，以地產及機器之一部份，並糾合商股，另創煉錫公司，資本為國幣一百五十萬元。錫務公司股本佔三分之二，總經理仍為繆雲台先生，內分業務技術兩部，該公司不作鑛土之開採及冲洗，只買鑛砂，專司鎔煉，用英國新式鍋爐，由英國工程師亞許體克爾監製，所製錫條成色完全與倫敦標準錫之九九七五相符，故可直售於倫敦市場。凡經該西人簽名之證明書，即可在倫敦自由買賣，不須化驗。箇舊錫產，去年在一萬噸以上，（過去僅八千噸）將來可望增至一萬三千噸。至最近錫價，中央定為每九八九（即千分之九百八十九）錫一千斤，收價國幣五千二百元，如所含錫之成份，每多一斤，加價五十元，不足則遞減之。至箇舊之產錫運輸事宜，現由資源委員會運銷處辦理之。關於錫鑛工人，就大體而論，知識多屬淺陋，罷工要挾之事甚少出現。箇舊現有錫鑛同業公會之組織，如有糾紛，即由會解決，如不服，再由建設廳所組織之調解委員會評判之，如再有異議，始行涉訟。

最近經濟部翁部長到滇，與省府談妥，箇舊錫務公司及煉錫公司作價為一千八百萬元，由滇省另籌二百萬元，湊足二千萬元，中央加入資金三千萬元，合共資金五千萬元，擴大組織，改名為鑛業公司，一旦成功，則該公司之出產量與營業額，將更有驚人之進展也。

箇舊除產錫以外，尚有少數之銀銅及鎢銻，而鎢銻產量頗佔地位，有鎢銻公司，專司採煉，產量雖不多，亦國富之一端也。

桂行瑣記

張錦熙
朱之華

余等於十一月十二日搭太古太原輪，在午後三時啓椗，出鯉魚門，一路風浪甚大，搖搖擺擺，頭暈難受，即和衣而睡。次晨醒來，船行尙穩，不一時，船作左右搖動，海水衝到船頂甲板，頓覺爽快，談談笑笑，尙自得樂。午後二時，進廣州灣，內港寬闊，但不險要，五時抵西營盤，泊江中。駁船搬運，狀極紊亂，因帶木箱兩隻，太笨重，且風浪大，船夫大敲竹槓，招旅館招待員，代爲搬運，至岸，候行李到，搭旅館預定之公共汽車，入赤坎埠。赤坎爲廣州灣惟一市區，頻近吾國地界，法人不加經營，完全廣東化。金融業有廣東省銀行與中央中國三家。住赤坎一天，於十五日清晨啓行，約半點鐘，至雷州關，檢查嚴厲，惟關員態度尙好，並不麻煩。再行，過十里有草亭，即歇脚。復行，沿途土地甚肥，農夫忙割第二次稻。午飯以所帶乾糧充饑，不敢向攤子購買，恐中狀元也，（粵人稱患痳疸曰中狀元。）行一百十里，於暮晚抵廉江，宿長江酒店，尙清潔，即用飯，肚餓覺香。街市黑暗，用電筒照視店家，多已閉門，見小孩一隊，年約九十歲，遊街唱歌，殊感興奮。翌日，晨光曦微中，忽忽啓行，走小道約一小時，至公路，破壞不堪，且多大窟洞。沿途脚伕甚多，擁擠不堪，均向內行，以疋頭紗居多。路多土山，較日昨難行，有渡口一處。行九十里，午後四時抵石角。石角，三面抱山，係一大盆地，有三條街，甚狹，尙潔淨。翌晨；細雨中復行，轉一個山頭，達廣西地境，地名盤龍。廣西多山，繞山而行，地滑難走。行六十里，午後二時抵良田，街狹人擠。至街首，有小淺灘，水青流急，迷霧中，雲山在望，風景絕秀。次晨，天晴，再行，沿途土地肥潤，多已墾溉，行七十里，至陸川縣。該地因過路人多，祠堂多改爲旅館，只有狹長市街一條，街外有貞節牌坊四五座，乾隆時造，有中學一所，中山公園一座。次晨復前行，黃昏中抵鬱林，城街道極寬，有大街四五條，金融業僅廣西省行一家，裝修極講究。居鬱林五日，深感廣西同胞之苦幹硬幹精神，值得佩服。在此一日兩餐，晨十時與午後四時，不如廣東之多茶館，其他日用物品，多係本省貨物，很少向外省採取。廿四日傍晚，至公路局探詢，得悉明晨有車至貴縣，當日半夜將行李搬至公路局，候買車票，至廿五日東方發白，還無聲息。適有小汽車去貴縣，接談後，價與公路車相差無幾，遂即納資登車，同車有客四人，風馳電掣，開得極快，廣東車夫胆子眞大，而公路不平，顛簸厲害，且一夜不眠，天亮時極感倦乏。八點鐘到貴縣郊外，大雨；此段路過之處，觸目皆是大一塊小一塊之黑石頭，眞是「石地」「不毛之地」，貧窮之極。約行半小時，至貴縣江南車站。近午，僱小船至對江，市街辦得有精神，有水泥路三條，很闊，店家亦多，至中山公園，在東湖旁，謁先烈石達開氏紀念碑與翼王亭，有石氏家譜（傳說桂平與貴

縣及廣東三處對於石氏，出生地方發生爭執，卒歸貴縣。）及其太平天國一生事業，堪爲後人景仰。貴縣之金融業，有廣西與交通兩家，且交行開幕僅半月。翌日，循鬱江西行，走水路，當夜下船，係駁船，前有一小汽船拖行，於次日一早（廿六日）啓椗，船行甚穩，江面不闊，可望兩岸。船內搭客位置均滿，可八十人。去柳州者多。當夜十一時抵達桂平，泊江中，僱小船帶行李上岸，宿雙江旅館，已逾半夜。次晨（廿七日）過中山公園，園甚偉大，花草茂盛，荷池清澄。城內，多石子路，市面繁榮，生活程度極低。桂平原名潯州，係鬱江柳江會流之處，爲廣西一大縣城。探得當夜有船自梧州來，卽購到兩個位子，船仍駁船，有小汽船拖行，於廿八日清早啓行。船循柳江北上。兩傍多峭壁，水流湍急，風景奇偉。至午，更引人留戀不忘。船在四圍高山中緩行。水急，路斷，至盡頭，突現一水路，轉過灣，回頭一望，仍是高山，不知船從何處轉灣，而橫斷船前的遝是綿綿山脈，想巫峽之景，不過如此。近晚，船停山旁，因前有險灘，晚間不能行舟，次晨再駛行。午抵武宣，不一時，又向前進，晚九時抵石龍。次日（卅日）去柳州路長五十八公里，於傍晚抵柳州，住中國旅行社。十二月三日晨赴桂林，車行甚速，斜過榴江縣及數鎮市。午抵荔浦縣車站，路旁水果攤，比比皆是，以荔子，龍眼，廣西芋頭（大如菠蘿蜜）最負盛名。其他如栗子，柿餅等亦爲土產。車站有飯店，祗備客飯，遠望荔浦街道，水泥路，想必整齊，祗因車卽啓行，不克巡視也。逾一小時，過陽朔郊外，岩峯峭立，至呈奇觀。自柳州至桂林，共二百四十二公里，車行八小時餘，於薄暮抵達桂林城，此久仰盛名之山水勝地，不期於國難深重下相會，亦難得也。此番橫穿粵西，深感廣西同胞之窮幹苦幹。桂平石龍，生活程度極低，但柳州桂林受外江人進來影響，物價突高。又廣西殊少閒人，男人做事，女人亦做家事，或出外挑担，年老婦女，亦如此，殊難得。此間素講平等，傭人與家主同桌喫飯，處處無主僕之名稱。其他最引外人注目者，卽峭立平地奇偉之岩石也。峯高無脈，遍地皆有。科學家謂係若干年前，火山爆發後，凝結之岩石。又廣西淺流甚多，以改良風車引水灌溉田地，得益匪淺，惜水太急，不能養魚，亦不能行舟也。

請向國華銀行信託總部
開立活期信託存款
領用小型支票簿
手續簡捷
攜帶便利
總行 北京路河南路口

三九—四三四

滇越道上

磐陀

（一）昆明素描

為了尋求人生的眞諦，為了追求前途的光明，鼓着窮酸的勇氣，懷着滿腔的熱血，匆匆地就決定離開那山明水秀的山國都城——昆明。昆明，她是如何的美麗呵！那兒有碧綠的峯巒，有清澄的流水，有溫柔的季節，有樸實的民風。她好似一個遺嫁前夕的女郎，在這時代巨輪的潮流下，將給逗引她去入現代都市化的惡魔佔有了。她把滇池當作菱花鏡，金雞碧馬代替了梳妝臺，玉帶河恰是她的羅裙帶……然而儘管山色綺麗，引人眷戀，但總經不住世界恐慌的襲擊，景况與日俱非了。她披着現代都市的外衣，更顯明帝國主義對她的誘惑啊！

（二）開遠宿旅

朝暘羞答答地躱在東山之後，還沒有露出廬山眞面來，只是放出一線兩線的曙光，向熟睡的城市射去，好像要驚醒她的迷夢。這時，車站上已擁擠着一羣羣的人了，他們是旅客，車夫，小販和送行的人……

汽笛聲聲，白烟縷縷，帽影在送行人的頭際搖動，旅人就走上征途了。啊！那兒有離愁，那兒也有慰歡！

沿途的花枝招展，綠叢成蔭，在崗巒起伏的羣山中，蜿蜒着長蛇似的軌道，表示出山國的農村凋敝，經濟破產的總因素來。暮色蒼茫的黃昏，車抵開遠，我們還沒有下車，旅店的夥計就上來招待了。開遠，據說從前不過是一個破落的州城，自從這條吸吮雲南經濟血汗的毒蝎把他定為車站以後，便漸趨繁榮起來。城內因為車途勞頓，沒有前往參觀；城外的漢武街，商店與旅館林立，電燈與星光輝映，居民約數百戶，安南人與粵商雜處其間，街口有鐵門一道，入夜即加關鎖，由一安南人司其事。翌晨欲先往車中認位的旅客，必先付此司閽者小費兩角，這種苛捐是店主人告訴我們的，不知道事實內幕怎樣，我們初出茅廬，不敢滋事，祗好照付了。

兩三年前的開遠旅店，發生過很多的桃色新聞，旅館內部的設備雖不怎樣富麗堂皇，卻也清潔幽雅，適宜可居，他們為求營業上的發展，僱有很多的女招待，侍應旅客。現在經過政府的嚴格取締，已成明日黃花，徒供旅客聊作談話的資料罷了。

（三）勞開風光

大約是午前六時吧，車輪又要蠕動了，那種嘈雜的人生，眞使我感到煩怨窒息！

軌道與南盤江的左岸平行而下。沿途山洞極多，全路計有一百另八個，有長至一公里者，幾乎令人透不過氣來，氣候又是那麽熱，車中好似鐵飯一般。江裏的風浪在作悲

慘的怒吼，路上的車身，在作劇烈的顛簸，旅客橫陳直躺的熟睡着，把靈魂寄託給夢境，任憑那命運的擺佈。

河口在紅河與南溪的交會角上，與法領勞開隔河相望，那裏設有督辦公署，我們因有介紹信，得免檢查之煩。過橋卽是勞開；法人檢查素極嚴格，凡雲南特產品出口，皆苛以重稅，我們帶來許多罐頭食品，得開遠店主人的忠告，都廉價售了給他，可是此次法人對於我們的檢查，却不怎樣麻煩，事後我們又可惜那些特產罐頭了。

勞開在麓山之麓，屋宇櫛比，街面平坦，山的頂上飄搖着法蘭西的三色旗，軍笳一聲兩聲地送入旅客的耳鼓，那兒是安南邊陲的要塞，砲口正對着雲嶺山脈的高峯山崗上站滿了越兵，用驚奇的目光注視着我們。

旅店主人是一個粵籍僑民，年約五旬的老翁，牆壁上貼着一條紅色廣告：「本店設有西餐雅座，特聘高等華女伴客舞蹈……」！唉，異邦的風光，固使我們驚羨，祖國的離情，也不勝令人悵惘啊！

飯後到法國領事館去簽字。

（四）越女浮雕

薄霧籠罩着四面的山頭，火車放出一縷縷的白烟，安南的鄉下，才是幽美的樂園呢！矮矮的土房，青青的垂柳，節節的田疇，和瀠瀠的流水……一切的一切，都與祖國內地彷彿，不覺感到安南淪亡的慘痛，而驚惕起戰爭三年中的祖國來！

車裏的小販，大半是年青的女郎，什麼水菓啦，咖啡啦，雪糕啦，汽水啦，各樣俱全。她們口裏嚼着檳榔（這是安南人的嗜好，與我國喝茶意義相似，）用曼妙輕盈的口吻，帶着奔放不羈的情調，頻頻向旅客嫣笑而語，希圖招徠主顧。我們不懂安南語，祗好用手式拒絕了她們。

說起安南的少女，眞夠人回味啊！圓圓的臉兒，鑲着一對圓杏似的眼睛，滿口黑晶晶的牙齒，頭上纏着一幅黑帕，上衣好像旗袍，但岔口開得很高，把兩腰的肉都露在外面；下衣有兩尺多長，八寸多寬，不穿襪子，脚上只拖着一雙木屐，『「托！托！托！」綄紗人去，矕眼有似鶯梭，「得！得！得！」擲果車來，輕身有如燕戲。』這就是他們的姿態的浮雕！

（五）海防一瞥

在加林換乘了東京內上行車，已是暮色蒼茫，月落星稀的黃昏了；晚風吹送着田野的稻香，把顛簸中的疲倦帶走。我們面對着面偎倚着，談到天，談到地，談到祖國和旅途，談到幸福與人生，竟自忘記了自己，忘記了生活，也忘記了時代。

遠遠的一道霓虹照澈了天空，那就是滇越鐵道的出海口——海防。海防在東亞也是一個繁華的城市呢！我們爲了等候船期，在那裏曾休息一天，承一位華僑友人領導我們去逛街。看見五花八門的商店裏，有黑鬚滿腮的土耳其人，有高鼻藍眼的西洋人，

也有的日本人在一家日本百貨商店的門口同伴吳君走前去想看一看，僑友急止着了他。並且說「在這兒日本僑民與華僑是不相往來的」。

第二天早上我們到一家華僑水菓店去買水菓，他們不會說國語，但能識中國字，我們就用寫字的方式來完成我們的交易。最后他寫給我們：「中國語言不統一，中國人不懂中國語所以沒有團結被外人欺」啊這是多麼沉痛的內心表白喲！

那天中午我們乘上太古公司的慶元船，又開始過那波濤洶湧的飄海生活了！







三九—四三九

英國湖區旅行記

程志政

記得是前年夏天吧，那時記者正在日內瓦遊覽，有一天坐了雷蒙湖的輪船，向着蒙德羅進發。在船裏無意中遇到了兩位英國太太，於是大家閒談。她們問我：「歡喜英國嗎？」我說：「英國那裏有瑞士的風景好呢？」她們問我旅行了英國的名勝沒有，我說：「祇走了倫敦附近幾處罷了。」她們說：「倫敦那裏能代表英國呢？英國的「湖區」風景比瑞士還要優美，有山有水，是外國遊客們所不可不去的！」記者那時雖然有些懷疑她們是宣傳作用，但是「湖區」這個名詞，由此便深深印入我的腦海了。

為了功課的關係，我在英國兩年，始終沒有能夠到湖區去。今年春假功課結束以後，在牛津的袁家驊兄來信說他們現時組織了一個湖區旅行團，問我是否願意參加。這是一個千載一時的良機，記者自然不能輕輕錯過，於是我在放假後就趕到牛津，預備參加這個團體。

到了牛津以後，袁君告訴我他們的計劃是總共旅行湖區十一天，住宿都在「青年宿舍」(Youth Hostel)。這個青年宿舍協會，是一九三三年成立的，目的是在各風景區以內設立寄宿舍，專供會員們憩宿。每人每晚僅收住宿費一先令，早餐晚餐各一先令，三便士午餐三明治一袋六便士。如此一個人在外旅行一天有了四先令便夠了，比較住旅館，自然上算多了。（普通旅館每天連早餐約八先令）

我們先加入了這個協會做會員，繳費五先令，領到了一張會員證。袁君告訴我：「青年宿舍雖然取價低廉，但是也有許多限制，第一每天要在下午五時後纔能進去，早晨十時前便要離開。換句話說：在上午十時後，下午五時前是不能進去的。第二所有宿舍的打掃洗滌工作，會員們必須担任，吃完了飯要自己來洗碗，早餐後要去收拾房間。第三，起居飲食完全紀律化，早餐八時半，晚餐七時半，過時不候。第四，應用刀叉被單必須自備。總之是一種童子軍式的旅行生活，我們離開學校很久的人，過過這些生活，也是怪有趣的。」

我們是四月五日由牛津出發，事前大家不免要準備齊全，每人要背着一個袋。因為我們每天的行蹤不定，所以東西必須隨身帶，又因為要爬山，所以手提箱一類的行囊很不相宜。袁君買了一個大袋，又添製了一套旅行新裝，記者所攜帶的東西很少，一個小包便足夠了。

四月五日上午十時半，我和袁君，張君，蕭君，柳女士，休士君，從牛

津的倫敦密德蘭蘇格蘭鐵路車站出發。袁君穿了旅行裝，戴上便帽，背上很大的布袋很有些像「萬世師表」戲裏的吉勃先生。蕭君是國內名記者，所以談鋒最健。柳女士不常開口，祇是讀「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 的小說。休士先生是牛津有名漢學家修中誠的公子，可以說上一兩句中國話。他帶了很多的書，似乎存着旅行不忘讀書的觀念，手裏的一本厚書，是討論關於和平與戰爭問題的。他是一個忠實的教徒，極端反對戰爭，所以他也是一個「良心反戰者」，不願應召入伍，沿途他發表了些高論。各人立場不同，我們也不必去辨別是非了。

火車在支線上走了一小時便到了 Bletchky 在這裏換車。站上遇到從劍橋出發的遊侶們，計有楊君和他的未婚妻羅君，謝君，如此我們的團員，一共是十人，大家談談說說，很不寂寞。自牛津至湖區的凱雪站 (Keswick) 要十小時纔能抵達，預算下午六時半抵貢利茲站再換車一次，八時半到凱雪。車票來回是四十九先令六便士。

所謂湖區 (Lake District) 是在英格蘭的北部，和蘇格蘭接壤，共計包括大小湖沼十六處之多。我們預定遊程十一天，幾乎每湖都可遊到了。第一個目的地凱雪，便是道文湖 (Derwentwater) 的所在地。下半六時半到了貢利茲站，因爲大家不願守候一二小時換火車，於是改乘公共汽車。汽車在山裏行着，隨着波浪式的馬路起伏。在英國南部中部是沒有山看見的，這次忽然看見如許山，心裏不禁發生異樣的感覺，似乎耳目爲之一清，山是不很高，偶然看見一些積雪。鄉下的婦女們看見我們中國人，也許是第一次吧，都圍着來看，尤其看到柳小姐，更是發生濃厚的興趣，後來我們和他們隔窗招呼，她們反有些忸怩起來了。

汽車行了一時許便到凱雪，走了五分鐘就到我們的青年寄宿舍了。這宿舍在河濱，規模很大，本來是所旅館，現在却非會員不能住了。我們進去以後，第一步係找管理員 (Warden)，他指派了房間，我們大家便去把行囊安置下來。我到宿舍一看，原來是很簡單的許多房間，每間可容六八分上下鋪，有三塊草蓆，三條毛毯，電燈雖有，却把燈泡拿走了，這眞是實行「燈火管制」的妙法。下樓到飯廳，裏面已經坐滿了許多人正在吃夜飯，我們接上去吃。忽然看見有一男一女送茶來，一會兒又問我們要茶嗎？我告訴袁家驊兄：「這裏不是有侍者嗎？你說到這裏便要自己做工，未免有些故神其說吧！」袁君說「一會兒便明白了。」果然一打聽，他們是劍橋的學生，也是會員，因爲我們初來，所以義務招待，所好我們遇事必謝，還沒有使他們發生誤會。

吃完飯，眞個要工作了。大家雖然征塵甫卸，不願多動，但是杯盤



山色湖光

總得要洗滌；所好人多分工合作，一下子也就完畢。晚餐後，我們在外面散步凱雪一鎮，八口僅有七千罷了。走了一些時，過了一個小市廛，便望見道文湖了。那時暮雲四合，天際滿罩些輕霧，祇能隱隱看出一些水光罷了。十時前回到寄宿舍，租了一個寢袋，上樓佈置臥榻，三塊草薦鋪在鋼絲床上，加上一個寢袋，再加上三條毛毯。天氣很冷，這些實在不能禦寒，但是出了錢也沒有毛毯可加，祇得把所有大小衣服一律蓋上。這一晚睡得很不舒服，這纔嘗着一先令一夜旅館的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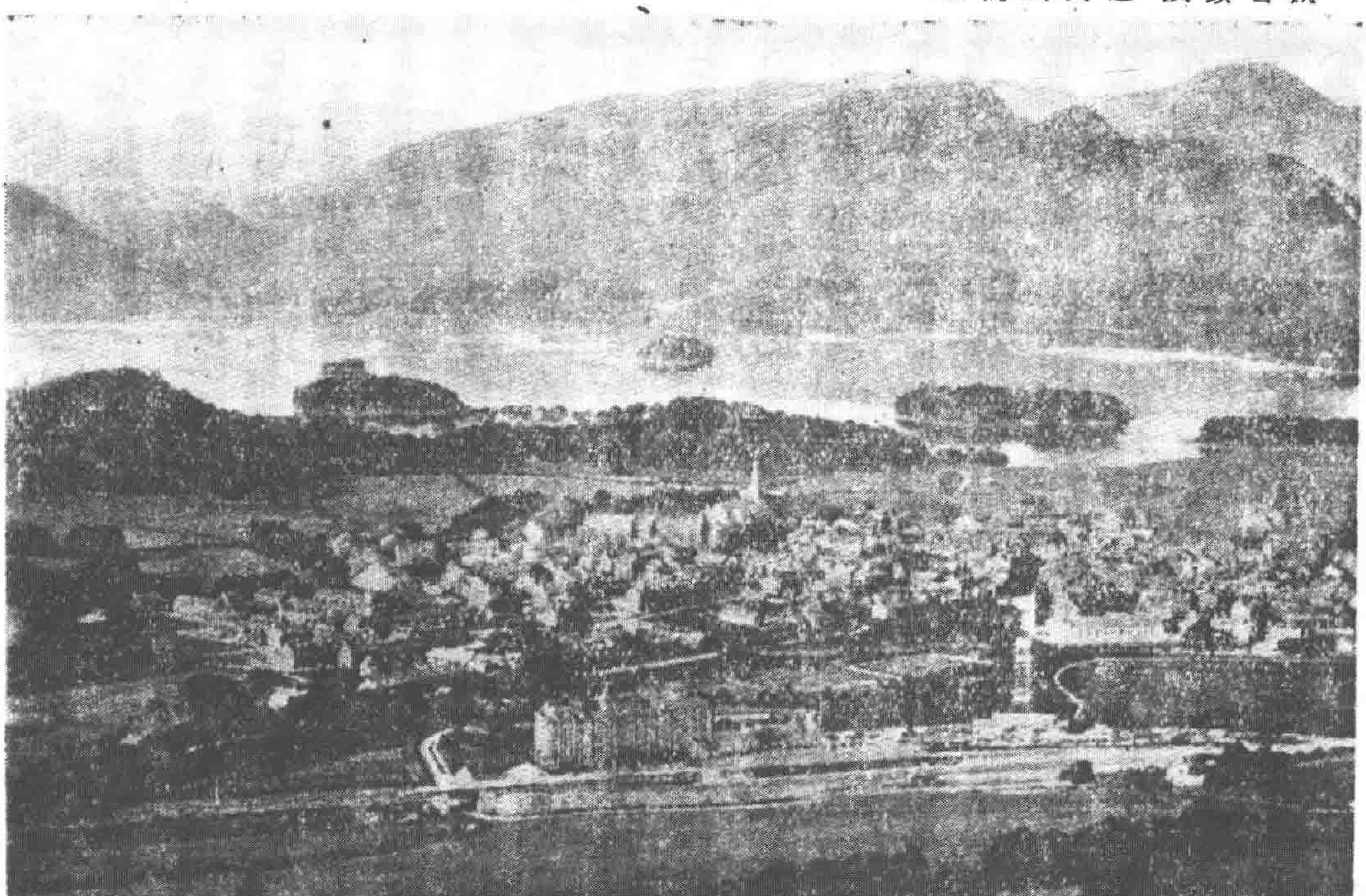
第二天六時便醒來，早餐是八時半，原可睡到七時半起身，但是大家恐怕洗面室人多，主張早起。六時半便起來，洗面室裏空無一人，洗面時祇有冷水，當冷水觸着面龐時，幾乎和冰似的，於顋滿面的朋友也逼得用冷水來剃鬍鬚，這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然而青年宿舍的規則是如此，有什麼辦法呢？盥洗後，等着吃早餐，想到外面走走，可是雙扉緊閉，不准越雷池一步，沒奈何，我們幾位早起朋友，在休息室看書報。好容易一聲鈴響，自己去拿盆子取早餐，餐廳裏擠得滿滿的，大家自己工作，忙碌得很。正在吃的當兒，忽然聽得一下尖銳的呼痛聲，接着是茶杯破碎聲，大家凝神一望，

却是一位女會員因爲倒茶不愼燙傷了臂部。對於急救有經驗的朋友，趕着去救護，末了由兩位抬了出去。一時餐廳空氣十分緊張，管理員也親臨查問。其實這些小姐們那裏過慣這些苦生活，燙傷手臂正是一個例證。我想因毛毯不夠而着涼生病的也不在少數呢！

早餐後，我去整理房間，有些人洗碗，有些人掃地，十時纔出發。我們規定的遊程是從凱雪到勃塔湖（Buttermere）來囘，途程是十六英里。天氣很晴，出了市鎭，沿着馬路走去，人在萬山之中，時上時下，馬路很平整，四週的山雖然不少，但完全是荒山，蔚然深秀是談不到的。走到約摸兩哩光景，有些人主張走山路，因爲大路太單調了。於是沿着羊腸小徑走，漸走漸陡，石塊又滑，大家走得喘息不止，尤其是柳小姐，顯着十分困難的樣兒。可是路已走了一半，囘去也不成，在這樣騎虎難下的時候，祇得一步一步的捱着走。我告訴袁君！「這有什麼樂趣呢？一路祇是吃苦罷了，還有心緒來欣賞風景嗎？」袁君雖然表示同情，然而除了主張努力前進以外，也是無法可想。有時無路可走，要從山坡上滑下去，是再危險沒有了，我的皮鞋很滑，時時有「失足」的可能。我心裏想，下次再也不爬山了。經過三四小時的險徑，最後纔到了山麓，人已疲倦不堪了。

我們隊伍裏可以分爲幾類，一類是先鋒，如楊君夫婦，休士先生，

凱雪鎭及道文湖鳥瞰



三九—四四四

謝君，他們都很健步，總是在我們前面。張君，蕭君，袁君，邵君，和我屬於中部，也可說是本部。殿軍是柳女士，老是落在後面，照例我們總派一個人陪她，於是殿軍一共是兩人。這次殿軍是張君和柳女士，等到他們到齊，我們一同到湖濱的「魚旅館」吃茶。魚旅館和英國文學家有些關係，據說有幾篇名小說裏提起它的。裏面的佈置很古雅，近門的壁上，懸着一條大木魚。我們十八人，坐在一間客室裏喝茶，爐火熊熊，頗有隱居的意趣。四時許出來，從小道繞到勃塔湖的一端，湖在山的懷抱裏很幽閒，很明淨。我和張君坐在石上望着遠處的波光，兀自的不忍離去。我很想繞湖看看，可是有一部分的遊侶不同意，他們主張再登山，因為團體的拘束，我們也祇有隨着走，翻了一段山。「前鋒」報告，似乎無路可通，全體又復回到魚旅館，向着大路走去。

這次從勃塔湖到凱雪，沒有走山路，一路沿着平滑的公路走，比較來時舒服多了。不過公路依然在山頭盤旋，上山時也很累，柳女士落在最後，陪她的責任，輪在我身上，我們一路慢慢走，前鋒早在一兩哩外了。我看見柳女士很疲乏，可巧有輛汽車開來，問問車主能否帶柳女士去，他們（父親和一子一女）很客氣的允許了，也請記者登車，沿路談談，很是客氣。約摸帶了兩哩，他們車子已不能再向凱雪去了，我們道謝了一聲，各自別去。又走了兩哩，纔到凱雪，這時我們已由殿軍改任前鋒了。我見時間還早，在送柳女士到旅館以後，獨自又想到道文湖濱。這次纔看到道文湖的眞面目，我坐在湖濱的木椅上，望着整個的湖。多麼興奮呀！道文湖雖然不大，但是很有中國西湖的意味，其他的許多湖，十分之九是狹長形，長而不闊，實際上等於一條河流，惟有道文湖却是闊和長的比例相差不多，它的長度是三英里弱，寬度係一英里半。湖濱有小船可租，記者去時過晚，已經闃無一人了！船都橫在湖濱埠頭，眞是一幅「野渡無人舟自橫」的寫照。尤其妙的，是傍晚的一陣輕霧，使得我遠遠望去，覺得烟波浩渺，一覽無際；湖中有兩個島嶼，也罩在暮色蒼茫之中。

記者坐在椅上閒眺，看到對面的許多高峯，映在汪洋百頃裏，眞有西湖邊望南北高峯的神情。這時萬籟俱寂，波平似鏡，環顧左右，四週無一不覺得萬分値得留戀。一會兒一艘渡船從對岸開來，方纔打破了寂寞空氣。記者欣賞了一小時，終於不得不離開了。我後來雖然遊了很多的湖，但我最覺得滿意的，還是傍晚時候的道文湖。這是我永遠忘不了的。

四月七日的計劃是遊格拉司湖（Grasmere），當晚便在該處的寄宿舍息宿。早晨大雨滂沱，我决計坐汽車去，張君和柳女士也贊同；其餘的七位，却冒雨向山道進發。我望着他們在大雨如注中爬

山去，心裏也很佩服他們有勇氣，然而記者的感覺，認為旅行本是娛樂性質，這樣的吃苦奔走，終日絲毫沒有觀覽的機會，似乎有些不值得。這些荒山實際上也沒有登臨的價值，所以記者後來遇着能夠利用長途汽車的總是乘車，如此我便可省出許多時間來領略風景。這天我們三人乘車到格拉司湖，一小時便到了。天還在大雨，我們在一家小茶室吃咖啡，隔壁是一所教堂，正在做禮拜。我們一打聽，原來這所教堂便是英國文豪華德華斯（William Wardsworth）的坟墓所在地。華德華斯以詩著名，他的作品注重自然，是英國劃時代的一位詩人。他住在格拉斯湖，已今這小小的地方，很靠他出名。雨停了，我們就到華氏的墓地去，他葬在教堂後面的空地裏，雜在許多墓碑當中，我們找了一些時方纔找到，大家對於這位詩壇祭酒，不禁肅然起敬。我常覺得文學家給予人們的印象最深，感情常能從親炙文學家的作品發生，例如莎翁故鄉，便是一個證明。威士敏大教堂裏有不少的名人葬着，然而引起人們興奮的，不是皇族，不是大將，却是詩人。我認為文學家貢獻給人類的比任何政治家為偉大，因為他的作品，是永遠不朽的，是永遠動人的。

華德華斯住在格拉斯湖最久，他常到這座教堂來做禮拜。我看看墓碑，屬於華氏一家的共有四方，除詩翁而外，其餘的是他的子女兄弟。華氏在一八五〇年逝世，距近快一百年了。夫人瑪利，是一八五九年去世的。在墓前憑吊了一會，又到教堂裏面去，也有一塊紀念碑，紀述華氏的史蹟很詳。總之，格拉斯湖區的居民，大家都虔誠敬奉這位大詩人的。

市鎮很小，居民僅有千人左右，但是市容却十分整潔。由教堂向左走，不久便看見格拉斯湖了，這湖遠不如道文湖偉大，彷彿一個大池塘，可是它的地位，嵌在峯巒之間，顯示着特殊幽靜，所以這湖有「湖區之珠」的雅號。華德華斯所以愛居此處，大概也是這個原因吧！我們順道去看華氏舊居「鴿廬」(Dove Cottage)是一個很陳舊的兩樓屋宇，買了門票，由一位管理員領導參觀。內中佈置，仍舊維持原來的狀態，有一間書房，是他寫作的地方，現時擺了他的許多著作。就華氏的房屋陳設看來，他生前似乎很窮，大凡「詩人多窮，窮而後工」，古今中外，都是一律。我從前參觀士莎比亞的舊居，也有同樣的感覺。隣近鴿廬，是一個華氏博物院，裏面陳列華氏手澤吉光片羽，很可珍貴。此外文豪們和華氏來往的信札，也有些放在玻璃櫃裏，我們逐一細看，也足足費了一小時。

下午天氣放晴，湖山蒼翠如新沐，我們順着格拉斯湖，緩緩步，不到兩哩，便看見另一小湖，名叫「來特」，是格拉斯的姊妹湖。格拉斯湖是圓形，來特湖却是不規則的長方形，這湖沒有格拉斯湖玲瓏。據說華氏生前，常在冬令由鴿廬到此溜冰，華氏生在山水窟裏，

無怪他的作品也受到「自然」的很大影響了。

來特湖漸漸變的成一條小溪，水勢很急，濤聲潺潺可聽。我們站在一座小橋上望着清流急湍，又想到王維詩「清泉石上流」，很覺得這個環境清幽絕俗。過橋順着溪澗走，有一處橫在溪流中間的是十餘方石塊，可以從石塊渡過溪流，當人們在石塊上跨過時，溪水很急，似乎人也有被水沖去的可能。這一帶的山漸漸有樹木了，遠遠望去林蔭間偶然有幾幢洋樓，自然和人工點綴湊合在一起，更覺得可愛了。

下午五時，我們照章可以到寄宿舍了。這裏的寄宿舍在離開格拉斯湖兩哩的山坳裏，完全是鄉村的意味，房屋也很簡樸，管理員是一個彪形大漢，把會員們看做小學生，管理得十分嚴格。他面部很少笑容。眞學監似乎還沒有他可怕。一間房要住十個人也夠擠了。餐廳彷彿一間古堡聚會廳，沒有電燈，沒有天花板，幾條木桌，幾十張木椅，一盞煤油燈顯示着陰沉可怖。這天除我們的團員而外，還有一大隊的童子軍，另有一位年逾知命的老翁，這位老翁很是健談。他說他是孟却斯德人，本來經營棉業，因為不景氣的打擊，虧了很多本，因此不再做生意了。現時常愛四出遊覽，尤其喜歡徒步獨遊，性情很孤獨，也是附庸風雅的一流人物。

七時許，我們一部分冒雨登山的團員囘來了。袁君也是一份子，他說：「一天走得眞累死了，衣服全濕，足部也皮破血流。」我一方面可憐他，一方面覺得這樣的「奔喪式」旅行，又有什麼意趣呢？蕭君的足部也起了許多泡，大家祇是忙着敷藥，我自己覺得很僥倖沒有陪着他們。

晚餐後，大家圍着火爐談天，十時，我們的「學監」來了，吩咐大家就寢，一席爐邊絮語，祇得結束。到了寢室，大家不免又在談笑，一會兒有人敲門，原來「學監」又來了。他眞能負責！第二天早晨，我覺得冷水洗面實在太難受，偷偷的走到廚房裏，拿了一個牛奶杯，想取一些熱水，正在取水，那彪形的學監又出現了。他說，「你做什麼？」我說「拿一些熱水去剃鬍，牛奶杯立刻就歸還。」他點點頭，我也如逢了大赦！早餐時，他問，誰願去洗碗碟，誰願去打掃房間，誰願去清理廁所，誰願去削山芋皮。後面的工作比較麻煩，大家應徵的不甚踴躍。於是他便指定了幾位老翁被派削山芋皮，他兀自不高興。我是收拾房間和張君走出了餐廳，「學監」攔住我們說：「你們兩位不要走，做些工作。」我們說：「我們已有工作了。」他纔放心。蕭君說：「他是典型的John Bull」（英國人的綽號）。

八日，天晴，我和袁，蕭，張三君乘車遊最大的溫德湖（Windermere），在鎮上逛了一週，然後到湖濱最精采的巴納士港。溫德湖長十英里，最寬處約一哩半，所以整個的湖，如一條不規則寬的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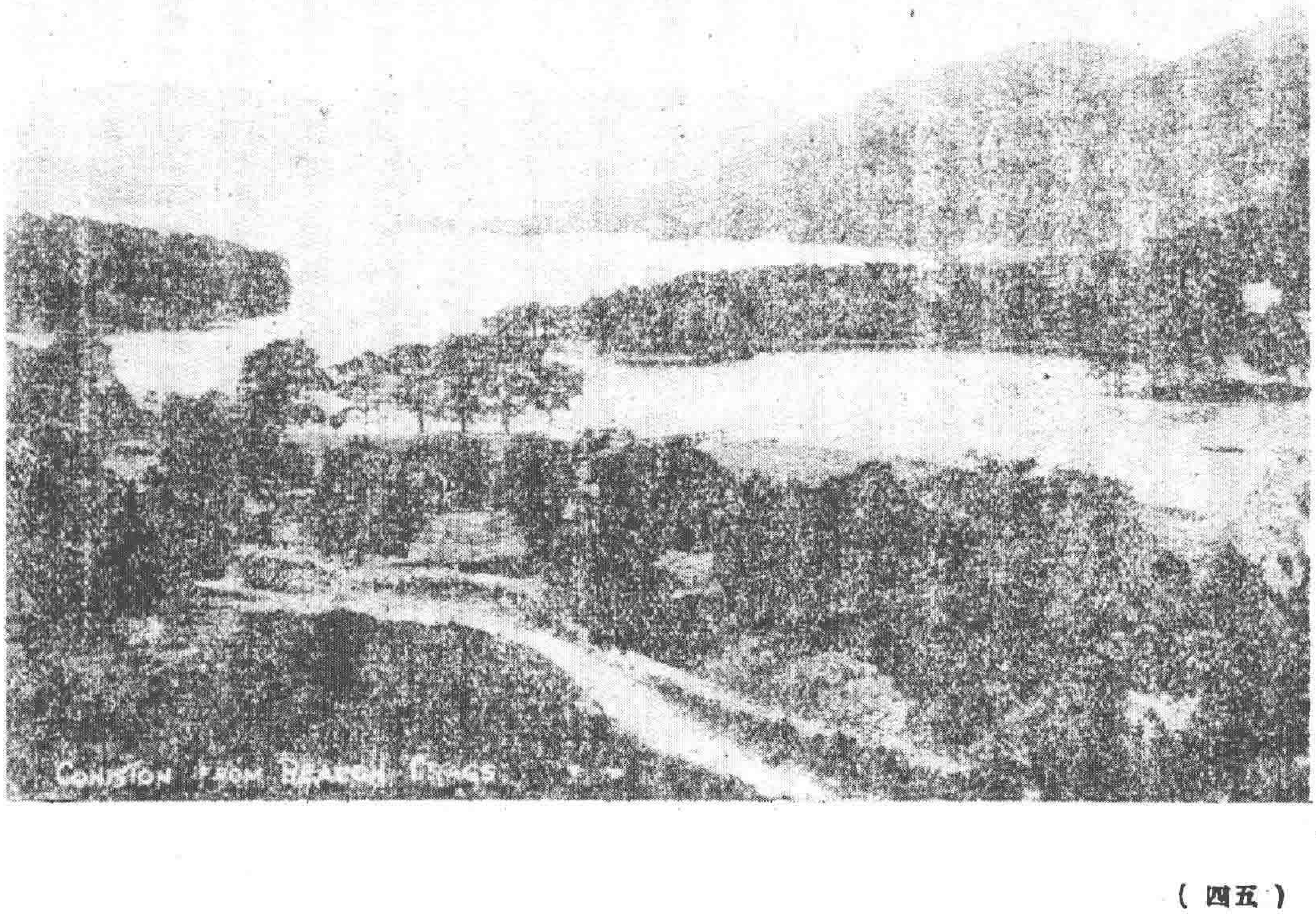
三九—四四七

流。巴納士港是在湖的中部，有很優美的散步大道，有遊船可租，我們租了一艘小舟在湖心裏盪漾。溫德湖雖大，却不及道文湖秀麗，我們因爲時間限制，那天僅逛了一角。夏天，湖裏有大輪船往來，那天天很冷，遊客也寥落極了。當晚囘到格拉斯湖寄宿舍休息。

九日大家離開格拉斯湖，由山徑往康尼斯登湖，山勢不陡，很快的便過去了。後來大家沿着公路走，約摸八英里的途程，到了康尼斯登鎮。那天許多原任前鋒的團員，因爲脚部受了傷，所以走得很慢，我和張君反改任了前鋒，柳女士還在後面和蹣跚的袁君做了殿軍。大家在一家咖啡店會齊了，一打聽纔知道青年宿舍在山頂上，要走一小時纔到。大家主張到寄宿舍去休息，我因爲時間還早，想去看看康尼斯登湖，於是單獨到湖濱小坐了半小時。康尼斯湖也是狹長形，晚景也很好。看完湖景，又去登山，囘到寄宿舍，人已疲乏不堪了。這座寄宿舍位置在山巔的幽谷中間，實在是一個不易多得的好地方，沿途有瀑布溪流，山也有飛泉倒瀉，如果是夏天，一定更加可愛了。我想，大概以前是一個富人別墅吧！

「學監」是個女太太，很容易生氣。那天張君買了蛋自己

康尼斯登湖遠眺



在炒，她就表示萬分不痛快。其實自已燒飯，照章程並沒有什麼不可以。張君說燒了一次炒蛋，受了她無數的指摘，這位太太的脾氣也夠壞了。

十號的計劃，是從康尼斯登到塞道斯維（Saiderthwaite）。這一段沒有長途汽車可通，他們預備從康尼斯登跨山去，我呢因爲抱着一股遊「湖」的熱望，所以不主張一味攀山，如果照他們的計劃，那麼除了每天攀山越嶺以外，很少有時間看湖。記者翻閱地圖之後，覺得如果沿康尼斯登湖走另一盡頭，有路也可到塞道斯維，決定單獨行動，從康尼斯登湖的一端到另一端，是六英里半，公路沿湖，景象是最美麗了。我愛看湖，尤愛遠看康尼斯登湖在層層的峯巒中間，絲毫沒有一些喧囂氣息；偶然走累了，坐在沙灘上望鏡一般的湖水，可以引起無限的感觸和離愁。獨遊可以自由些，可以有時間冥想，比了大家一味的趕路，有意義多了。下午二時到了湖的另一端，滿想在那裏吃飯，那知那裏祇有幾處茅舍，完全是一個鄉村，幸而袋裏有乾糧，否則眞要啼笑皆非呢！到了轉彎的地步，問了路，知道由此到塞道斯維，必須跨過一座大山，我聽了大失所望，可是事已至此，進退維谷，終於不得鼓起勇氣來。足部本很累，又要上山，自然很苦。山是特別的多，走完了一個山崗，又是一個高峯，我漸漸的迷了路。那時四顧無人，心裏也有些慌，後來等了許久，纔問着一個人，但是他的口音又很特別，也聽不淸楚，姑且照他所說的路線走去，足跟已腫了，還沒有一些眉目。如此輾轉問訊，最後總算是走到了。從此，我也不能再做前鋒了。直到回到孟却斯德，方纔步履如常。

塞道斯維的青年宿舍，規模很小，管理員是一位老太太，她的丈夫曾經在香港多年，所以對於中國學生的感情特別好。她是許多寄宿舍裏唯一可愛的人物，她有母親一般的慈惠，絲毫不以章則來拘束我們；晚上很冷，老太太允許無限制的供給毛毯，於是每人領到五六條之多，睡袋由老太太先烘暖了再給我們，眞夠慈和了。她的印象，使我們永遠忘不了，是一個典型的母親，富於東方的特質！吃飯的時間，睡眠的時間，都由我們自己定，洗滌打掃也不勞我們，吃了不夠還可以添，彷彿在家庭裏。比起格拉斯湖的彪形學監來，未免相差太遠了。

十一號本由山路到克洛斯維（Crosthwaite），我是不能再步行了，可是從那裏又無公共汽車可通其他的地方。老太太看了我和羅君不能再走，設法在隔壁商量了一個搭車辦法。原來隔壁一家太太們要到鷹頭鎮去，到了鷹頭鎮就有公共汽車可通了。我們承老太太的介紹，以及兩位女太太的厚意，帶了我們到了鷹頭鎮。在倫敦我常覺得英國人傲慢，但是北部一帶的人都很和藹，很願

三九—四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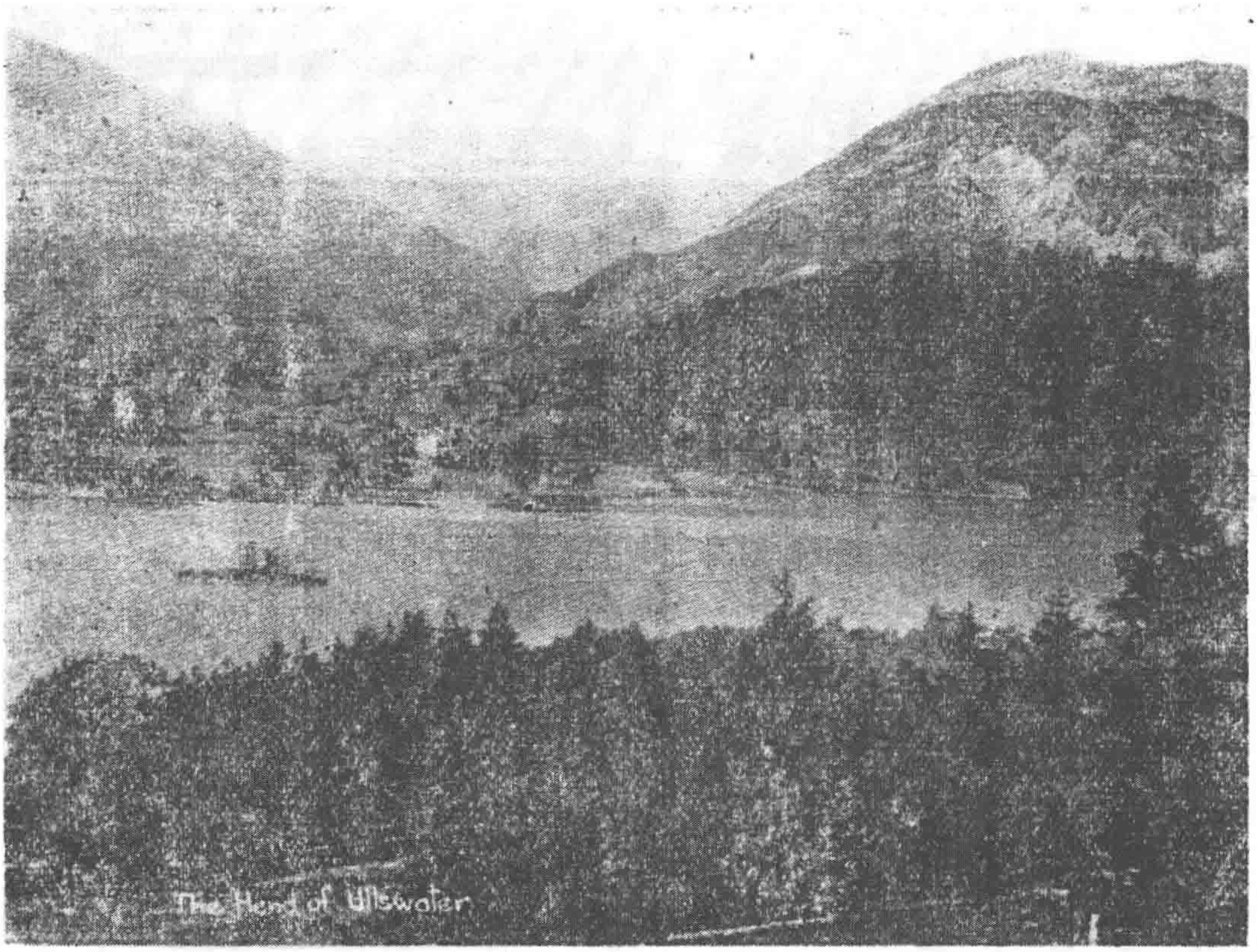
意幫異國人的忙，在路上大家不相識的人遇到，總要打招呼的。這次兩位太太的汽車裏本來也不空，她們却吩咐小孩子坐在我們膝上，不使我們失望。

到了鷹頭鎮，我决計到溫德湖去住一夜，舒舒服服的洗一次澡，睡一次覺，因爲連日奔波，非休息一次不能恢復疲勞。到了鷹頭鎮，我和羅君坐在一家小旅店裏吃茶候車。這家酒店很有迭更氏小說裏狀述的那種模樣，幾個人圍着火爐喝酒，店主也加入談天；那天所談的是英國海軍在挪威登岸事件，店主說來有聲有色，好似一篇傳奇小說。下午一時離開了酒店，乘車到溫德湖鎮，找到一家小旅館住下。沐浴後又到巴納斯港口閒眺，人很少，獨自坐着，可以看到數哩之遙。崗嶺起伏，襯托有致。我很愛傍晚眺湖，因爲那時另有一種趣味。

第二天清晨，找了許久，才看見旅館女主人。英國人眞相信人，像我們沒有行李的遊客，在中國不消說要先付後住，但是英國人不相信顧客會逃走的，顧客們也沒有逃走的企圖的。這次我付了房錢，主人問我要吃早飯麼？我說不要，因爲他們的早飯是很貴的；她又問是否要吃茶和烘麵包？我想她們大概想做些生意，故意一再推却，也太寒酸，於是就點了茶和麵包，吃完，問她代價若干。她竟出乎意外的說「是免費的。」我雖然很感謝她們的好意，但是她們是營業性質，那裏能免費請客？我便說：「這是不公平的，我應當付我所應付的錢。」女主人一定不受，說「付幾個便士給侍女好了。」我想了一想，便付了一先令六便士的小費，大致可以抵消我所吃的代價。她說：「何必呢！太拘束了。」我謝了她的好意，表示我雖付錢，還是同樣感謝，後來付浴費六便士，她又推却，我一再強她方纔收下。湖區的英國人雖很謙和，但旅館主人如此和異國人客氣，實在是不可多見的事情，可見那裏人情的淳厚了。

離開旅館，决計租自由車逛整個的溫德湖，因爲上次來時，祇遊了一個小部分。溫德湖長十英里餘，如果走是很費時間的，利用自由車是一個最簡捷的辦法。租車是每天一先令六便士。我問店主：「要付抑款嗎？」他說：「不必需的。」我又故意問「不怕人把車騎走不還麼？」他說：「沒有這個例子。」無疑地這又是一個誠實的例證。乘了自由車遊湖，輕快極了，繞了一大圈，祇費了三小時，中途還吃了一頓很豐富的午餐。

溫德湖汪洋恣肆，有一兩處很壯闊。最好是從對岸望溫德湖鎮，整個城市建在山上，碧瓦朱垣，隱現林薄間，爲狀最美！在途中我無意中和一個遊客閒談，我問他是否到過日內瓦，他說去過，我於是問他對於日內瓦雷蒙湖和溫德湖的意見。他說：「雷蒙湖太遼闊，很似海，溫德湖狹長，很似河，海的好處在一望無際，河的好處在能



奧爾士湖一角

瞧見對岸景物，很難斷言孰優孰劣的。」他的批評我覺得很確當，但是比較起來，壯闊的雷蒙湖可愛多了。

當晚我又回到格拉斯湖青年寄宿舍去。再和那嚴肅的管理員見了一次面。十三日赴勃特德爾（Patterdale）遊奧爾士湖（Ullswater）。除了翻山以外，沒有公共汽車可通，我勉強跟着他們登三千呎的高山，一步一喘，好容易捱到山頂。頂上有一小湖，湖旁尙有積雪，天氣很冷，有雨意，趕着下山。不消說，我總是殿軍，柳女士看見我蹣跚而行，承她好意，不時候着我，直到下午五時方纔抵達目的地。因爲天雨，大家坐在旅館裏喝咖啡打牌，沒有出遊。勃特德爾的青年寄宿舍，比較起來設備是最好、很有些摩登住宅的氣概。

第二天早晨、柳女士主張划船，我和袁君主張湖濱散步，結果經不起她的堅決主張，大家租了一只船在細雨濛濛中向着湖心划。奧爾士湖又是狹長形，和河相似，妙在有些曲折，據說大家公認這湖是湖區最美麗的，也許是就因爲有曲折吧！我們還了兩小時船，風漸漸的大起來，柳小姐有些怕。她說：「如果船沉了，我眞對不起你們呢，因爲是我要泛舟的。」我們笑着安慰她，一會兒，由袁君的努力，我們已抵達埠頭了。

勃特德爾是一個恬靜的小鎮，圍在山水中間，有如世外桃源，居家最相宜了。第二天（十五）我和袁君乘汽車離勃特德爾，到火車站，其餘的人翻山到凱雪去，我們就此握別了。後來聽說他們在山中遇了大雪，又迷了路，蕭君因失足暈倒，其餘的也狼狽不堪，記者幸而沒有參加，否則又要多一個不痛快的回憶了。

從貢利茲車站，我向着孟却斯德南下，袁君却北上到愛丁堡去。

這一次湖區旅行，一共是十天，實際上如果經濟些時間那麼有七天也可以夠了。我以爲最好定下面一個程序表：

第一天從牛津或倫敦出發到溫德湖鎮休息。

第二天遊溫德湖，下午五時左右乘汽車至康尼斯登鎮。

第三天遊康尼斯登湖，即晚乘車至格拉斯湖。

第四天遊格拉斯湖及來特湖，晚間赴勃特德爾。

第五天遊奧爾士湖乘車赴凱雪。

第六天遊道文湖和塞爾湖（Thirlmere），晚赴貢利茲站。

第七天返倫敦或牛津。

至於費用每天有十先令便夠了，如果住青年宿舍，祇消四先令，連汽車費有六先令即可應付。火車票約五十先令，歸途可以在大城市下車，不另加價。

就記者的觀感，英國的湖區，在英國當然是首屈一指，可是實際上和我國的湖，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既沒有西湖的柔媚，又沒有太湖的遼闊，每個湖幾乎同樣的是狹長形的河流，很單調，很微小。英國太太們說是能超越雷蒙湖，似乎是很難使人相信的。

四月二十三日記於牛津京士敦路一〇一號

（註冊商標）

囝象圖　觀龍圖　松鶴鹿　龍爵圖　象球圖

（本廠出品）

絨布　蘇紗　府綢　醒民呢　羣力縐　舞鹽呢　生存呢　方新格　新星格　條花呢　衣袍呢　元縐呢　直貢呢

花色繁多　不克細載

大豐恒機器染織廠

國貨界權威大豐恒染織廠，其工場向設於京滬路之南翔鎮，不幸八一三戰事爆發，該廠首當其衝，乃不得不暫告停頓，後經各方敦促，該廠遂再接再厲，覓妥上海膠州路基地，重建新廠，恢復生產。又爲酬答愛護該廠之新老主顧起見，所有出品，均力求精進，而售價則盡量降低，以增進該廠以往之榮譽。至於各種出品之商標，則仍用松鶴鹿，觀龍圖，龍爵圖，囝象圖，及象球圖，因上列商標，不僅均經註冊，且已家喻曉，婦孺皆知矣，

總廠　上海膠州路九[illegible]十號

發行所　上海[illegible]路四二九號

電話　（廠）三八一〇六　（所）九一七四[illegible]

荷蘭瑣記【上】

黃嘉歷

循着波平似鏡的新瑪司河，航行到繁華的鹿特丹市，(Rotterdam)。由比利時或德國趁着任何一線的鐵道或公路到荷蘭來，或由東西南北各方乘飛機飄然而來——無論由那一條路線，你就可以便利地來到賓至如歸的荷蘭。荷蘭與西歐多數國家毗連，堪稱交通之中心。

但是，此外還有一條路徑呢。踱過牠的門口，就會使你處於一種心境，較會了解這個低地之國，並會把改造牠的地理歷史和民族特性的各種事實和力量連貫起來。

假使你乘着高潮由北海航經伊日梅登(IJmuiden)的巨大水閘，其中一個是世界最大的，你所乘的船會被放落在庵斯達丹(Amsterdam)大港的水面上。

你若是曾航經這條水道，或是曾注視成羣結隊的舟艇——經營東印度羣島的拖船，貨船，壯麗的客船——矯捷地跨下這個水階或攀登而入大海，你就會明白為何這個國名為『低地』了。

海面下的城

我問一個終生住在庵市的人：「你住在一個海面下的城心中憂慮嗎？」

他笑着答說：「自然無須憂慮。第一層，你說得太過份了。本市不是在普通海面以下的。」

「本港和各運河的水，是比北海的高潮低，這是真的，但是在每年的大部份時間內低潮之時，港內的水是向海流的。而且你也可以自己觀察，這裏(我們是站在離王宮一擲石遠的地方)的路面比各運河的水還高出人身一半以上呢。」

我剛去訪問一位記錄水位的市政職員回來，他給我一張圖表，表示高潮和冬季的暴風雨激起北海的波浪衝擊荷蘭西岸沙丘防浪堤之時，水平面是和庵市最高處的第二層樓那樣高。

我提醒我的朋友，在這種時期大概總不能夠安居，但是他說，庵市在防浪堤和抽水機之後，是十分安穩的，並且未受慘烈的水患，已經一百多年了。

水位和血壓

水位對於荷蘭的重要，有如血液循環和血壓之於人身。當我們在討論水位之時，就走到附近的一條運河。我初次看見神祕的字母N.A.P.。這三個字在荷蘭全境的電杆上，木板上和運河壁上，都是清清楚楚地用漆寫着或雕鏤着。

在運河中有一根木杆伸出水面約呎半高，上有白線一道，其旁也有這三個字母。那就是Nieuw Amsterdamsch Peil 三字的縮

簡譯成英文就是 New Amsterdam Level，意卽舊港內平均高潮的海面高度。

這三個字母所含意義，對於荷蘭人的重要有如北極星之於航海家。所有建造荷蘭的複雜工程和其運用——在各不同水位所築造極錯綜的堤岸新闢的低地和運河——若是用N.A.P.解釋之，就含着一種較完滿的意義。

你若是在N.A.P.之上，在荷蘭西部，這就是一件新聞了；而在標牌註明N.A.P.下二三或五米突（約在庵市水面下六呎半十呎及十六呎）的地方，你可在乾硬的阡陌中遨遊，見到忙碌的農夫在耕種着或草地上點綴着肥壯的牲畜；這却不算一回事。

知道了N.A.P.的意義，荷蘭常見的巨册中央統計報告，也就比較容易明白了。該國約有五分之二的土地，是在海面以下。

此外還有二點應該說明的：假使所有的堤岸都拆除，就另外有一大片的土地只高出高潮時一二呎，到了暴風雨之時，會受水淹沒的；還有其他區域雖是不怕海水的汎濫，但却是在萊茵河及瑪司河的水面下的，這兩條河，每年由德法瑞士和比國遙遠的排水區輸送數萬萬加侖的淡水來到荷蘭，分給全國。

準備以水抗戰

在昇平之時，荷蘭人是忙着與他們的世仇——海洋——作戰，到了外侮將臨之時，他們却準備利用他們的歷代水敵去抗戰了。

在十六和十七世紀，各省長期革命反抗西班牙之時，有幾次特意將堤壩破壞，這不但是要淹沒西班牙人，也是要用水供給充作內地海軍的荷蘭船，使其能夠發揮作戰的威力。一六七二年，法國路易十四世的軍隊，被水田所阻，致不能侵入庵市。

今日當鄰國動員軍隊麕集其邊疆之時，荷蘭的軍事當局，公然宣稱，假使外國軍隊侵入國境，他們已經完成計畫，把國內若干區域，迅速放水淹沒。他們甚至已經把淹水的計畫試驗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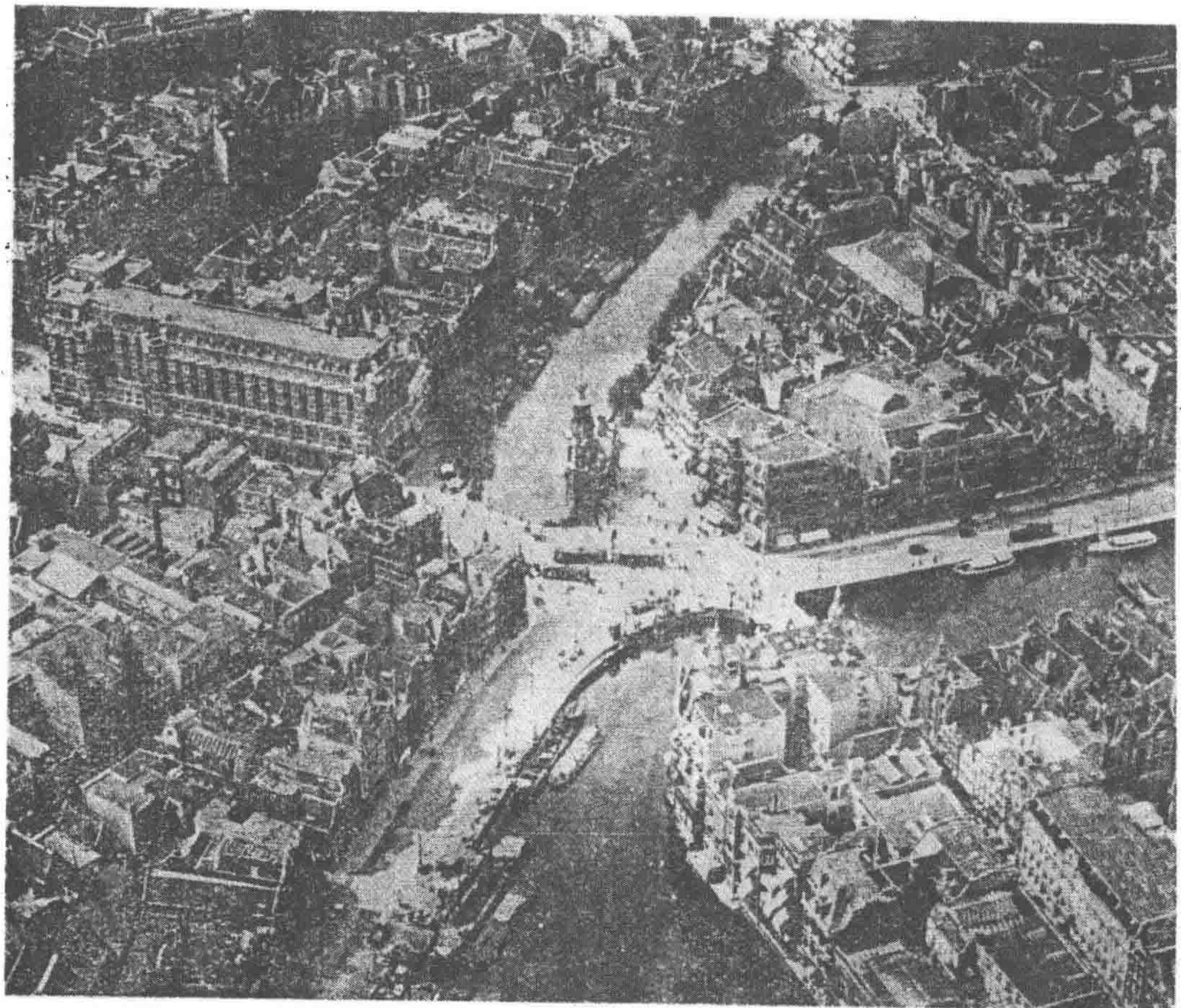
據說，能夠幫助荷蘭防禦的是海洋；但究其實，却是萊茵河及瑪司河。

因為一則鹽水會損害泥土，而河水則否；二則應該放水泛濫以阻止侵略者的若干土地，不是在海面以下的，但却是低於河流及運河水面的，並且是靠近水流的。

排水新闢低地的「瑪基諾」防線

要先淹水的區域並不怎樣廣大。

若干排水新闢的低地，歸併在一起，到了淹水之時，會成為寬六七哩水的帶，由瑪司河向北擴展，越過北勃拉班省和烏退支省，直達須德海的南岸，和庵市之東。這種計劃，會使荷蘭的東部和東南



庵斯達丹市的中心

部，與國內最富庶及人口最稠密之區——烏退支西省部和荷蘭南北部——相隔絕。

淹水的辦法是使地面的水不深不淺，水量不足以浮較大的船，僅足淹沒無數的運河和溝渠，使其變成隱蔽的陷阱，使欲涉水而渡的軍隊和機械化軍器，墮入其中。

炮台支配「水線」

假使敵人設法越過第一道淹水防線，在他們面前的土地就要再放水淹沒。此外使受水困阻的敵人遭遇更大的困難，是在每道水線的內邊，有無數堅固的炮台縱列着。

在昇平之時，旅行者要進入荷蘭，並無何種困難。護照和海關的必要手續是簡單的；國境狹小——約等於美國的瑪麗蘭州——旅客往來，堪稱便捷，尤其是在西半部，即大半荷蘭人居住和多數遊客逗留之處。

我和旅伴，決定以坐落適中的庵市為遊歷荷蘭的大本營；所以自横渡大西洋巨輪抵達鹿特丹市(Rotterdam)我們走下跳板的一小時後，我們已

經被一列流線型的電氣火車送到荷蘭的最大都市——庵斯達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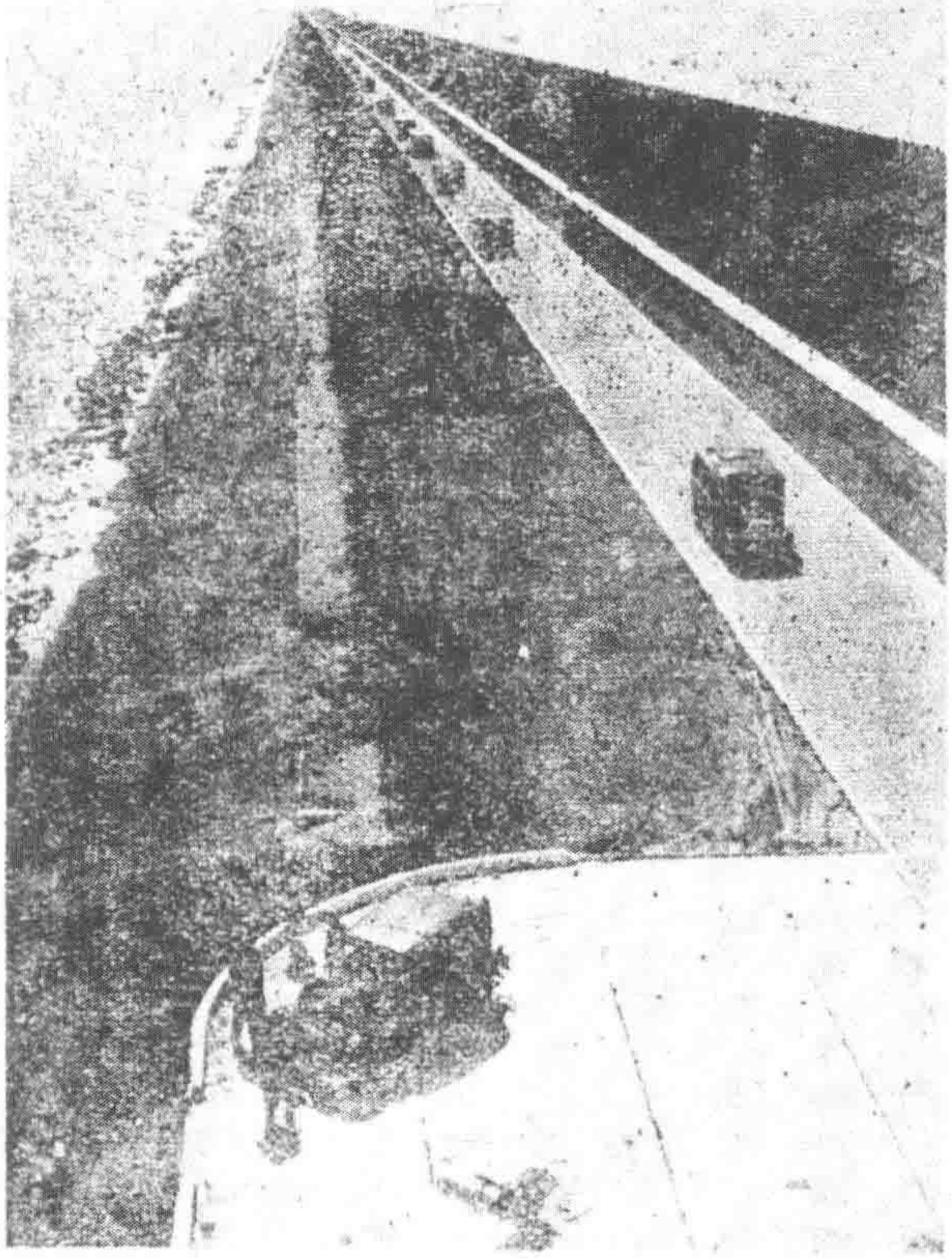
荷蘭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活動範圍，雖還是集中在海牙，卽各國大使所在的都會，但是你到了這個居民八十萬的大都市之時，看見新舊混雜，工商業繁盛，歷史悠久，各業在世界經濟所占的重要地位，物質的豐富，藝術和生活的優美，你就會明白何以荷蘭人堅持庵市是他們的首都了。

在其悠久的歷史中，有幾個時期，庵市在國和省的組織中，是個市國。在今日它還是荷蘭居民最多和財力最富的中心，以海港和行政重地而論，它雖分別屈居於鹿特丹和海牙之下，但它還是傲然維持其全國第一都市的地位。

像樹輪生長的庵市

試觀經過七百多年發長後的現在庵市地圖，你們同意那幅圖正像一株樹的半橫斷面，那直的一邊，是由海港構成的，那些樹輪就是這個「北方威尼斯」的重要運河；其中還有小運河及小街道，正像乾樹身上有線狀的裂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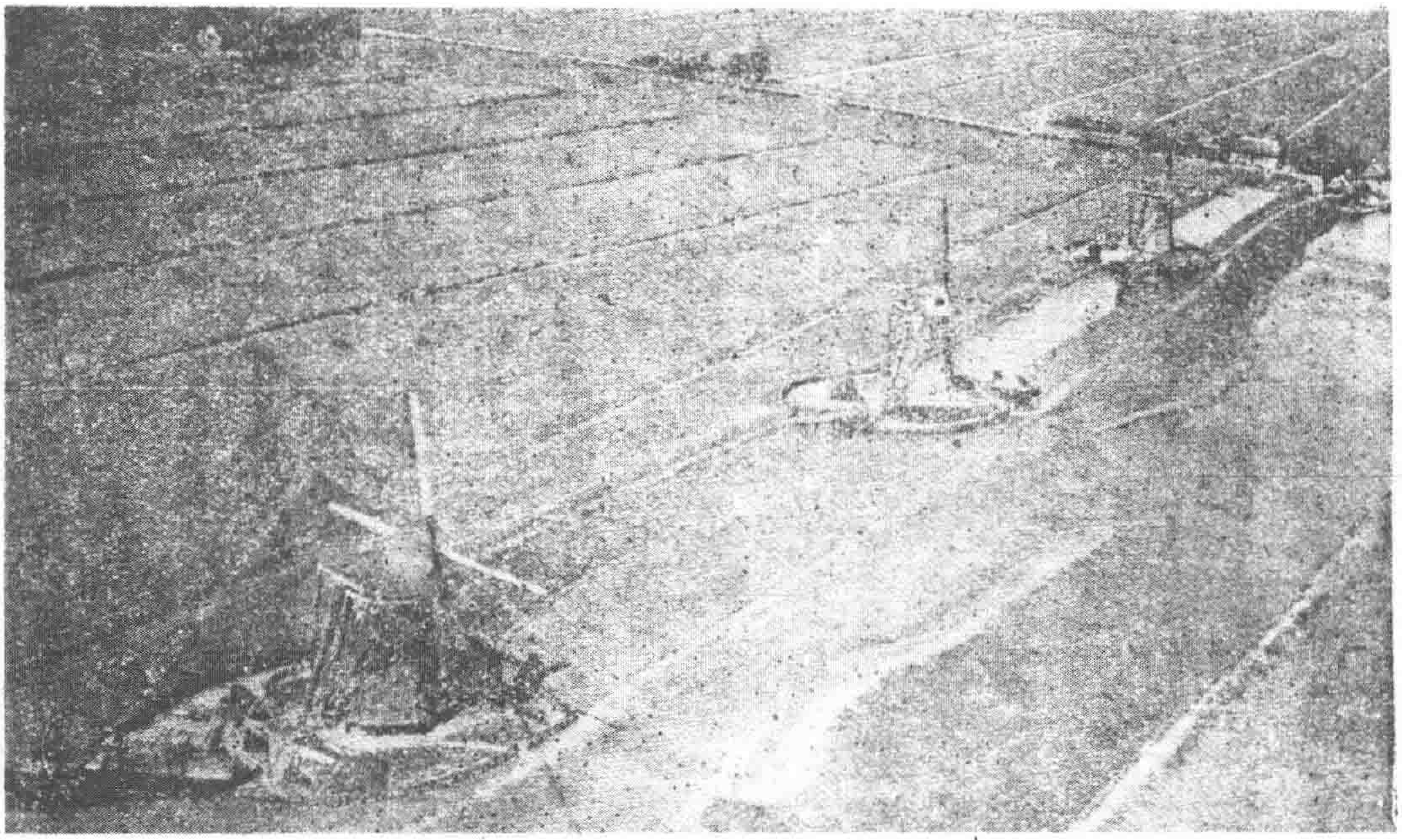
庵市的輪圈或地帶時時在增加中，它的發長和一株樹毫無二致。



戰勝海洋的土堤

產生這偉大庵市的小核心是約在一二〇〇年，橫越庵斯德爾(Amstel)河所築的一座堤壩，其被切斷的地點，是在該河與須德海的一個七股交接的上面這樣，漁夫才有一塊乾涸的小地面可以築造他們的茅屋，這種裝設水門的堤壩，不是要阻止河水的向外流，而是要阻止海水在高潮時的流入河內。

庵士德理丹人(Amstelredam)（早期殖民的稱呼）在堤壩之後，挖掘運河，立刻得到三種利益：運河能夠協助排洩沼澤的水，又可用作船舶交通的水道，泥沙可用以塡高兩條運河間的地面。



荷蘭風光的特點——風車

庵市的人，遵守這種簡單的方法，已歷幾百年了。到了市區須要擴張之時，他們就在舊邊界掘一道新運河，帶把那些寶貴的泥土，堆積在新水道的兩旁，作爲新屋的基地。

舊庵市中心河道所築的堤，現在是無從認識了。幾百年來，河的尾段，已經壅塞，分開，填滿並移離其原來的位置了。堤的存在，僅名義而已，究其實，已經是一片廣大鋪砌圓石子的空地了。亦卽庵市的中央方場，現爲車輛往來雜沓之區。

堤的一邊是王宮，卽從前庵市市政廳，女王每年夏季正式巡幸這個商都之時，蹕駐於是約一星期之久，這種習慣，幾乎成爲法律了。

庵市的每所房屋，都是建造在許多木樁上面。庵市的人，每每把王宮地基下的木樁數目——一萬三千六百五十九根——告訴旅行者，王宮是在一六四八年建造的，那些木樁浸在水和泥中，就這樣保存着，繼續担着牠們的重負。若是按照最合理的建築法，木樁應打到不流動的沙層，其中有的離水面約六十呎。

五百年前建築的「新」禮拜堂

堤的對面，還有一座偉大皋司(Gothic)式新禮拜堂。現任女王威欣明娜，於一八九八年登極時，由海牙旅行到該禮拜堂，舉行對憲法的宣誓，這是荷蘭統治者所應履行的一種慣例。

三九—四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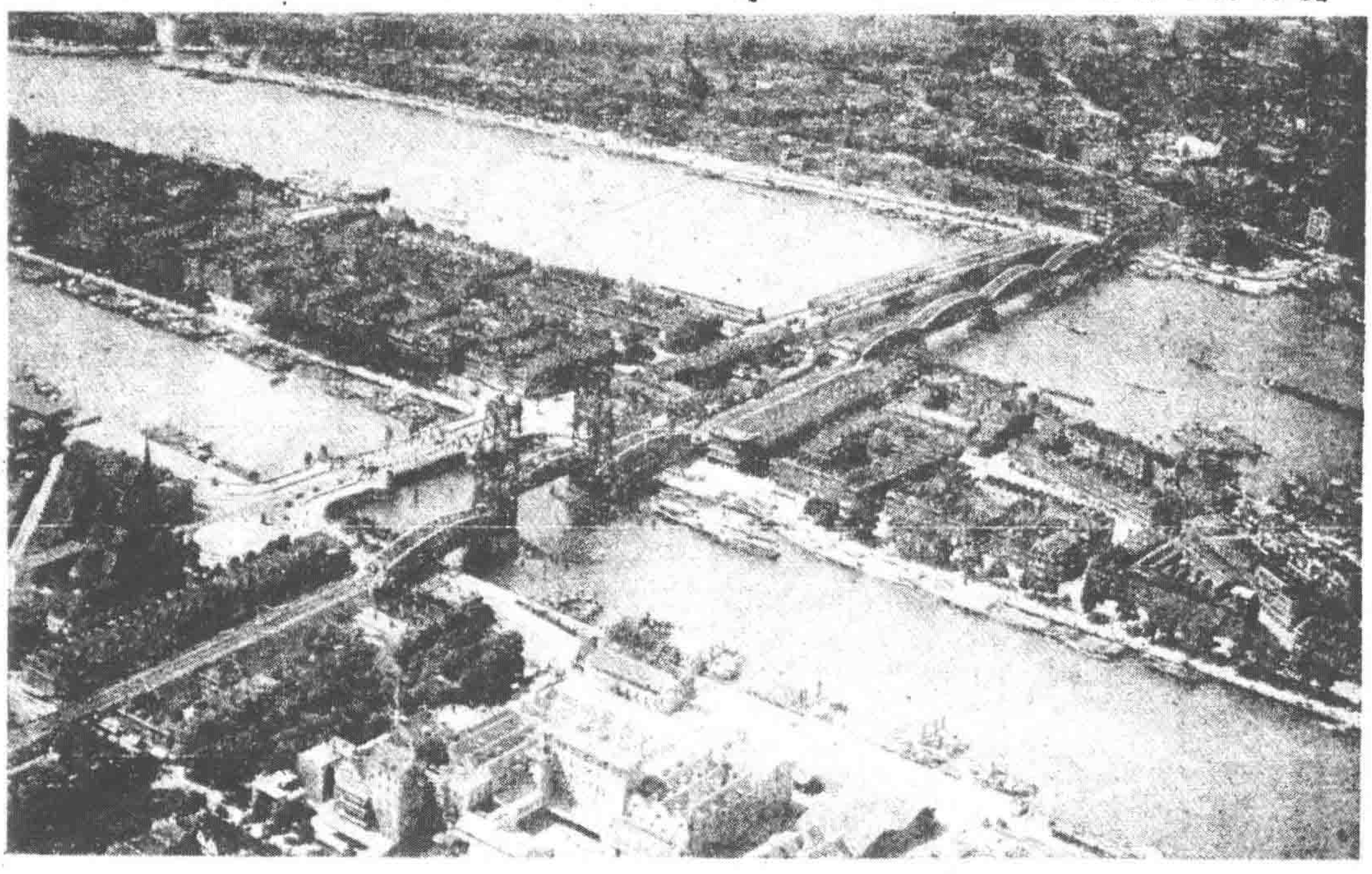
這所禮拜堂的名稱，使我們再度記得庵市有很悠久的歷史；因爲該「新」禮拜堂是一四〇八年建造的，其最近期的大改造，已經是一六四五年了！在市東區的舊禮拜堂，大約是一三〇〇年築造的。當時庵市僅是一百年的青年小夥子。該禮拜堂雖是建在運河岸的基地上，還是維持良好的狀態。

我們在庵市，曾經試驗過幾處寄宿的地點。起先是住在周圍有數條鋪石馬路的一所大旅館，那個地方太吵鬧了。其次，是移到近公園的一所公寓。但是離開常到的地方太遠了。最後我們覺得像我們這種逗留在庵市的人，急要知道一切的情形，應該像起先一樣住在這個奇異的都市生活的特種勢力所活動的地方。所以我們就遷到一家在運河岸上的旅館。

這一次所選的，滿意極了。每晨我們在下臨運河的窗口早餐；那些小舟和駁船在轉灣之時，幾乎要掠着我們的牆壁。我們所俛視的，是各種各式的行列：駁船上滿載着建築所用的細沙和小石和不可或少的木樁；小舟上是堆積着包箱和桶一類的貨物，其中的東西我們只能猜度而已；盆栽的植物和花卉，是運到市區外運河岸上的非正式花市去的。（在這個兩棲市中，必須水陸並提。）

因爲先有威尼斯的印象在腦中，我們在未到庵市前推想必定有一種備旅客遊覽用的船，像那種賞心悅目的遊艇，和來往大運

鹿特丹市鳥瞰



河的小輪渡。

庵市運河中無遊艇

不久我們探悉在庵市的運河內，事實上無遊艇或渡船這一類的東西，有者僅少數的小汽艇專供遊客之用。大約每小時開到較寬的運河庵斯德爾河及港內去遊覽。

許多運河的兩旁，種有成列的榆樹，增加市容的美麗不少，但尙有其他作用在。運河中往來的貨船和駁船，大概都可以把貨物直接送到店肆和貨倉的前門。其他兩岸列着住宅的運河，也許一連好幾天沒有一隻船去攪動那裏的平靜河水。但有時也許有運串的市政駁船，來把灰燼或其他垃圾帶走。

在多數運河的河界與房屋之間，都有充份的地面，可供車輛和行人之用。汽車和運貨汽車雖不及美國城市那樣多，現在已經用以代替從前河中的船隻了。有時，汽車不循正軌走入河中，那麼就要請庵市火政處派遣裝有起重機的特別貨車，把汽車鈎起來。

在市區東邊有一條極熱鬧的水道，即瑪匯德運河，（Merwede Cannal）和大港交接之處。該運河於一八九二年落成，其挖掘的目的，是要那遠在四十四哩外的萊茵河和庵市能夠直接交通。

在平時，萊茵河的大駁船絡繹不絕地帶來石塊，木料，鋼鐵，化學製造品和許多其他貨物。牠們歸航之時，則把由殖民地運來的原料，橡皮和香料的產品，載給萊茵河上游的商埠。

市立水上遊戲場

一天，我們在市郊庵斯德爾河，看見一座壯麗的新橋，偶遇一艘運河中所看不見的遊艇。在橋兩端塡高的公共遊戲場，市政府建有船形的房屋，交給划船會去使用。

時爲夏季一個風和日暖的下午，在辦公時間後，許多靑年用各種遊船，在那條寬大的庵斯德爾河上，盡情取樂。

自十六和十七世紀，該市有許多市民由海外貿易致富，和成爲有閒階級以來，庵斯德爾河就成爲一個受人歡迎的遊戲場了。我們觀察現在河上的尋樂者，就聯想到早年庵市市民的娛樂時間。在幾晚以前，我們作客於某紳之家，主人的好癖是收集和庵市豐富歷史有關的書籍，雕刻和印刷物。

舊印畫和新飲料

有印畫一張，表示一百年前，在結冰的庵斯德爾河上，舉行一個歡樂的冬節，有數百溜冰者在冰上輕快地掠過。在背景裏有大的雪車用雙馬並肩拉着在結冰的河面馳騁。

有舊雕刻一方，是描鏤二百多年前庵斯德爾河上的景象。刻有許多綺麗的婦女在蓋篷的遊船內，坐望於小棹邊，在飲一種由外國輸入的興奮新飲料，就是荷蘭航海家從遠東帶到庵市來的|

—茶。

離我們所住的旅館不遠，有庵市陸地生活最出特的地方——嘉爾華街（Kalverstraat）——爲市中主要購物的街道。那條街狹窄而灣曲，是中古式的；但是房屋却是近代的，內有很新式的商品。街道的一部份，又劃作人行道，其實這是非必要的。

在營業時間內，狀似流水的行人，把那條街擁擠得水洩不通。乘脚踏車的人必須推車而行。那條街不是行駛汽車的通衢，但有時也有一二輛，偸偸摸摸地穿過，送一個的客人到旅館裏，然後東躲西避地開到最較近橫街去了。

沿嘉爾華街的店窗走過，你就可以略知庵市和荷蘭的內情了。他們的銀匠，玉工，瓷匠和玻璃匠，是手藝最精巧的；在這裏你可以找到一角商店；在荷蘭的藥房才是名符其實的藥房。牙膏和化妝品，藥房中是買不到的，至於書籍，夾肉麵包和鬧鐘，更不要提起了。（譯者按在美國的所謂藥房，上述的東西都買得到的。）

從有發明家的國度來到這裏，看見店窗內滿滿陳列着各種各式，複雜時式的機械，會覺得很自然。像轉動一支曲柄，就會削去蘋果皮的果刀，新式的罐頭開刀，和由瓶中釣出碎瓶塞的小機件。再走過去，有一家紙煙店，在店外的牆上，比門頂高的位置，掛着若干奇異的金屬櫃。那是出售捲烟，雪茄和火柴的機器。在營業時間以後，店員就睡之時，就用彈簧和滑車放在人行道上，以吸收貨幣。

美國的旅行者到歐洲去，被那種先令，法郞，里拉和馬克弄得頭昏腦漲之後，一旦和荷蘭幣接觸，會覺得非常愜意。荷蘭的基勒銀幣，分爲一百個單位，名爲「分」，買小項的東西用五分，十分，二十五分和五十分的貨幣，會覺得很利便而自然。

香港永安銀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德輔道中二十六號
九龍支行彌敦道三百六十一號

專營
來往　儲蓄　匯兌　信託
押匯　按揭及銀行一切業務

設備新式鋼製藏
寶箱備客租賃

特號箱：每年租值　三十五元
大號箱：每年租值　一十五元
中號箱：每年租值　一十元
細號箱：每年租值　五元

德國林道記遊

（參閱本期銅圖）

馮朱棣

自瑞士蘇黎世 Zuerich 乘明興 Muenchen 通車東北行，經聖加倫 St. Gallen，入舊奧國境。過勃來根次 Bregenz，車軌西間，車左見水光蕩漾，煙波浩瀚，瑞士德國交界之濮屯湖 Boden See 在望。遠眺小島如舟，屋宇參差，即德境小城林道 Lindan 也。車經長橋，駛入島上，出車站右顧，湖水空明，長隄圍繞，燈塔石獅對峙隄口，此林道之市容標記也。

德奧未合併前，林道位德國之最南部，左界奧國，隔湖與瑞士相望。全市建島上，孤懸湖中，面積不滿一平方公里，由湖橋及鐵路橋聯絡陸地，地位特殊，人口萬餘，濮屯湖東北岸巴燕區 Bayern 之要地也。

車站前為港岸，南臨湖港，凡輪舶之開駛沿湖諸城者，均停泊於此。每日來往西側之弗立特立希港 Friedrichshafen 海堡 Meersburg，以及南岸瑞士境之康士坦斯 Konstanz 及羅孟角 Romanhorn 各埠。港面圍以長隄，以阻風浪，伸入湖中，如兩臂環抱。西隄有燈塔，高三十餘公尺，東隄立石獅，高六公尺餘，輪舶出入，必經行其間。港岸寬廣，車站，旅館，稅關等環繞其三面，道旁小肆排列，均係售旅行紀念品及畫片者。樂隊每日奏樂於此，以娛養痾旅客。因林道附近山中多養痾地點，旅客常集此處也。臨湖有方形舊燈塔，可眺對岸瑞士境之萊因峽 Rheintal，及左岸舊奧境之粉黛兒 Phaender 諸峯。港岸東南，有小阜雄踞湖角，闢為公園，名羅馬堡 Roemerschanze，樹影蒼翠，坐挹湖光，由此遠眺，景物可亂西湖。

國內出版之外國地圖，稱此湖為康士坦斯 Lake of Constance，因濱瑞士之康士坦斯 Konstanz 也。德人則稱為濮屯 Boden湖，於德文本為地面意，但此則原於古德文之 Bodam，意即凹地也，位阿爾卑斯山之北麓，以齊柏林 Zeppelin 飛艇馳名。飛艇工場即在湖之北岸弗立特立希港，東距林道二十五公里。湖面拔海三百九十餘公尺，長四十六公里，最闊處達十四公里，中歐第三大湖也。（第一大湖為匈牙利之 Balaton 湖，第二大湖為瑞士之日內瓦湖，）平均深度為九十公尺，湖水淡綠，周圍山光開展，與瑞士琉森四州湖 Vierwaldstaetter See 之水色深綠，山勢偪削者，景況又復不同。（參閱本雜誌第十一卷第三號拙著記瑞士琉森湖篇）萊因河南來，自東南隅之萊因角 Rheineck 流入湖中，復自康士坦斯出湖口西流，故濮屯實為萊因河之吐納湖。

湖港船汽油艇帆船等，供人遊覽，旅客經過，輒趨前兜攬，與西湖

船埠相似。但價目時間，均有規定，生客不致受欺。坐汽油艇直駛湖心，衝破雪山倒影，白浪濺衣，湖風拂面，有飄飄欲仙之概。繞勃來根次，經膝角 Knie Horn 及管尖 Rohr Spitz，折回林道，遙望石獅燈塔，浮沉碧波間，鴨山 Entenberg 鴿山 Taubenberg，屏列島後，景物如畫。

登陸，循漁夫巷 Fisher Gasse 以達湖橋 See Bruecke，長百餘公尺，貫通陸地，橋右為水上飛機場，橋左為市立公園。由公園西行，經二十號街 20 er Strasse，以達星堡 Sternschanze，危峙島角，上建小亭，可以憑眺。堡後為鐵路橋，長約里許，堡前為湖面，湖中有巨石，平露水面，名巫女石 Hexen-Stein，與湖西之「鬼桌」Teufelstisch，同為濮屯湖中之怪石。此處遙對夏與Schachen有溫泉，富鐵質，可治貧血，為養痾勝地。堡亭獨坐，杳無人影，唯見湖水蒼茫，白雲變幻，不知此身之靜寄異國也。更沿島岸南行而西有島角曰火藥堡 Pulver Schanze，扼島西要衝，更南為火藥塔Pulver Turm，突出湖中，地位之勝，不讓太湖之黿頭渚也。所不同者，太湖青峯隱約，吞吐波濤間，此則雪峯羅列，橫亙天際，壽色冷光，映射水湄，隔岸三姊妹 Drei Schwestern 諸峯，（在瑞士境）皓首如銀，歷歷可數。時方盛夏，薰風南來，湖濱浴場，人影如蟻，舉首遠眺，則雪山矚目，幾疑嚴冬風景之幻，國內所罕見。東南行經卡爾堡壘 Karls-Bastion以抵車站，繞島一周，計其里程，不過三公里耳。

島之中心，有大街曰馬克西米里亞街 Maximilian-Strasse，多羅馬帝國時代之舊屋，市容蒼古。東有方場及史退方教堂 Stephanskirche，街西右轉，有九世紀所建之彼得教堂 Peterskirche，為濮屯區域教堂中之最古者。對面有圓形古塔，製式頗奇，名曰賊塔 Diebsturm，不知何所取義。詢之附近居民，知為十四世紀中之碉堡，用以囚禁宵小者。羅馬時代，林道為兵站，故塔旁有古城殘跡。島中房屋古雅，街衢靜寂，耐人尋味。倫敦巴黎，市廛非不繁華，文化非不超越，但雕琢太甚，已失本國風趣，不如此種小城之保持特殊建築與民情也。就食於小巷中餐館，樸素簡單，顧客多巴燕山中居民，到此作徒步旅行者，舉止粗爽，服裝異常，與北德居民迥異，穿麂皮短褲，衣深綠色上衣，背帶多一橫幅，闊約寸許，橫障胸前，上繡字跡或花紋，戴綠色呢帽，上插鳥羽或獸毛，啣大煙斗，持粗手杖，此巴燕及的羅爾 Tirol 山中居民之普通裝束也。此種服裝，非特五方雜處之滬市所未見，即在該國首都柏林，亦所罕覯。余以一異國旅客，雜處其中，萍水相逢，有若故識。巴燕區產麥酒，居民豪於飲，隔座舉杯相勸，亦旅行中一樂事也。在林道逗遛竟日，乘特快車北赴柏林。旅客稀少，獨佔一室，夜間苦寒，雖在盛夏，幾如秋末。朦朧中經魯連堡 Nuernberg，過萊城Leipzig，天色向曙，抵柏林下車。

歐美采風記（五二）

沁明女士

九月二十八日　清早船便到了法國沿海的欧巴城（Cherbourg），船遠遠的停着並未靠岸。十時半再行起椗，我們把行李檢齊後在甲板上瞭矚，十一點鐘左右便看見了英國的海岸。今天提早吃午餐，船上的職員恐怕客人下午要腹餓，每人奉送一匣裝配好的點心及水菓給客人帶着上岸。我們賞了各部侍者的小賬，付清了一切欠項。十二時半海關職員上船來檢驗護照等項，這種手續都在頭等艙內舉行。頭等內的裝璜，當然加倍的富麗堂皇，牆上漆的金色最顯著的還是凸出的各種雕花；一切傢具都非常摩登簡潔，地毯柔軟如絨，富麗而不奢侈；走廊的兩旁玻璃櫥窗內，陳列着許多貴重的出賣物品，恍爲走進了一條排列着大商店的街道。（見圖）

在渡輪上看見一位客人肩膀上背着一只照相機，外面皮匣子上反寫着『畫意能達萬言』幾個中國字，也不知那一位同胞替他寫的，很有趣味。沿英國的海岸行駛，但覺岸上的風景異常秀麗，綠草茅舍，幽雅宜人；碼頭又沒有些微汚濁與囂亂，和尋常輪埠的情形迥然不同。同船有克利夫蘭城第一國民銀行的經理文格爾先生和他的夫人，他們是赴大陸去旅行，和我們在船上約定了後會之期。

到下午兩點鐘左右，我們便踏上了英國的陸地沙士漢柏登城（Southampton），是從美國來必由的商埠。這一路上天氣頓變爲涼爽，離開美國時還是夏季，纔到英國，却換上了冬天大衣，變得眞快，就這樣還覺得寒氣逼人呢；四天之內穿過了大西洋，竟經過兩季的氣候，說來誰也不信，可是事實。

▲在英國的十個月▼

九月二十八日　上岸的地方便是火車站，因爲碼頭與車站是連接的，一邊上岸，就走進一間龐大的鐵架屋內檢查行李。行李間都順着姓字的第一字母排列，檢驗的手續很快，跟着出行李那邊便有火車停着，只等上車動身，確是很方便的。我們的行李並未檢查，免去不少麻煩，祇是過重了，火車的行李車另外向我們徵收十七個多先令的過磅費。英國的火車祇有頭等和三等兩種，像我國上海的電車一樣。頭等與三等不同的地方，也無非是頭等的裝璜講究些，坐位墊子裏的司潑林特別鬆軟些，靠背的上端罩以白色的蔴布，地位寬敞舒適得多；三等的房間比較小些，面對面兩條長椅，也是彈簧絲絨的椅墊，每張規定要坐四人，也很乾淨齊整。頭等和三等一樣的兩邊有門，一扇門開出去便是月台，另一扇門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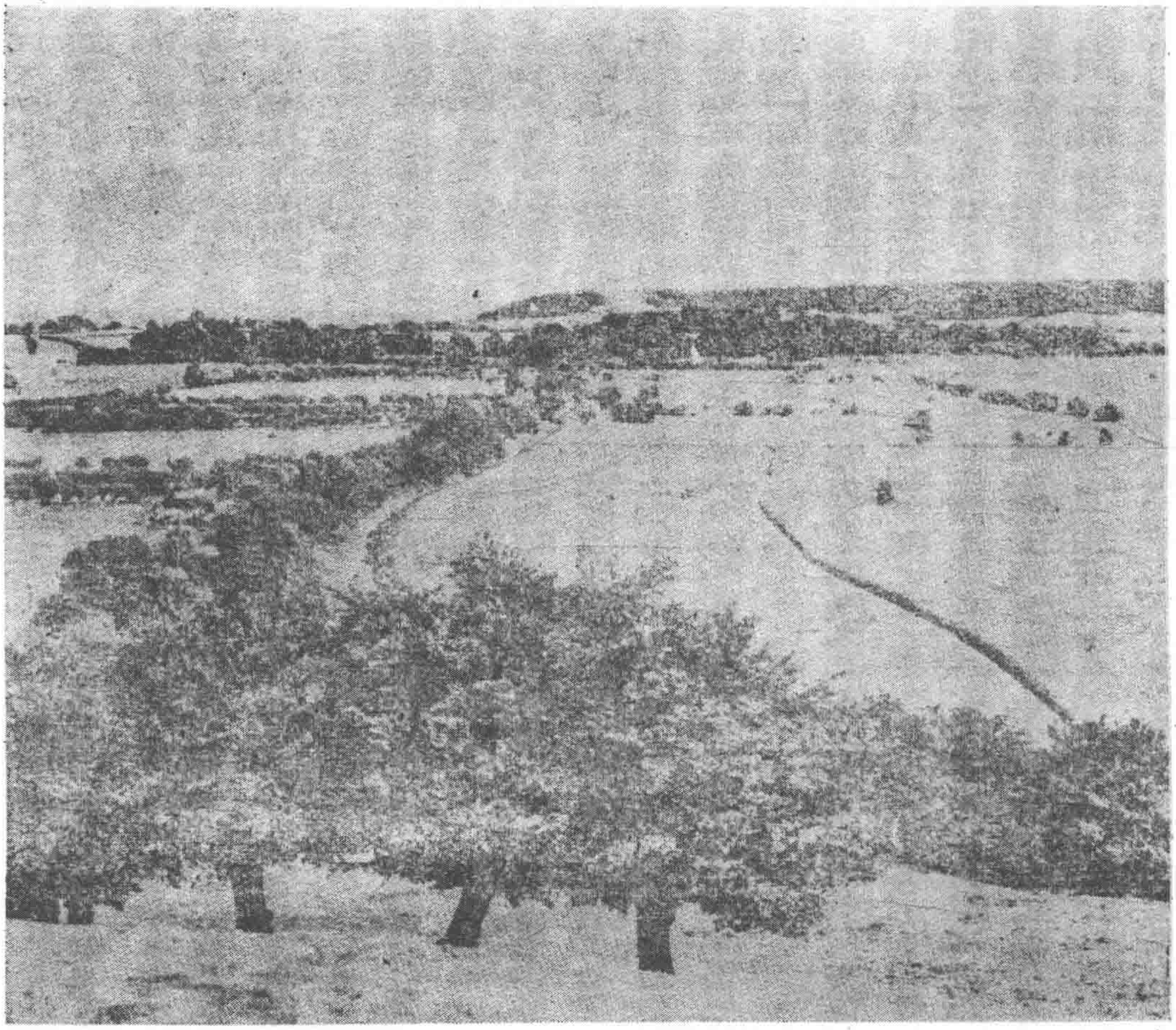
過道，如此上下車很方便，用不着上車後在走道中亂蹟來回的尋找地位。我們上岸時曾發一個電報給現住倫敦的親戚卓君，託他到車站照應，然後買了兩張三等票（十先令一張。）我們的小房內，擠足了八個人：有一對美國人夫婦，到英國來遊歷的，男人業保險，是個老出門；除我同修外有三個英國人，兩女一男，外加一個小孩，再加上許多零星的物件，房內擠得結結實實。三位英國人當中，



卜列門大郵船內頭等之大廳，富麗堂皇，雅潔舒適。

那位女的是方從美國遊歷歸來，男人是來接船人的。在車中兩小時餘，女人未曾住口，滔滔不絕的大講美國人如何不會冲茶，怎樣的不講求清潔，這不是，那不是，派了不少的不是，使同座的兩位美國人愈聽愈不高興，大有等待時機加以報復的神氣，這也是言論過份自由了的壞處。

沿途田舍風景絕美，（見圖）青草如茵，隨着土地的高低如綠波捲浪，牛羊很幽閒地吃草，躺着，樹林蔭森，裏間或有幾個孩子在戲耍，編成一幅安閒舒適的圖畫；怪不得人家說英國的整個兒像一所收拾得齊整的小花園呢。將近四點鐘的光景，同室的英國人用很得意的口氣，叫侍者開茶上來。英國人對於喝茶的態度，心理以及習慣與別國人不同，從早到晚，每餐必茶，但是四點鐘的茶是特別的，不為點心，却是一種儀式，一般人對於午餐同晚餐都可以馬虎，祗有這一頓茶却萬不能不吃，吃完後非但顯出果腹後滿足的神情，就是心理上也格外覺得精神煥發。這種現象，上自皇室達官貴人，下至馬路上的勞工苦力，一律到了四點鐘，都覺得應當使神經稍為鬆懈一下，喝杯茶，談片刻天，是日中休息的惟一段落，如若不然，便沒有力量可以繼續負担人類一切的煩惱和重任似的。我國人以茶代水，隨時可以喝，無需等到四點鐘，也不必有形式，更沒有非喝



英國人最愛田園風光的美，農事的齊整和阡陌的秀麗，實在是可以叫人一望而心曠神怡。

不可的習慣；除了文人雅士品茗吟詩以外，普通人視茶如同空氣一般的平常，並不把茶當作慰藉精神的替代品。

車中英人，剛從美國回來，自忖久未喝到『英國』茶，自然像大旱之望雲霓，況且同座還有兩位是『不善於冲茶的野蠻美國人，』正可以叫點茶來，在他們面前擺弄一下，叫他們看過仔細，也好學個乖，所以用的口氣顯見得是特別的得意。一會兒侍者很鄭重的把桌板撐起，把一條伸脚的窄道，完全蓋住了，使房間裏面更現得擁擠；繼而端上一壺茶，一壺開水，一罐白糖，一罐牛奶，一碟子烤麵包；倒出的茶濃得發紫醬色，一人一盃，加上糖和牛奶，津津有味的慢慢品着。其實這也平常得很的現象，可是我們旁觀者看來，見他們得意揚揚，滋味十足，叫我不期然而然的連想到猪八戒吃人生果的故事。

車行兩小時，將近倫敦了，房屋漸多，一間挨一間的，如鱗次櫛比，又醜又髒，所有紅磚經過每天火車的黑烟的燻染，已不能辨爲何色。可是在這種環境之下，所有住家的人們還是向自然奮鬬着。試看，家

家戶戶的後面，不是都有荳腐乾兒點大的一塊小院子或『花園』麼？雖然這一點點小的空地還要做晒衣場，也要堆垃圾及另星雜物，中間却總留出一塊綠綠的草地，亂雖亂，花草則依然很秀麗的，籬下總還有幾堆五顏六色的花卉。在這拙劣的環境中勉強保存一點鄉村自然的點綴，格外陪襯出都市生活的乏味。

我看了這些櫛比的小屋，恍然想起上海弄堂房子之所從由來。美國沒有這種的格式，我國的舊時建築也沒有弄堂的格局，追溯起源，豈不是英國建築工程師介紹到上海來的嗎？大都市內平民住房本是個大問題，可是我國抄襲英國的陳式，這種形同鴿子籠的里街；我却不敢恭維，對於被抄襲的國家，也不能表示感激。沿鐵路的房屋，更像上海北站一帶，幾乎疑心置身在京滬道上了。火車站附近也堆放着鐵軌和木條，也有柵欄，和國內相似，與美國則不同，叫人一看就明白中國鐵路建設的工程，多半是英國人的手筆。

火車遲到了半小時。滑鐵盧站，既高且大，烏黑的，我們檢齊東西，正待出站，看見卓君來了。他很細心，接到電報後，馬上替我們在皇家飯店(Royal Hotel) 定了房間，使我們即刻便有去處可以歇脚。我們步出車站，在門首招呼了一輛『塔克西』。這種沿街僱用的汽車，式樣古老，方方正正的，頂上圍有一圈很矮的鐵欄，大概可以裝行李，半截藍色半截黑色，開車人坐在前面，客人關在內廂，就這一點便劃分出坐車人與開車人階級的區別來。車子形狀老式得滑稽，但是撥轉掉頭却靈敏非常，在不很寬的街道上，可以隨意轉灣。車廂內也裝有米達，與美國車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上車便跳出一個六便士的號碼，乘客若在二人以上，再加上三便士，以後每走若干路，就跳三便士，以路之遠近計算車資。我們三人外加三件小行李，也算不了什麼稀奇的事，而達到目的地時，車夫竟索三倍於米達上所記的數目，他欺侮我們都是生客。卓君與他理論時，他竟惡聲相向，我們不願為此小事和他計較，便付了他，叫他好趕快帶走他那副吃人的臉。（這裏復聲明一句，從此以後在英國沒有碰到第二個如此可怕的車夫，他確是例外。）

皇家飯店，是座長方形的灰色水泥房子，格式比較附近的建築似乎摩登些，沿街一排一排的窗戶，有點工廠氣味。一進門先到接待處簽名填答問句，這種手續先使我覺得失了自由，填好後又須預付一天的房金十一先令六便士，櫃台上才慢吞吞的交出一把鑰匙，這鑰匙不過是一把普通半銹的鐵貨，一端却拖着一塊怪東西！是一方斤把重的鐵牌，四面岔出兩三寸長的鐵釘。在飯店方面好像是惟恐客人肚子餓了，將牠吞喫了下去似的，再不然將牠收在口袋內當作古玩收藏起來。然而他們不替寄居的顧客打算，這麼一堆叮鈴噹瑯的東西，怎不叫人聯想到人們最忌諱踏進的一

三九—四六八

門——監獄的鐵窗風味！推開房門一看，是一間又小又狹又黑的一個小屋子裏面除一張大床外，祇有幾件陳舊的傢具，一只洗臉盆，床毯尚且是烏漆抹黑的；眞是和我們上海大新街一帶的小旅館可以中外媲美了。

△中國僑胞的社交中心▽

我們稍事整理，卓君便帶我們到中華協會去報到。這時天氣甚冷，穿着冬季大衣還有些撒撒抖，街上景色陰沈，一切建築無不全呈灰黑色的，給予我們這初到英京的陌生人幾乎沒有一點溫暖柔和的色彩。大概因爲我們新近離開美國，況且時值夏季的尾節，格外感覺得區別出來。走過幾條街，來到高華街九十一號的中華協會（China Institute）。卓君以爲我們初到最好的辦法，當然是認識這中華協會可以得到許多方便，特地帶我們前來介紹給主管的職員。這中華協會是怎樣的組織呢？待我來記述一下：據說一九三三年成立的動機是爲謀在英倫三島留學的中國學生的便利，由幾個中國和中英的團體如六學中國委員會（The 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如全英中國留學生聯合會（The Central Union of Chinese Students in Great Britain），如基督學生總會（the Christian Union）等發起計畫組織這樣一個中心機關，由倫敦的大學中國委員會撥出一筆款子，作爲基金，並向會員徵收會費，補充經常費用；由大學中國委員會（簡稱C. C. C.）委派幹事（Warden）及副幹事各一人管理，在各贊助團體所派代表共同組織的指導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輔導之下，負責會務的推進。會所的地點適中，地下車到穀奇街（Goodge Street）或西時頓方（Euston Square）兩站出來都很近；公共汽車則有六個號牌的車輛可以直達。

中華協會的目的是什麼呢？據說做了會員之後，有許多權利可以享受，但是因爲牠的經費相當充裕，所以幹事也並不追着僑胞們入會，因此有許多非會員也照樣的享受種種權利。譬如初到倫敦的人，如果要找一所居處，打聽本地的事情，凡是因爲人地生疏所需要的一切指導，該會都可以供給；如果要詳明各學校的課程規則，該會可以答覆並出給介紹信函；如果要認識友好的英國人仕，該會可以介紹；如果要探詢僑胞中朋友或同學的通訊處，和他們聚會，該會是最適當的媒介；如果有什麼疑難的問題，該會可以幫助解釋；如果要看中國報章雜誌，該會訂有無數種的國內報紙和雜誌，英美的也不在少；如果要在僑胞中謀相當的活動，表現技術和才能，在國外出點小風頭，該會常有各種的集會，可以使個人的興趣和工作，在大衆面前顯露出來！

常年會費是兩先令，與該會聲氣相通的輔助機關，有以下各會

社：

中國社 China Society

倫敦中國協會 London China Association

全英中國留學生總會 Central Union of Chinese Students in Great Britain

中國學生基督教聯合會 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Union

倫敦中國學生總會 London Chinese Students Society

中華社及中華小學 Chung Hwa Club and School

會所中除圖書而外，有一間寬大的交誼室，裏面放着無線電收音機，留聲機，鋼琴和紙牌；另外游戲室內有乒乓檯及各種棋類；會議室內可以權作讀書或其他需要安靜工作之所；午後四時至六時出售茶點，取値甚廉；如欲借用會所舉行集會或讌客，也可與幹事接洽預備晚餐之類；此外尙有宿舍三間可供過路旅客暫居，有水汀及熱水，也頗方便。

中國同學大都在該會留下住址。凡是初到英國的同學，國內要寄信而一時不知通訊處，無從寄遞時，都可由該會代轉，或是自己去領取或囑該會立刻轉寄，必定可以轉到的。如果要加入任何社團，該會也可以代爲索取空白入會申請書；要找運動機會的，可以託該會代爲接洽；如果要想參加任何集會，該會盡量代獲得許可；遇疾病時，該會斟酌情形，代爲介紹可靠而有同情心的醫生；倘是爲了醫藥費而發生眞實的經濟困難時，該會也設法代爲籌措。最得用的，還是中國學生的顧問，遇到爲求學業而發生的種種問題，不論是入學，挑選功課或實習機會諸問題，都能和他商量，不過聽說這位顧問人緣不甚好，所以學生找他請教的人很少。

幹事張君師旅，品學兼優，担任這項職務已經多年，老成週到，與同學的感情，尙稱相得，因爲他明瞭各人的心理，所以做這部工作，還沒有很大的困難，否則的確不很容易對付的。

街上所見的英人，似乎很多瘦弱甚而至於有灣背的，並不像我們理想中及書本上所得來的印象，必以爲長年到頭吃牛肉牛油麵包的人，必都是魁梧奇偉的大漢子，可是他們走起路來，一個個都是匆匆忙忙，不論男女手執洋傘，或披着雨衣；照我看來，雨衣似乎是件最髒不過的衣服——一種沒可奈何的髒像。我們在中華協會遇見一位老同學，患了神經病，由美國來英，在國外既少人照料，他的舉止就難免要常常使同胞和國家均有失去體面的危險。他個人固然很可憐，最令人不明白的便是他的家長既然已經聽說他家子弟得了神經病，爲何不早些設法弄他回國？在國外求學，至少每學期也得問問他的成績，何至於一任他混過兩三年遊蕩的生活而不顧？不過也有人說他的家長至今還朦在鼓裏的呢！

三九—四七〇

由中華協會出來，穿過幾條黑暗的街堂式的小街，抄近路一會兒便到了一家中國飯館叫順東樓的。這個小飯店佈置非常簡陋，菜餚雖然少滋味，却是中國菜比美國雜碎店的清潔，雖遠不如可是腹胃的享受比較觀感究竟要值得些。

飯後回到旅館，發現洗澡房內沒有電燈，摸索半天找不到開關，直至將門反關後方纔光亮起來。這種設備在國內學校內早就有了，不意旅館裏面也這樣特別省儉，連一盞過道燈都不裝，叫人如何能看得清房門在那一方呢？房間內並有許多條規則，看了使人很不痛快。英國人最注意守秩序，但是住旅館的人誰願意有一種做臨時囚犯的感覺？於是我們覺得非快快的找永久居處不可，同時，大件的行李，這時還寄存在火車站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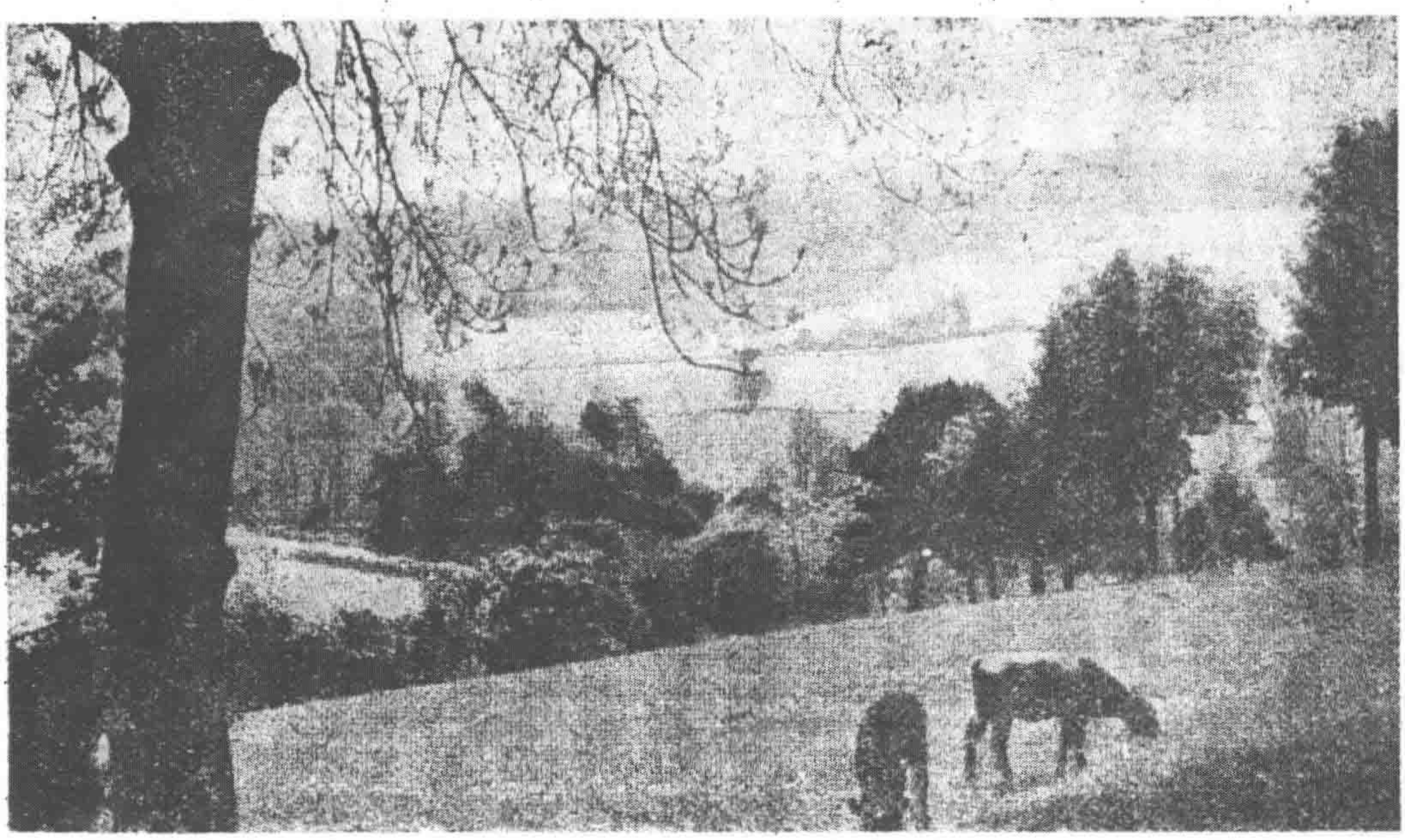
九月二十九日　清早醒來，聽見街頭有人引吭高歌，打開窗牖一看，見四五個略為帶點殘疾的人，有的手彈樂器，有的扯其喉嚨合唱，還有一個手拿一頂破帽子向路人及樓上的住戶要錢。初到英國的人，聽了覺得有一種特別的情調，他們唱歌的藝術雖然不高，倒也和諧合拍，（記者按：後來知道英倫有許多此類變相的乞丐，以唱歌，奏樂器，或在馬路邊上畫粉筆畫及兜售火柴等等為討飯的工具。）很有點像書本上所見的英國！丟了幾便士下去，拿帽的一個很敏捷的拾去了。

這家旅館，自命為如何廣大，（共有七百七十七個房間）號召稱怎樣的好，其實有些像鴿籠。我們房門外便是電鈴的板，電鈴從清早六點鐘響起，到八九點鐘還沒有停，只得早些起身。天氣甚冷，早餐後尋找大小各報上租屋的廣告。十點鐘卓君來同我們出外找房子，這是件極麻煩的事情。倫敦各學校照例給學生們介紹住所的，經濟學院介紹的兩家離學校不算遠，可是都住滿了人。這種住處的房東類皆女太太們，似乎是受過相當教育的，室內佈置也還不俗氣，客房內書本雜誌很多，像個讀書人家的樣子。再看了幾家，都告客滿，並且都沒有鋼琴。在城內住宅區內奏任何樂器，都難免要受隣居們的責難，尤其是技藝不高的更非干涉不可。卓君便帶我們到他住的地方看看。他住在西北第三區，我們坐地下車可以直達。倫敦的地下車比美國的乾淨得多，座墊全是絲絨的，行走時的聲音也輕微，車身也不搖得那麼厲害。車站內比較得整齊透亮，到那裏去應當坐什麼車，全有路牌指點得明明白白，是以在英倫坐地下車，決不致像在美國時常常要坐錯。賣票規則也不同，視路之遠近，按便士計算，和美國進站後祇須納五分或一角就可以隨便坐到那裏不同。普通計算起來大約一便士可以坐兩站路程，和街面的公共汽車是一樣的計費。站內除用機器賣票外，（每一架機器賣一種價錢的票子，如納錢入兩便士的機器，便得二便士

三九—四七一

票。在大站內並有兌換零錢的機器，此法省時省事不少）還有許多櫃窗，坐着賣票員專司賣票的職務，入內時有檢票員驗票，由自動樓梯降下。在熱鬧區內的地下鐵道，距離地面有千餘尺之深，預備戰時爲市民躲避炸彈，充地下室。到達下層，有很寬長的月台及長椅可以坐下等車，車門由司機的管總機關啓閉，兩扇活門的合縫處裝有輭橡皮，即使一個人匆匆忙忙的進去，後脚被軋在門內，因爲關得很緩和也不會受傷。每遇關門而有阻力時，車首司機人便會覺察的，祇須有一扇門沒關嚴，管門機人便會知道，可以再開。車門未關好以前，決不開車，車未停止，決不開門，所以意外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並且還有臨時緊急鈴，可以立刻通知車首。

我們在西北三區的拜爾賽斯公園站出地道，頓時鼻孔內就吸到新鮮空氣，精神爲之一爽。此處離城已相當遠（見圖）雖不能算是郊外，但著名的漢柏司堆特公園（Hampstead Heath）附近，街道整潔，兩旁種有樹木，一排一排的紅磚住宅，建築格式雖不算怎樣的摩登，却有一種幽雅清靜的氣象。每家門口的小花園內，也栽種得紅綠可人，頗合於學生住家。先到卓君的住處去拜望，他的房東是一位中等階級的猶太人，房子雖已住滿，她却很想再招兩位房客。她說多出點租金，可以讓我們住她自己的臥室。我們沒有接受她的美意，因爲：第一，我想找個道地的英國人家，可以多得一



提起鄉村生活，每個英國人莫不羨爲仙人的況味，儘管發了大財，還是情願到鄉間去隱居。做一位鄉下的紳士(Country Esquire)，因爲 Countryside 的風景着實是美麗而令人留戀的。

三九—四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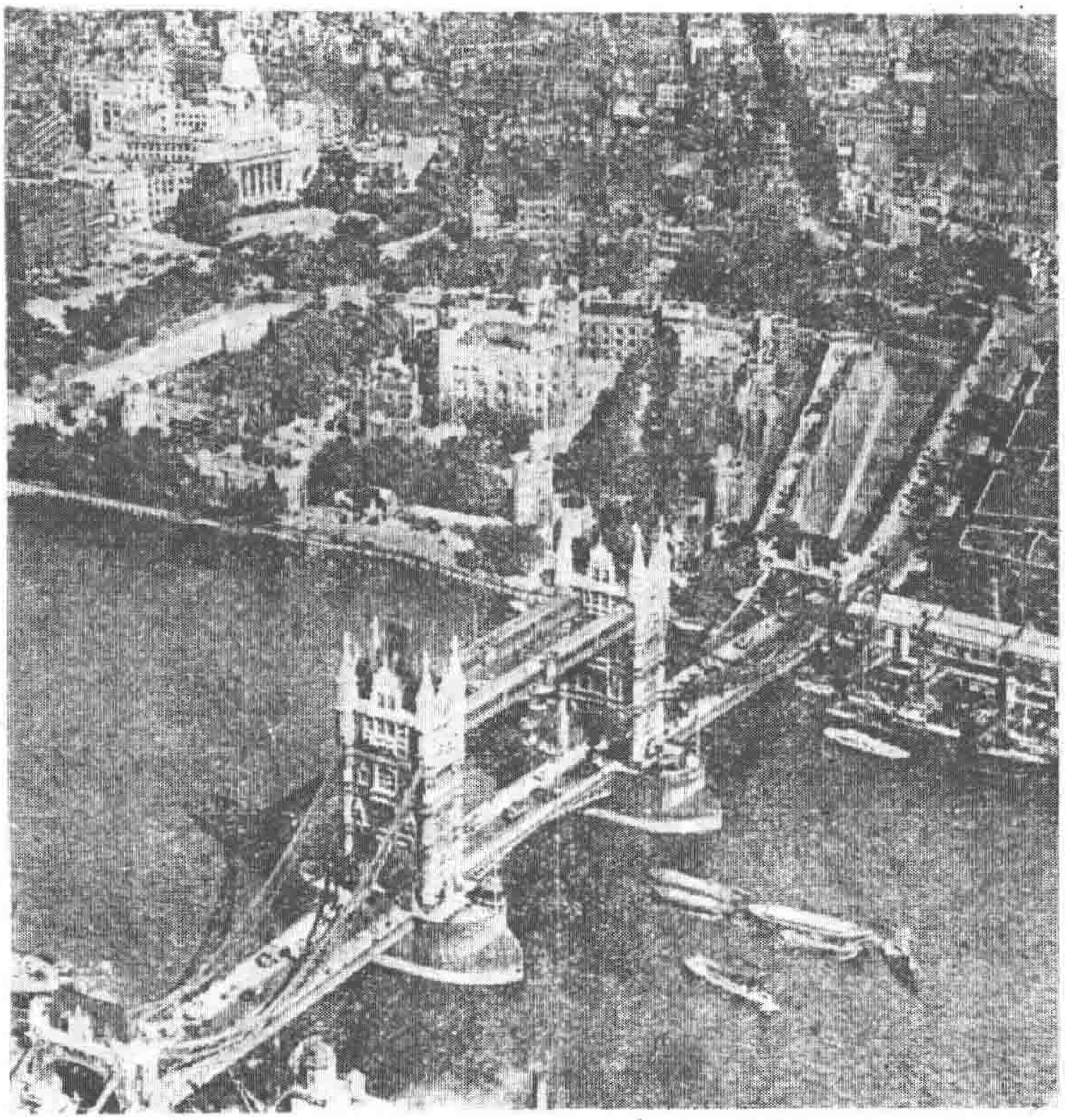
些對於英國的認識；第二她沒有鋼琴；第三她花園裏埋了一個蠟人頭，一個紅紅白白帶高帽子嘴啣雪咖烟的蠟人頭！不知道是不是雪咖烟公司送給她的廣告，可是那大半身埋在泥內的蠟人頭面上現出一副蠢笑臉，能使我夜裏做夢也要給牠驚醒。我心想這種幽默心理不免有些奇特，所以決定不敢領教。

在附近又看了幾家，也沒找到合式的，不是客滿便是無琴，或者太冷，或者不租給中國人，走得兩腿有些酸痛了，才回旅館暫作休息。然後到城內溫博街（Wimble Street——即英國女詩人伊麗沙伯勃朗甯 Elizabeth Browning娘家住的地方，）找到麥推音樂學校，取出美國麥脫卡夫（Prof. Metcaff）先生的介紹信。麥脫卡夫先生在美國是麥推最得意的門生，當時學校的書記便給我一張出賃住所的地址單，一份章程，還送我三張音樂會的門票。出校後沿馬路走走，走過倫敦最大的百貨商店賽飛其（Selfrige's）進去看看。在英國最大的什麼並不算希奇，倒是最老的什麼反而受人崇敬。不過這爿最大的百貨商店是美國人的資本開的，裏面貨物齊備，樣樣都有，佈置似乎比美國商店差些。我所得的印象是大堆大堆的東西，雜亂無章。走到熱鬧區託脫亭（Tottengham Court）街角的那格拉茶店歇歇脚。關於吃茶的心理，已略講過，不再多說，這裏祇見店內擠滿了顧客，喝茶，吃拖司和輭糕（英人名之曰『坤貝子』）蛋糕之類，也有的吃生菜冷肉之類，這叫作『高茶』（High tea）實在無異乎一頓早夜飯。一隊樂師很賣力的奏着美國爵士音樂，一般英國人視爵士爲通俗的音樂，因此比較守舊些的英國樂師彈爵士，聽上去總差那麼一點點。不過茶客們，有了茶點，已是覺得舒舒服服的，解脫一切精神上的束縛，邊聽邊喝，足夠受用了。

晚上本想吃意大利館子，在街中忽然聞見一陣咖哩香，便走進一家印度店，吃得很高興。回想今天吃的中飯實在可怕，要的烤牛肉（roast beef）像白水煑的老橡皮，一塊著名的紐克省布丁（Yorkshire pudding 是烤牛肉必然的附帶品）像經年的月餅皮，似硬不硬，似輭不輭，連吃東西最隨便的修都不能下咽。普通英國菜最難吃，可是倫敦城內有的是各國大小菜館，祇要有時間，有鎊票，儘可每頓換換口味，掉掉環境。

我很奇怪街頭所見的路人大半又瘦又矮，看他們臉上的縐紋，彷彿本來是肥碩的，現在乾焦了；大概因爲營養不足的緣故。回到客棧已晚，管鑰匙的人說先要去見賬房，原來須先付房錢而後宿店。我們的行李原留在房內，即使欠租，也有東西作押，這客棧自有那多的囉蘇！誰願意住這種以防賊眼光待客的旅館？英國人做事，單是這樣死板板的。

倫敦爲世界第一大城，其實倫敦（Old London Town）本城祇有六百七十七英畝，大倫敦市（Greater London）則除本城以外另外包刮二十八個郡（Bourghs），有六百九十三方哩的幅圓七千哩長的街道，八百五十萬的人口，禮拜堂，男總會，女總會，博物院等等不計其數，這裏沒有紐約矗天的高樓，但是其餘一切大城市大商埠大都會應有的現象和繁華，却色色俱全，特別是歷史的背景及文化的精華，尤足引起外邦人的興趣，待閒暇時慢慢的欣賞去。



倫敦的塔橋和倫敦塔全景

交通銀行

Bank Of Communications

國民政府特許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各大商埠均通匯兌

資本國幣二千萬元

公積金國幣七百萬元

資產總額國幣十萬萬元

香港分行

地址 雪廠街五號

電話 三四一零一—五

電報掛號 五六二七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艦秘密活動外史

海上作俘流浪記【下篇】

籬 人

Roy Alexander 原作

十三

一九一七年的十一月三十日，狠號已在海上航行了整整十二個月，但離開老家還有七千哩路。納吉艦長又捕獲一艦，作爲航行週年紀念的慶祝——是一艘美國式的航船「可佩」號，裝了二百七十輛福特汽車駛向伊麗莎白港和多賓港去。帆船上的貨物搬運過來之後，就此沉掉；那船上十八個水手很麻煩的都擠送到後艙去。

狠號現在向南駛行，繞過好望角，完全肅清南非海岸的船隻。過了好望角一星期之後，她又向西北開駛到大西洋去。犯人都是十餘人一起的生着壞血病睏倒下來，有的還是第一期症狀時代，但已有好多時間了，面容蒼白，沒精打彩的樣子，現在他們的牙齒都露了出來。有的生了水腫病，浮起一塊腫脹的黃肉，有的在皮膚上發着非常刺戟的疹子，都是一些紫色的，紅色的，綠色的點子。有的變爲瞎子，那些受難者心理上的凋謝，更是驚人。他們的肌肉在衰敗，腦筋在衰敗，而到最後一期，他們的肺葉也在衰敗——肺的衰敗也就是生命的結束。

每一個人如其能得到一些新鮮食物和幾個檸檬或許可以把這種病症醫好。但是這裏沒有食物，除非是老不變更的罐頭的蟹和米，米和罐頭的蟹。艦長納吉爲要保持艦上水手原有的儀容起見，已把最後捕獲的那隻船上的新鮮食物儲藏起來。

十二月二十日狠號和她的運煤船「埃冋兹孟迭」號在巴西海岸東面五百哩外相遇，納吉決定要在這裏公開運煤。在聖誕節的下午，那時波浪滔天，並無緩和之象，納吉不顧海面情形，把船沿着運煤船駛去。最先的一傾側，使兩船相遇，發生碰擊，把驅逐艦震盪得如被中水雷一般。我從吊床上擲下來，還坐在那裏跌下來的地方，不料第二次的碰撞又發生了。船板的一塊發生破裂，水從船底灌進來。在這種情形下，使兩船傍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我在甲板上望去，狠號傾側的船身正打在西班牙運煤船的腹部，把艦橋撞得粉碎。在大家都希望納吉下令讓煤船解纜任其飄泊，但是他反而下令開始搬煤。

一整夜，煤就開始搬到狠號上來。時時在兩船相撞的時候，使運煤的工人顛倒。有五百噸煤搬到狠號上去以後，兩隻船最後就解纜了。這些煤可以使狠號行走一些時候，但還不使她足夠駛返本國。兩艘船損壞得很利害，看去要在嚴冬的風暴中渡過北大

三九—四七五

西洋是不可能的。

狠號和運煤船繼續北駛，希望在菲洲和巴西海岸北部的赤道間，可以有平靜的洋面，以便再度運煤。但情形並不良好。約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納吉想把兩船停在一處，起運最後一次存煤。避免可怕的船身互撞的方法，都已計劃過，但並無效驗。水手以無比的速度把一筐一筐的煤運過來，而兩隻船却在發生互撞。運煤的工作繼續有二十四小時之久，兩船最後解纜時，很奇怪的還可以行駛。狠號的船板損壞很多，每小時要抽水二十四噸。

納吉已有了煤；這船駛回本國不需要更多的煤。因爲兩船一同行駛，要減少狠號的機會，各船決定單獨去衝破封鎖線。「埃因茲孟迭」號出清了煤，換了一批女人和生病的囚犯：有幾個女人掛着淚水相信在狠號上，她們的同伴將成爲註定遭受苦難的人了。

十四

經過了幾個月悶熱的赤道天氣，犯人們——現在一共還有四百人——已被北大西洋新鮮涼爽空氣所燻沐，使沈滯的底艙爲之一清，而且使壞血病不致蔓延。但是不多幾天，海上忽遇野風，狠號振盪得像一隻鐘擺，速率減到只有七海哩。水手們毫無休息。他們講起基爾，漢堡，啤酒，女人。他們在閑談時也傾聽總部的有無警報。如其有警報即是表示在狂風暴雨中有人命犧牲的意思。

危險並不止於敵艦巡邏的。這船現已駛入潛艇區域，很可能像一艘同盟國軍艦般被潛艇炸沈。在德國以爲狠號早已失蹤，所以潛艇如在這個區域看見任何船隻，即要轟沈。

一九一八年正月，大西洋上的風暴，水手們有好幾年沒有忘記。狠號在一月二十七日遇到主力的風暴。船體幾乎是傾倒的；輾轉在可怕的怒濤中，被激盪成震顫的欹側。大的鉛般顏色的海水像山崩似的衝到船上來。

晚上情形更壞，船位已不能復正，船體已經洞開，喞筒閉塞，不能工作，水已浸到伙夫的脚踝上。在午夜，醫院中的侍者也要下去幫水手清潔喞筒。他們在多冰的水裏工作了數小時。

納吉必要以最後的努力使這艘斜歪的船在夜間浮着；明天早晨狠號居然還努力向前進行，喞筒重行工作，裂孔最後已受到節制。可怕的風浪已經消散。

五天之後，狠號已駛入北愛爾蘭，這區域中周圍有英國巡艦密圍着。船只能駛五海哩一小時的速率，船的引擎工作得很疲乏，幾乎不能把破碎的船身再向前推動。但是，大風雪對於敵艦作用，倒是一個很好的屏障。

蒸氣管中的熱氣散佈到底艙，成爲臭氣，

變得非常可怕，但你必要習慣這種臭氣，因為許多衣服襤褸的犯人在狂風中留在甲板上是不可能的。有許多人非常瘠瘦，其間倒並無失望的蹙額，相反的是一種瘋狂的欣喜。而這些並非裝腔，他們很單純的並不介意於一切危難的發生。

一個英國軍曹信仰基督的，從一本聖經上讀着讚美詩。有的人簡直是發狂了。一個黑人本來獨自在低聲歌唱，忽然把衣服都塞進包裹，並在包裹周圍縛了一個救生圈。我們前從「馬登茄號」上得到一座破壞的鋼琴，水手後來送給了我們，有一個人歡喜彈奏卓平（Chopin）和史客般德（Schubert）的樂曲。在北海中被冰水浸潤的船裏，在有着壞血病恐怖的底艙中，聽到這種樂曲的確覺得異樣。到晚上，別的天才者跑來演戲如「貢格廷」（Guuga Din）之類。

十五

在這種危險的海面有不少日子是可以在任何時候結束這條船的生命，除了英國巡艦和德國潛艇的危險之外，納吉已無最近的英國或德國埋設水雷的地圖，他只好以為水雷並不存在，一直向前駛去，

狠號於二月十四日駛近挪威海岸，怎樣她會到這兒的，我們之間沒有一個人知道。十五日晚上，她繞過挪威南部。只要還有一天一夜，船就可入於安全區域。但是這最後一着必需要盲目的通過埋設水雷區域。到二月十七日，星期日的白天，甲板上傳出一陣歡呼的聲音，知道狠號已在波羅的海中。她是安全了。

有一艘德國巡洋艦阻止狠號行進。起先這巡洋艦不信失蹤已久的狠號是在和她招呼着。後來消息傳來，即下令拋錨止碇，再等命令；這時的延擱好讓「埃因茲孟迭」號駛來，於是預備在基爾歡迎狠號。但是「埃因茲可孟迭」在日得蘭地方遇重霧擱淺，上尉羅斯和他的部下禁閉在丹麥的拘禁營中，犯人交待給各該領事。

狠號停泊期間，全船髹漆和刷新一過，這架海面飛機搬上甲板，重新修理一過，水手另發新的制服。每人頒發鐵十字勳章，德皇並有祝賀文告。新鮮食物已有運到，使壞血病症迅速了結。德國其時食物也極缺乏，到狠號上來的人，除了帶一些蔬菜之外，一點也沒有別的東西，而那些艦上被厭惡的罐頭鹹蟹，他們也吃了數月之久，感到討厭了。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星期日——偉大的一天終於到來，這艘剛然來歸的巡洋艦開入基爾港灣。入港時有大隊飛機監護前導，另外有雙行的戰鬥艦，驅逐艦，潛水艇等一直伸展到港口，列隊致敬，各艦上的水手在瞭望臺上排列着。狠號緩緩駛來時，軍樂齊鳴，水手大聲歡呼。

有數千萬人排列隊伍，在岸上觀望，有數千萬人駕着小舟跟隨着。最後狠號停在皇

家游艇旁邊的榮譽地位，許多小舟銜破封鎖綫，爬登狠號上面表示歡迎之意。十幾個高級官吏上艦來表示伸賀。

艦長納吉使這船空前的行駛了六萬四千哩，並未在任何港口止泊而駛回本國了。他已到過世界上任何一個洋面，捕獲船隻十四艘，使同盟國的巡洋艦不得不分散主力以爲保護殖民地兵艦及商業路綫之用，他正式的任務，就是轟沈船隻，利用水雷和空襲，共炸沉十三萬五千噸船位。

我們犯人呢，很顯著的在船尾甲板上給人觀看，一點不感到有慶賀的興緻。我們將在敵國中遇到一個不知怎樣困苦的未來。二小時以後，我在駛過港灣的汽船甲板上對狠號作最後的注視時，忽然想到，我應該尊重和景仰這艘龐大的黑船；我想到這船，就像自己是一個船上的水手一樣。這種愛的感覺變得如此深刻，乃至在大戰結束以後，我已回到奧大利亞，這船也掛了法國旗在太平洋上成爲一艘郵船的時候，我不忍再去看見她。我情願在我的記憶中狠號以無比的尊嚴與光榮停在基爾港中，使全世界的人士講述狠號的歷險有德國最精美的船隻向她致敬。

四川旅行社

服務社會　便利旅客

●辦理旅行運輸方面之一切事宜●

分社　辦事處　招待所　遍設

西南各省及越港等地各大城鎮

總管理處：重慶打銅街八號

各社處電報掛號。國內：二四六四

安南：STA。

香港：TSAKH

政府註册　完全國貨

振餘染織布廠

本廠完全華商資本採用國貨棉紗紡織布匹行銷甚廣染色久洗不退質地堅固耐穿各界惠顧無任歡迎請認明註册商標運福圖俾不致誤

廠址　小沙渡路八九五弄三〇二號

電話　三〇六六三

中篇創作

餘音（一）

秦瘦鷗

一 尾聲

這是一個雨下得很大的下午。在北平，括風是常事，而像這樣的大雨，却很少見。除掉東單牌樓，西長安街和花兒胡同等那些市面向來最熱鬧的去處以外，比較偏僻些的胡同裏都給雨點打得靜悄悄地難得再有一個人影了。

便是往日總有不少的人和車馬在川流不息地出入的平漢鐵路前門車站，也顯得很冷落的樣子。一半的原因，固然是爲了近幾個月來的時局比較平靜，老百姓用不到逃難，而且天氣漸漸地冷了，已不再是旅行的季節，所以搭火車的客人不免少了許多；但其餘的一半原因，終究也是爲了今天的大雨。有事要出門的人雖然沒奈何只得冒雨而行，可是本想上車站來接客或送客的人，却畢竟就打了個大折扣。

這時距離三點五十分將開出的特別快車已經祇剩十分鐘了。在一輛頭等臥車的廊下，站着一個年紀很輕的女人，不但她的服飾是那麼鮮豔，便是她的容貌身材和擧止，也沒有一處不合符美的標準，卽使在這樣一個陰雲密佈的雨天，看在人的眼裏，也覺得有種異樣的光采。

祇有一點，却顯得很不相稱，——那就是這個少女的憂鬱的神氣：她的雙眉是始終緊鎖着，臉上一絲笑容都沒有；兩個很逗人的眸子裏，透着無限的隱痛。她把身子靠定了車窗，默不作聲地瞧着外面月台上散亂的人影。

「鳳，你這算什麼意思？大雨天發瘋似的拉着我伴你上漢口去，一到車上，又是這樣悶聲悶氣的儘獃着不說話，眞要得人夠了，還不快進來告訴我，你究竟合誰嘔氣啊？」

說話的是一個年紀略大幾歲的女人，她有一副近似男性型的氣慨，身子挺直，說話爽快，淸秀的臉上，找不到一些脂粉的痕跡。這時她正從一間包房裏探出頭來，向那站在窗前的少女低喊着。

可是那少女的心裏，却顯然正爲別的事想得很出神，那第二個女人所說的一串話，她竟半句也沒有聽得，依舊自管自地望着窗外發呆。

「噲，獃子！你在瞧些什麼啊？」那第二個女人聽她沒有回答，便也從包房裏走到了廊下來，站在她背後，用力在她肩上拍了一下。

「不瞧什麼。」那少女毫無精神地回答。

距離開車的時候祇剩五分鐘了，月台上有一個脚夫提着一口銅鈴，就在火車的左邊，一路走，一路搖動着；風聲，雨聲和鈴聲頓時

打成了一片，竟把原來已經很疏落的人聲完全掩過了。

「快開車啦！」那第二個女人就用她的右手勾住了先前那個少女的肩膀，想扶着她走進裏面去。「這兒風很大，我們還是進去坐着說話吧！」

她差不多就要隨着她退進去了；突然，眼簾上似乎發現了一件極可驚異的東西使她重復把脚跟站定了。

「咦！」雖然她只是悄悄地說了這麼一聲，可是她的臉上，頓時就增添了一股活潑有力的喜氣，兩支手撐在車窗的玻璃上，身子好像馬上地要撲下去似的。

那第二個女人便隨着她的眼光望左邊看去；只一看，她的神氣也跟着變了。

在月台的入口處，才奔進了一個身穿黑呢小禮服的青年，像這樣冷的天氣裏他竟沒有穿着外套，頭上也不戴帽子，只在他的衣襟上，綴着一朵小小的鮮花和一條紅色的綢帶，帶上寫的是「新郎」兩個字，筆酣墨飽，人就是站得遠一些，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雨雖然打濕了他的長髮，打濕了他的肩膀，打濕了他的褲管，却不會把他這一條緞帶打壞。他這樣的服式已經是很夠教人注意了。經不起他在闖進月台的時候，又不曾買什麼月台票，經收票員一攔，他就掏出了一大叠鈔票，望人家懷裏一塞，便飛也似的搶了進來；於是站在附近的路警和幾個車站上的職員，都老大詫異起來了，大家不約而同地從後面追了上來，一面高喊道：

「噲，慢一些！你是幹什麼來的？」

那少年彷彿沒有聽到一樣，只昂着頭，眸子睜得滾圓地沿着火車一路走一路張望；坐在靠窗的客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那灰白色的臉，和兩片不住在顫動的嘴唇。

可是他走不到一二十步路，畢竟就給後面的路警和查票員追到了，六七個人團團地把他圍在中間。

「朋友，別忙！你上這兒來幹什麼的？請你說清楚些，咱們可不能要你這個錢啊！」那出乎意外發了一票橫財的收票員，第一個氣吁吁地向他問；手裏兀是擎着那一叠花花綠綠的鈔票。

「我……我是搭……搭……火車……來的。」那少年用一種很可憐的神氣，向包圍在他四周的人看了一眼，嘴裏這樣囁嚅着說。

「你要搭車就得先到外面去買票啊！」一個路警擠上來說，同時又很懷疑地在他混身上下打量着。

「再不然你先上了車，停一會還是可以補票的。」另有一個查票員說。

那少年立刻顯得不耐煩起來了，竭力分開衆人，想再繼續走去，

可是那些人偏還不肯放他，個個人都當他是一個瘋子，惟恐他竄上車去搗亂。那少年便不由更焦急了，雙足一陣亂跳，爽快拉直嗓子高喊起來：

「奈道我要找一個人都不准嗎？你們快給我讓開啊！她一走就永遠不會再來了！」

那些人聽他忽兒說要搭車，忽兒又說要找一個人，並且態度和說話都非常特別，便越發斷定他是瘋子。兩個路警忙在左右挾定了他，死也不放他再走一步，任憑他怎樣喊也沒有用。這時閑人也愈聚愈多了，月台上立刻打起了一個人圈。

火車上每一個窗口裏，都有人探出頭來望着。

「鳳，這不是洪先生嗎？你們又在鬧着什麼巴戲啊？」方才那個年長些的女人也已看到了這一幕，忙用很焦急的語氣向那靠在窗前的少女問。這時她的臉色已經重復又變成灰白了。

「冰，如你下去看看他吧！他一定是特地來趕我們的。」鳳用很低的聲音說，好像連說話的氣力也沒有，那撐在車窗上的兩條手，却索索地在抖着。

現在冰如已完全明白了，她只低低應了一聲，便立即很慷爽地奔往車廂那一端的門口邊去；正當她拖開了車門想從踏步上跨下去的時候，鳳忽然又追了過來。

「不要去了！冰如，我想還是不要下去的好！」她用一種想哭又不敢哭的聲音喊着。

「人家特地趕了來，為什麼不要去招呼他呢？」冰如一面回答，一面還想走下去，可是她的左手已給鳳死命抱住了，那裏還想掙得脫。

「你……你……你不要去！……」鳳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滾了出來。

冰如瞧廊下還有兩三個外國人站着，恐怕他們瞧了好笑，只得仍把一脚收了回來，站在過道裏用着母親安慰子女的口吻說道：

「鳳，你不能這樣胡鬧！我此刻才想起了，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你怕自己傷心特地溜出了北平，這是怪你不得的；可是現在他既然冒着大風雨趕了來，你至少也得見他一面才對哪！」

鳳低下了頭，儘是啜泣着。

火車鳴起第一聲汽笛來了。

「快些讓我走下去看一看他啊！再不然我們一起都下車！」冰如竭力催促着，無奈鳳還是死命拖住了她不放。

「鳳，你聽我說！你願意犧牲自己成全周小姐和洪先生之事，我也很明白；可是今兒就是再和他見一面也不妨啊！」

「再見一面有什麼用呢？」鳳哽咽着說。

車頭上的汽笛又長長地鳴了一聲。

「快些，鳳現在眞要開車了！你讓我伸出頭去喊他一聲，行不行呢？」冰如原想用力掙脫了鳳的手走下車去招呼洪燕一下，可是鳳所說的「再見一面有什麽用呢」，她也覺得很有至理，便不忍再勉強她。

「冰如，請你可憐可憐我吧！」鳳騰出一手爽快把冰如所拉開的車門依舊推上了。「我多見他一次便更傷心一次。」

冰如聽了，果然就再不勸她，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正在這時候突然聽得前面一節車廂裏有人用着很枯啞的嗓音在說道：

「怎麽統不見？請問前面還有幾節車子啊？」

這不是洪燕的聲音又是誰的聲音！鳳和冰如立刻都呆住了，她們知道他只要再推開一道小門，便再也躲藏不過了。

「前面還有兩節頭等車。」另一個人的聲音在那裏說。小門上的銅柄已經快旋開了。

瞿……瞿……瞿……站長吹動警笛，揚起綠旗，發出了最後一道命令開車的信號。

「對不起，洪先生，快下車吧！車子立刻要開了！」

「都給你們躭誤了！也許她正在前面呢！」洪燕的聲音很清楚地在門的那一面響着。

「方才的事眞對不起！」一個查票員伴了洪燕走回月台上，同時還在那裏不迭聲的道歉。「我們早知道是洪先生，就決不會再攔阻了，不過據我想你的貴友大概還是不會來上車。」

洪燕無法可想地看了他一眼。

「找了七輛車子都不見，我也只能如此希望了！」他一面說，一面垂下頭拖着乏力的步子慢慢地望火車轉動的相反方向走去。無論如何他不會想到在他沒有搜索到的那一輛臥車的走廊裏，正有四隻女人的眸子緊貼在車窗上一眼不霎地在看着他。

只要他現在能夠旋過身子來，順着火車轉動的方向，緊跑幾步，也還可以看到一張滿淌着淚水的面龐，和另一張慘淡憂鬱的面龐咧！

二　私生子

在上一段事實發生的二十九年之前，洪燕博士誕生於沿京滬線的一個小小的僻縣裏：那是K縣，以莫名其妙的「老先生」三個字，聞名於天下的K縣。

其時，還沒有什麽京滬路，也沒有在麽小火輪，K縣和外界的交通，是無從想像的不便利；而安居在K縣的人們也十九恭奉着「父母在不遠游」的古訓，輕易不肯把他們的身子，搬到離家十里

以外的所在去。不過，在某一個時期裏，就是在大批「秀才舉人」下種的時期裏每年兩次照例總有一羣守寡一般地在書房裏守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讀書朋友抱着花團錦簇一般富麗的幻夢，別過了父母妻子，興忽忽地成羣結隊的踏上了十八世紀時代中國內地所絕無僅有的交通利器——航船——上去望那些白鴿箱式的貢院的所在地進發。當然，在回來的時候，偶然也有幾個是扉着大號的官船，掛起了黃旗而回來的，那是幾條例外的跳過了龍門的鯉魚；大部份却還是搭着小航船回來的。

這一年的秋天，照例又有一班名利熏心的少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在準備着要背鄉離井的去做一場「打花會」式的迷夢了。駕航船的一羣赤脚漢，也忙着在大街上跑，老主顧固然不願犧牲，新主顧也急着要拉攏。

「二相公，——你是不用說的，少不得要挑我們發些利市的了！」南大街上的洪府，是K縣裏有名的大家，多的是書香子弟；洪二相公也是其中佼佼者之一，雖然他已曾三次不第而返，可是他年紀正輕，希望還大咧！所以，這一次在駕船的老毛的心上，他少不得又是一位好主顧。

「這一次我不去！」洪二相公很沉鬱地給了他一個出乎意外的失望的答復。

「別胡說！老二！你不要錯過了自己的前程！」在老毛沒有再向洪二相公拉攏之前，旁邊的洪大相公已用長兄的地位，很嚴厲地駁回了他的話。

「對啦！這一次二相公保穩是中的，作準該去！」老毛得了洪大相公的幫助，便分外有力地慫恿着。

「不過，我……」洪二相公還想掙扎，這是對他老兄說的。

「長兄爲父，你能不聽我的話嗎。」洪大相公動氣了，決意強制執行。「老毛，替我們弟兄倆留下那個中艙來就是了！」

老兄說的話，老弟當然不能拗執，這是詩禮人家的規矩，洪二相公便屈服在這規矩之下了！不過當時他的態度，是格外的慌亂而憂鬱了，半嚮儘在書房裏來來回回的踱着。後來，就抽空溜了出去，一直奔到了對面一家姓朱的宅子裏。

姓朱的以前也是一家富戶，至今也還不窮，不過他們家裏的男人都早死完了，所剩的祇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寡婦和一個十八歲的小姐。洪二相公不知湊着怎樣的一次機會，竟和這位小姐發生了戀愛，以致於使小姐的肚皮漲得和少奶奶一般的高了。但是，不幸得很，洪二相公府上已另有一位明媒正娶的少奶奶，而洪大相公更絕對的不許他令弟再娶第二位夫人，因此便發生了極嚴重的問題。

可是朱小姐的肚子，一天高似一天，愛情的結晶品立刻就有出世的希望了。於是守寡的朱太太，便以不正式的泰水的資格勒令洪二相公不准前去赴考，然而在另一方面他的哥哥又堅執着要強迫他去做一番顯親揚名的奮鬥。洪二相公處於兩難之間，眞有些狠狽了！

「這一次赴考囘來；無論如何我一定想法子把你娶囘家去！甯可我和老大分家，斷不會負你！」經過了一番內心的爭議之後，洪二相公的上進心畢竟戰勝了他的兒女之情，決意前去赴考，便用極誠懇的態度向他的情人——朱小姐——徵求同意。

朱小姐當然不能就答應他，後來他少不得又賭了幾句極毒的咒，——說服女性的唯一方法——而朱小姐自已也有了一種新的覺悟，知道分娩這件事就是洪二相公不走也分不了她的痛苦的，因此她便允許了。

洪二相公離開K縣的第七天上，朱小姐的肚子裏便鑽出了一個頭角峥嵘的麟兒來。朱寡婦家裏充滿着一種極神祕的喜氣。

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了……；洪大相公赴考歸來，帶囘一口靈柩，宣佈出洪二相公在幃裏染疾身亡的惡耗。

三　祖父與恩人

一間純粹是乾隆元年式的佈置的臥室裏，在兩盞美孚燈的燈光之下，一張古意盎然的紅木大床上，躺着一個垂死的老人，不住的在那裏喘氣，罩在他前胸上的一重紅綢的薄被，像浪花一樣的起伏着，顯見他的氣已急促到了頂點，最後的一刹那，也就在目前了。

屋子裏坐着三個愁緒重重的淚人臉，一致朝着木床，但是沒一個能有把視線射在老人底身上的勇氣。

「唔……唔……」老人發出了一陣呻吟來，頭部微微移動，像是要說話的樣子。一個十五六歲面目極清秀的青年便來不及的點起了脚尖悄悄地走近床邊去，俯下了半個身子，很親熱很悲鬱地叫了一聲祖父。

「你媽……出……去，……我……」老人竭力睁開了兩片枯乾的眼皮，露出兩顆已罩着一半白翳的眸子，斷斷續續的擠出了一句話來。

「快……去……，」這青年還在猶疑遲延的當兒，老人又發出模糊的喉音來催促他。

屋子裏還有兩個都是女性？一個是老人的妻子，白髮婆婆的老太太，一個是精神很憔悴而態度極嚴肅的中年婦人——青年的母親，老人的寡媳；但是當青年傳出了老人的命令之後，她就悄悄地退出去了。

「祖父！」青年又回到了老人的床前，一條腿跪着臉就貼在老人所裹的被上。

「不是祖父！」老人把一雙眼眶睜得和不病的人一般的大，灰白色的臉上浮起了一層紅雲，顯然是內心上受了很深的刺激的緣故，說話也掙扎得非常清楚。「可憐的孩子！老實告……訴你，我……不是……你的祖父……至多，……我……也祇是……你的恩……人。」

「祖父！」青年險些疑惑他是神經錯亂了。

「不是祖父！到現在，……我再不……願瞞你……了。」老人的聲音雖不這樣高可是因爲屋子裏沒有別的聲音的緣故，旁座上的老太太也一個字不漏的聽見了，她忍不住就嗚嗚咽咽地哭泣起來。「你的父親，實……在不是……我的兒……子……。我的兒子，並不……曾生……什麼男女……就死了……！」

老人的臉上隱隱地有兩行苦淚在流着，喘息了半響，才又繼續說下去。——青年也噙着兩眶淚水透着極沉痛的臉色把一雙顫抖着的手掌慢慢地在老人的前胸上撫摩着。

「但是我可以……給……你保證，……你自己……的確也是姓伍！」老人把一個伍字說得特別的清楚。「所差的祇是……這一個……逸字，……並非你……你親生……的父親……給你……取的。我告……訴……你：……你父親也是我們的族中人，而你……却是……一個不幸的私……生子……。」

老人的話漸漸取得了青年的信心，使他立刻感覺到不能形容的羞慚和哀痛，眼淚像雨珠一般的流下來濕透了衣襟的一角；但是他竭力忍耐着，不使自己發出半些哽咽的聲音來。

「你父親在沒有……把……你們母子倆……安排……妥當之前，……不幸就……死了。你母親也有……她的不得……已……的……苦衷，事實上不能……撫育你……。可憐的孩……子，你……不要怨她，她爲着自己，……終於忍痛……把……你送出來了！」

床前的時辰鐘，很悠揚地打了九下，老人停止了說話，側耳聽着；在他一顆快要停止跳躍的心靈上，這鐘聲眞有大鑼一般的響。

「那時候，我們……的……兒子恰巧……是死了……。」老人家發出一聲無可奈何的長嘆。「他在結婚後一……年……就死了，並不曾生什麼男……女。因此你就給我們……收養……了過來，……算是……算是……我的孫子……。這些事情就是……現……在……我不告訴你……，將來一定也……有人……給……你說的，所以……我願意……在我沒有……咽氣之前，自己……告訴你……，這原不是什麼……祕密。」

老人說了一大段的話，不能不又休息一會，就在這時候，青年便斟了一杯參湯，湊在他的嘴邊慢慢地喂了幾口。

「但是，孩子……自從你到了這裏……之後，我們三個人……，對於……你……，眞比親生……的更愛惜……，更寶貝……！我相信……我從沒有拒絕過你……你的請求……，我已盡量的把……一切……供給你了……。所以，可憐的孩子……，我想在……在情理上……，在事實上……，我終究還可以說是你……你的恩人。……你以爲……這話……可對……嗎？」

「祖父！……祖父……！」青年底哀痛的答復。

「現在我就用恩人的地位……，向你請求，」老人費了好大的力量，才勉強把兩顆眸子移動了幾分，射在青年人底滿淌着淚水的臉上，「我請求你在你的媽媽……；我的媳婦活……活着……的時候，無論……」

老人的最後的掙扎漸漸地無力了，雖然他的灰白色的嘴唇兀自在一張一合地顫動着，但是聲音已細弱到了極點，青年便忙着把一個耳朵湊近他的嘴邊去。

「無論……人家怎……樣……說你……，怎樣慫恿你……，你……千萬不要離開你的媽媽……。她也是很……可憐的……！待她也死了……，你……你再去找……你……自己……的……母……」

可憐的老人，在他沒有把自己要說的話盡量發表之前，便奄然物化了。

「祖父……！祖父……！祖父……！」血和淚同時發狂似的奔騰着，老人的床前暈倒了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

四　上海的大學

一個天上沒有半片雲遮的新秋的傍晚，寒暑表裏的水銀，升到了八十五度以上；在上海，在水門汀舖滿了地，烟灰掩沒了天的上海，八十五度眞比別處的九十五度還熱。整個的十里洋場彷彿是一具燒得正旺的炭缸。但是遠近各處的人們，却不惜千里跋涉，不惜抛棄了幽靜而清涼的鄉村，紛紛投到這炭缸裏來。爲的是什麽？天知道！

五點四十分的京滬路的第二次快車，又像一輛垃圾馬車似的打沿綫各個車站上載來了一大批的雜色軍隊——足足有一團人馬，其中有戴巴拿馬草帽，穿純白色西裝的紳士，有離裸體祗差一步的摩登化的太太，有提着大批土貨的小商人，有揹着一口麻布袋的工農階級，還有穿着爛皺的夏布長衫，插着一支自來水筆，態度極興奮的青年學生。

洪燕也在這時候初次踏進了上海。他在南京第某中學讀了四

年書，得到了一張中學的畢業文憑以後，就考進了同在南京的某某大學。因爲服從他母親的主張，他考的是教育科，而某大的教育學院，却莫名其所以然的孤零零地分設在上海，於是他就從K縣啓程到上海來了。

一到上海，他就覺得上海的一切，都和他自己所預料的並無多大差別，因此使他非常的興奮；尤其是因爲某大教育學院的校舍，就在上海最神秘的區域——法租界的中心——震飛路上。夜明珠似掛成一長串的路燈，兩行綠葉森森的法國梧桐，都比南京的一切有生氣得多了。

但是一開學，他忽然感覺到一種不可言傳的不安。他簡直做夢也不曾想到上海的大學堂，竟是這樣的洋化！要不是校門上還有一方黑底白字的「國立＋＋大學教育學院」的十個中國字，他幾乎疑心自己已走進了英國的牛津大學，美國的哈佛大學了。

佈告箱裏除掉偶然發現的幾張庶務科的佈告之外，一切的紙張上所寫的，差不多全是蟹行文。教室裏，圖書館裏，膳廳裏，宿舍裏，祗要有兩個人碰在一起，無論是先生和學生，或是學生和學生，或是男同學和女同學，他們一開口說話，便全是英文；在這裏險些使洪燕懷疑中國是一個沒有語言文字的國家。

而全校同學的服裝，更比一切都整齊，——全部是西裝。洪燕混在裏面，眞有些「鷄立鶴羣」之愧了。

「密司脫洪，你到上海已經也有兩個月了，可有什麼新的覺悟嗎？」某一個禮拜日的早上，和洪燕住在同一個宿舍裏的同級生——程國元——，一面在更換一件新的西裝襯衫，一面用很可憐他的神氣問着洪燕。

洪燕正在揩拭一件黑緞馬掛上的油跡，聽了他的質問，倒覺得不知怎樣對答才好。

「沙來 Sorry！瞧你像是很聰明的，身爲上海大學生，怎麼連上海大學堂的規矩都領會不來呢？」程國元很失望地嘲笑着。

「啊！那倒要請教！」洪燕很鄭重其事的問着。

「好！待我告訴你吧！」程國光小心翼翼地繫上了一條粉紅色的領帶，又在一小方玻璃鏡的面前，再三揣相了一會。「在上海當大學生，起碼就得辦幾身西裝，走出去才不至坍學堂的台！像你這樣的土老兒，想說不定我們的學生會，就要有警告信給你。」

「啊！……但是，……」想不到上海的大學堂，還有這麼一條不成文的法律。洪燕聽他說得很嚴重，便眞有些着忙了。「但是西裝是很貴的啊！我家裏怎肯給我浪費呢！」

「你家裏每月給你多少錢？」

「零用嗎？十塊錢一個月。」洪燕似乎很滿足地笑道，「比在南

京時已多了一倍了！」

「十塊！哼！」程國光透着十分輕視的神氣，「Poor Fellow 十塊錢夠什麽用？在上海當大學生每個月誰化不上四五十洋錢！這樣說，你眞不能辦什麽西裝了。但是，也有折中辦法，長衫你儘可以穿，馬褂却萬萬穿不得，同時再去買一條西裝褲子，穿在裏面，這樣也可以減少一半的罪孽！」

「這樣中西合璧，不成笑話了嗎！」洪燕這樣懷疑着，「而且單買褲子，他們能買給我嗎？」

「你不見許多人都是這樣的打扮嗎？有什麽可笑！」程國光把大姆指和中指互相彈擊着，發出很淸脆的聲音來。「要買褲子，更是再容易不過的，今天要也行。你身邊還有多少錢？」

「雖然有二十多塊錢，但是離放假還有二個多月，以後……」洪燕不敢貿然嘗試。

「這是遲不得的了！以後的事再慢慢商量吧！」程國光對於「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哲學研究得十分透切，眞不愧是一個久居上海的人。「你要買，我立刻伴你去！」

在上海的大學堂裏陶融了二個多月的洪燕，意志再不能像以前那般的堅決鎭定了。

褲子在頭塲上——上海舊西裝的總發行所——買囘來之後，程國光立逼洪燕更換妥當，又教他把一雙皮鞋着力收拾了一番。

「今天梅蘭芳跟王鳳卿唱四郎探母，這戲倒不錯！」程國光捧着一張報紙，躺在床上，很安閒地看着，「洪！你沒聽過梅蘭芳嗎？我請你去！你一定會滿意，我能加俞梯 Guarantee」

「梅蘭芳……梅蘭芳……」洪燕顯然已受了相當的誘惑。「但是，明天上半天的教育心理學和學校行政法，我全沒有預備咧！……」

「明天李某某準缺課，心理學是不成問題的！」程國光很肯定地預測着。

「不一定吧！」

「哈哈！你眞是福爾 Fool！在上海大學堂裏當教授的不缺課，便算不了名人！」對於一切都有很深刻的觀察的程國光，又說出了一段很動聽的話來。「譬如他一星期有六點鐘的課，那末他至少就得缺兩課，否則別的教授和同學就會笑他。李××是最愛跳舞的脚色，禮拜一的第一課十次中他倒有八次是不到的。你難道這一些都不知道嗎？」

「你的話是對的！」洪燕也相信他的話了。「不過，行政法明天不是要考嗎？」

「這是越發不成問題了，多吃些辣貨，上校醫那裏去請病假，也是上海大學堂的公開祕密。我們怕不能學嗎？」

「哈哈……哈哈……哈哈……」在一片狂笑聲中，洪燕開始認識了上海大學堂的如眞面目。

長篇小說

負販列傳

張恨水

第九章 他們的義舉

「禮失而求諸野」，這是中國古賢哲承認的一句話。但仁又失而求諸下層社會，倒是一般人所未曾理會到的。李二是爲了童五的事情來的，雖經王狗子侮辱了一番，倒並不介意。王狗子在茶館裏喝了約莫一小時的茶，却清醒過來了，等洪麻皮來加開水的時候，笑道：今天這碗茶喝得可以早成了白水了。洪麻皮道：你現在酒醒了吧？我可以問問你了，你爲什麼和李二爲難？王狗子瞪了眼望着人，將手搔着頭髮，笑道：我是和他吵過的嗎？不過他的話也實在可惱，他說我們替老五幫忙，那是多餘的朋友正要幫忙的時候，他不從中幫忙，也就罷了，爲什麼還要說話來破壞。洪麻皮道：你一張嘴不好。要不然，我就對你說了實話，李二說的話，是爲着老五。王狗子道：李二是爲他的？哦！我明白了。說着，伸手連連在額頭上拍了兩下，笑道：我知道他爲什麼這樣。說了就向外跑。洪麻皮道：你向那裏跑？李二不像你一樣，要你陪什麼禮。說着，一把將狗子衣襟抓住。狗子道：我有功夫和李二去陪禮嗎？我要去，找着老五告訴一聲。洪麻皮道：你說，你告訴他什麼？我倒要聽聽。王狗子道：我就說李二都調查清楚了，這事不行了，另想辦法罷。昨晚上託李二去調查老五也是在場的。洪麻皮將他推着在門口空座邊的凳子上坐了，笑道：你省點事。這樣你不是讓老五更加糊塗嗎？說時，一個十四五歲的半小伙子，挽了隻空籃子，站在街對面屋簷下，靜靜的看了發呆。洪麻皮左手叉了腰右手抬起，向他連連招了幾下道：高丙根，來來來，你倒是言而有信。丙根挽了空籃子走過來笑道：今天運氣好，花都賣完了不算，還同買主借到三塊錢。五哥的事情，我們有什麼話說，就是作賊去偷也要幫個忙。洪麻皮拿了一碗茶來，在他面前空棹上泡着，笑道：兄弟，我請你喝碗茶。王狗子在那邊棹上搶了過來，瞪了眼道：麻皮，你好勢利眼。洪麻皮道：你知道什麼？我另有一件事要託他。若是他把這事辦妥了，我們就可以拿出一個主張了。丙根道：洪麻哥，你就不請我喝茶，有什麼事要我跑腿，我還能夠推辭嗎？洪麻皮將手拍拍他的肩膀道：那就很好。你認得這件事裏頭的許家？丙根道，認得。他們家的許先生，常常買我的插瓶花。洪麻皮伏在茶棹子角上，對他耳朵邊，低低說

了一陣。王狗子也伸了頭過來，從一邊聽着。洪麻皮說完了，他突然伸手，將棹子一拍道：原來有這麼一些情形，童老五眞是個寃大頭。我們這挑糞賣菜的人，出了一身臭汗，苦掙苦扒幾個錢，還不夠人家買瓜子吃的。這個會不用得邀了，老五拿了錢……洪麻皮一伸巴掌，將他的嘴掩住，因輕輕喝道：你不知道這是茶館裏嗎？王狗子翻了眼望了他，就沒有作聲，將丙根的茶碗蓋舀了一些茶水潑在棹上，然後將一個食指醮了那茶水畫圈圈。洪麻皮知道他在想心事，因道：狗子說是說，笑是笑，我和你說了實話，這事今天還不能告訴老五。他的脾氣太燥，你仔細他不等今天天黑，就出了毛病。王狗子也沒有答復，繼續着將指頭在棹上畫圈圈。就在這時，有兩下蒼老的咳嗽聲，在身後發現，狗子回頭看時，是余老頭挑了一副銅匠擔子走進來。他把擔子歇在牆角落裏，掀起一片衣襟，擦着額頭上的汗，向這裏望着道。老五還沒有來。他緩緩走過來，大家可以看到他那瘦削的臉腮上，長着牙刷似的兜腮鬍子，却與嘴上的鬍子連成了一片。想到他有好些日子都沒有剃頭。洪麻皮拿着一隻茶碗過來，因道：余老板就在這裏吃茶嗎？余老頭和王狗子丙根一棹坐下，答道：歇下腿也可以，不喝茶也用得，我還要到城南去一趟呢。說着，兩手翻了繫在腰上之板帶，翻出幾張捲在一處的鈔票。向王狗子道：你們的會錢都交了嗎？王狗子搖搖頭道：不用提，余老板，我還不如你。我這幾天生意不好，又是借貸無門。余老頭手掀了茶碗蓋，慢慢在茶碗沿上推動，笑道：小伙子，人生在世，過着一板三眼的日子，那怎麼行呢？到了要挨餓的時候，就緊緊腰帶，到了要出力的時候，就預備多出兩身汗。我們這一羣人那個也不會剩下三塊五塊，留在枕頭下過夜，還不都是要錢用就硬拚硬湊。我說這個拚，還是拚命的拚。若是打算和朋友幫忙，連四兩白乾都省不下來，自然也就很少法子可想了。他說着，兩手棒起茶碗來，一口長氣不住的喝着茶。王狗子翻了兩眼，倒眞有些發呆。高丙根坐在旁邊，將手拉着他的衣袖道：狗子哥，受不住一點氣。忙什麼？今天拿不出錢來，還有明天。王狗子將手一拍棹子道：眞是氣死人。你們老的也有辦法。小的也有辦法。我王狗子二三十歲小伙子，一天到晚在街上磨脚板，磨肩膀，就混不出三五塊錢來，那眞是笑話。我既是頂了個人頭，我就不能輸這口氣，我一定要作點事情你們看看。說着，他一幌手膀子就走了！連他帶來的那件破背心，也沒有帶走。洪麻皮叉了兩手站着望他去了很遠，搖搖頭道：這個冒失鬼，不知道要去鬧些什麼花樣出來，余老頭道：這東西死不爭氣，讓他受點氣，以後也讓他成氣一點。正說着，楊大個子和童老五先後進來。楊大個子將藍布褂子胸襟敞了，將一件青布夾背心搭在肩上。額角上冒着汗珠，彷彿是走了遠路而來，

洪麻皮便迎着他笑道：你兄弟兩個人辛苦了。楊大個子在腰帶上抽出了一條白布汗巾由額頭上擦汗起，一直擦到胸口上來，向茶鋪座上四週看過了一遍，笑問道：還只來這麼幾個人。高丙根道：你早來一脚，王狗子還在這裏，他發着脾氣走了。楊大個道：他發什麼神經？洪麻皮道：他……他順眼看到童老五站在他身後，便改口笑道：他爲人，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楊童兩個人在同棹上坐下，這時茶館子來吃茶的人，慢慢加多，洪麻皮要去照應茶座，料理生意去了。童老五向余老頭一抱拳道：我倒沒有打算余老板加上一股，余老頭笑道：那是什麼話，朋友幫忙，各看各的情分，這還有什麼老少嗎？王狗子就爲了我也湊一股，他錢不湊手，一拍屁股走了。這一下子，不曉得他向那裏鑽錢眼去了。童老五搖了兩搖頭，歎口氣道：這都是我太不爭氣，爲了打抱不平，拖累許多朋友，沒有這分力量就不該出來管這分閑事。楊大個子道。這也不是你好事，是大家朋友，擁你出來唱這一台戲。我們既然把你擁出來了，就不能讓你一個人爲難。說時，洪麻皮過來篩茶。因道：老五邀的是九子會，還是十二股會？楊大個子道：錢自然是越多越好，湊不上十二個人，那就是九子會了。洪麻皮道：錢我是預備好了。不過我要多說兩句話。我覺得這個會，再等一天也好，一天的工夫，也就誤不了多少事。童老五左手按了棹子，右手掀了茶碗蓋，推着茶碗面上飄浮的茶葉。眼望茶碗上冒的熱氣道：老洪的錢，也沒有籌出來？洪麻皮道：我在櫃上活動，三五塊錢倒也現成。童老五只管將茶碗蓋子推動碗面上的茶葉，忽然哦了一聲問道：那麵館裏的李二來過了嗎？洪麻皮道：他來得很早，等你們回來，有些來不及，只好先走了。楊大個望了他道：託他打聽的事，他怎樣回說的？洪麻皮放下手上提的壺，將手搔着頭髮，向他們望了微笑。楊大個子道：你笑些什麼？李二一點消息都沒有探聽得到嗎？洪麻皮道：他……：他去過的，在晚上你們可會面：那時候再問他就是了。童老五道：他一個字沒有告訴你嗎？不能夠吧？我和他約好了，讓他和你接頭的，難道他就孤孤單單悶坐在這裏幾個鐘頭嗎？洪麻皮道：他去過的。他對我說了兩句，我也摸不着頭腦，他說晚上會面再提。你也不必問我，免得我說的牛頭不對馬嘴。說完了這話，他提起地上的開水壺，就忽忽的走開了。童老五望了楊大個子道：這大概不會有什麼好消息。你看我們這個會，還是……：說着，搖搖頭道：這還差着人呢？大概是這個會今天邀不成了。楊大個子道，你忙什麼？你當會首的人，還不是剛剛到嗎？老賢弟，向人談到錢，這不是平常的事，你以爲這是請人吃館子，人家都來白領你一分人情，這可是要你領人家人情的事。童五聽說，也覺得自己有點過分着急。便在身上取出紙煙來，低着頭點了紙烟抽。約莫有半小時，茶館門

口歇了三副挑菜的空籮担，同業趙得發張三吳小胖子先後進來在隔壁茶棹上坐下，都是來和童老五湊會款的。楊大個子點點人數，因道：若是王狗子和李二都來，連會首共是十個人，九子會的人，就夠了。狗子這東西眞是顚頭顚腦。童老五站起來，看看對面米鋪子裏牆上掛的鐘，已經到了三點半，因道：我知道狗子的地方，我去找找他看。順路我告訴李二一聲。洪麻皮聽了，老遠的趕了過來，叫他不要去，可是他走的很快，已在街上了。童老五轉過兩三條小巷，到了冷巷子口上一座小三義祠前。這裏隔壁是個馬車行，把草料塞滿在這個小神殿上。靠牆有一堆稻草，疊得平平的，上面鼾聲大作，正有一個人架了腿放頭大睡。童老五叫道：王狗子，你在這裏作夢發財的夢吧？有了多少錢了。王狗子一個翻身爬了起來，眼睛還沒有睜開，這就問道：有了錢了？是多少？他跳下了草堆，才看淸楚了是童老五，手揉了眼睛笑道：你怎麼會找到這種地方來了，童老五眼睛橫起來道：大家都在茶鋪裏商量辦法，你倒舒服，躲在這裏睡覺。這是你一個老窠：我一猜就猜着了。王狗子笑道：我因爲沒有了法子，打算躺在草堆上想想法子。不想一躺下去，人就迷糊起來。童老五道，想到了法子沒有呢？王狗子搔搔頭道：沒有睡以前，我倒想得了一個法子，我就是不能先告訴你。童老五道：你這叫扯淡的話。人家上會的人都拿了錢在茶鋪裏等着你，你一個人還要慢慢想法子。王狗子笑道：我扯淡？你才是扯淡呢？人家女孩子都親自到媒人家裏去商量大事了，不要金子，就要寶石。你把這些賣苦力的兄弟找了來，拚了命湊個五六十塊錢，這拿給人家去打副牙籤子剔牙齒都不夠，你就能買回他的心來嗎？依着我的話，你收起了你這一分癡心是正經，不要讓人家笑話，童老五聽他的話，倒是呆了許久說不出話來，因望着他道：你是信口胡謅，還是得着了什麼消息？王狗子道：我信口胡謅？你去問問李二。童老五聽着這話，又向他望了半天。王狗子笑道：洪麻皮可叫我不要對你說，我們是好朋友，我不能眼望着你上人家這樣的大當。你就是不逼我，今天晚上，我也打算告訴你。童老五聽了這話，轉身就要走。王狗子一把將他的手臂抓住道。這個時候，你回到茶鋪裏去一喊，冷了大家朋友的心。知道的以爲我嘴快，不知道的還以爲我拿不出來這一分會錢，就來從中搗亂。童老五站着出了一會神，望了他道：依你說怎麼樣？王狗子道：怎麼問依我說怎麼樣，我是著名的橫球。我還能夠和你出個什麼主意嗎？童老五道：你湊不出錢來也好，這個會改到明天再邀，你就不必到茶鋪子裏去了，我好有話推諉。王狗子笑道：我也並不是一點法子想不到。我覺着拿熱臉去貼人家冷屁股，太沒有意思，我也就不上勁去找錢了。童老五道：你修行了幾世，就是修得了這張嘴，無論如何你

都有嘴說得響。你不會在說嘴以外，再找些事情出出風頭嗎？說着他一幌手膀子就走了。王狗子跟着走到廟門口，望了他的後影道：咦！他倒是有一段說法。我王狗子無用是無用，可是眞要做事，我也是一樣可以賣命的。說着這話時，慢慢走出了這條小巷子。轉了一個灣，這裏是片廣場，抬頭看去，便是鷄鳴寺那座小山峯，這就連想到和秀姐作媒的那個許家就在這附近，李二能到這人家去看看，自己爲什麼就不能去？他並沒有很多的計畫，這樣想着，就向許家門口走來。遠遠看到許樵隱先生住的那座雅廬，半開半掩的敞了大門。在大門外階沿石上，歇着一副鮮魚担子。魚販子叉了手向門裏望着。這時出來一個中年人，穿了一件大袖深藍舊湖縐夾袍。手裏棒了一支水烟袋。嘴上唇面，微微的有些短鬍子，倒像是個官僚。王狗子遠遠的看着，心想這個人家我是認得的，一點不會錯。不過這小鬍子是那不是作媒的許先生！還難說。那鬍子正和魚販子在講價錢，倒沒有理會有人打量他。他彎下腰去蹲在階沿石上，向魚籃裏張望了道：這條鰱魚拿來煮豆腐吃，那是非常的好。但不知新鮮不新鮮。他說時，拔出烟袋紙煤筒裏的烟籤子，翻撥開了魚腮看看。魚販子嚷道：先生：你不要拿烟籤子亂戳，我不要賣給別人呢。那小鬍子棒着水烟袋站起來道：你叫什麼？我有錢買東西，當然要看個好壞。你接連在我家賣了三四天魚了。每天都要銷五六角錢的魚，這樣的好主顧，你不願拉住嗎？過兩天，我們這裏，還要大辦酒席，和你要作好幾十塊錢的生意呢。正說時，那人後面出來一個中年婦人，立刻接了嘴道：你不要這樣瞎說。人家不知道，倒似爲我們家裏眞有什麼事。那小鬍子道。趙次長說了，要在我們家裏請一回客。王狗子老遠的看了去，已知道這傢伙就是許樵隱，緩緩的踱着步子由他家門口踱了過去。遠處有幾棵路樹，簇湧了一堆半黃的樹葉子，斜對了這大門，他就走到那裏，背靠了樹幹，兩手環抱在懷裏，對這裏出神。他也不知道是經過了多少時候，却見何厚德一溜歪斜的由那裏門走出來。正向着這裏走。王狗子要閃開時，他已先看見了，老遠的抬起一隻手來招了幾招，叫道：王狗子，你怎麼也到這裏來了？你和童老五那傢伙是好朋友，你遇到了他，你不要告訴他看見了我。王狗子等他到了面前，見他兩臉腮通紅，眼睛成了硃砂染的，老遠的便有一股酒氣送了過來，就忍不住笑道：我睡了一覺，酒也不過是剛剛才醒，又遇到你這個醉蟲。不要信口胡說了，回家睡覺去罷。何厚德站住了脚，身子像風擺柳一樣，歪了幾歪，抓了王狗子一隻手道：喝醉了？沒有那回事。不信，我們再到街上去喝兩盅。今晚上八點鐘，我還要來。這裏許先生帶我一路到趙次長那裏去。是的，要去睡一覺。這個樣子去和人家見面，就是我說不醉，人家也不相信。王狗子道：

你的酒，眞喝得可以了。到了那個時候，你來得了嗎？何厚德把身子又搖撼了幾下，因道：呵！那怎樣可以不來？我們有大事商量。說着，張開嘴來打了一個哈哈，將手拍了王狗子肩膀道：你們這班傢伙，專門和我爲難，我不能告訴你再見了。說畢他大跨着步子走着，向對面牆擠去。雖然哄通一聲響過，他倒不覺得痛，手扶了牆，他又慢慢的走了。王狗子看到轉過了彎，不由得兩手一拍，自言自語的笑道：這是你蒼蠅碰巴掌了。他笑嘻嘻的就向茶鋪裏走來。離着還有一馬路遠，高丙根釘頭碰了，叫道：都散了，狗子，你還向那裏去？王狗子笑道：你來得正好。有你作伴，這事就辦成了。找別個，別個還不見得肯幹。說着，抓住他的籃子，把他拖到小巷子裏去，對他耳朵邊，嘰咕了一陣，丙根笑道：幹，幹，幹！我們就去預備。王狗子抬頭看了一看天色，因道：現在還早。你回去吃過晚飯，我們七點鐘前後，還在這裏相會。丙根道我一定來，我不來像你一樣是一條狗。王狗子笑道：小傢伙，你沾我的便宜，不要緊。你若不來，明天遇到你，我打斷你的狗腿。丙根道：對了，打斷狗腿，不知道是那個身上的腿，他笑着跑了。王狗子聽了他的話，却怕他晚上不來，六點鐘一過，便到丙根家裏去邀他。却見他們用繩索拴着兩個瓦罐子，一手提了一個走過來。兩手輕輕顚了兩下，笑道：你看，這是什麼玩意。王狗子笑道：我還沒有預備呢！你倒是先弄好了。丙根笑道：夠不夠？王狗子道：自然是越多越好。不過我懶得拿，便宜了他們罷。兩個人帶說帶笑走到許家門口，遠遠望着，雙門緊閉，沒有一些燈火外露。丙根站住了脚，沉吟着道：他們都睡覺了，我們來晚了。王狗子道；剛剛天黑，那裏就睡了？我們到那樹底下等着他。丙根先奔那樹下，手提了一隻瓦罐子，掩藏在樹身後面，作個要拋出去的姿勢。王狗子笑道：你忙什麼的，等着他們開了門出來，再動手也不遲。丙根却還不相信，依然作個要拋出去的姿勢。王狗子見說他不信，也就只好由他去。可是他作了十來分鐘的姿勢，口裏罵了一句，也就放下罐子，在地上坐着。王狗子道：你忍耐不下去，你就走開，等我一個人來，你不要弄穿了，倒誤了大事。丙根笑道：我忍耐着就是。說着，彎了腰要咳嗽，立刻兩手抬起來，掩住自己的口。王狗子看着好笑，也沒有攔他。這樣熬煉了有半小時以上，在巷子轉角的街燈下，看見何厚德快步搶了過來，就向許家去敲門。王狗子倒怕丙根妄動，搶着在樹陰下把他扯住。看到何厚德進去了，才笑道：現在可以預備了。不管他出來多少人，我打那姓許的，你打老何。我咳嗽了你才動手。丙根手捧了一隻瓦罐，進一步就靠了樹幹站着。又有一刻鐘上下，一陣哈哈大笑，許家門開了，許樵隱在前，何厚德在後迎面走來。王狗子看得親切，口裏咳嗽着，手裏舉起瓦罐子，向許樵隱身上砸去。拍拍兩聲瓦罐子破碎響，早是臭氣四溢，隨看呵喲了一聲。於是王狗子拔腿向東跑，丙根向西跑，分着兩頭走了。丙根究竟是個小孩子，他得意忘形，一路哈哈大笑了跑去。

三九—四九九四